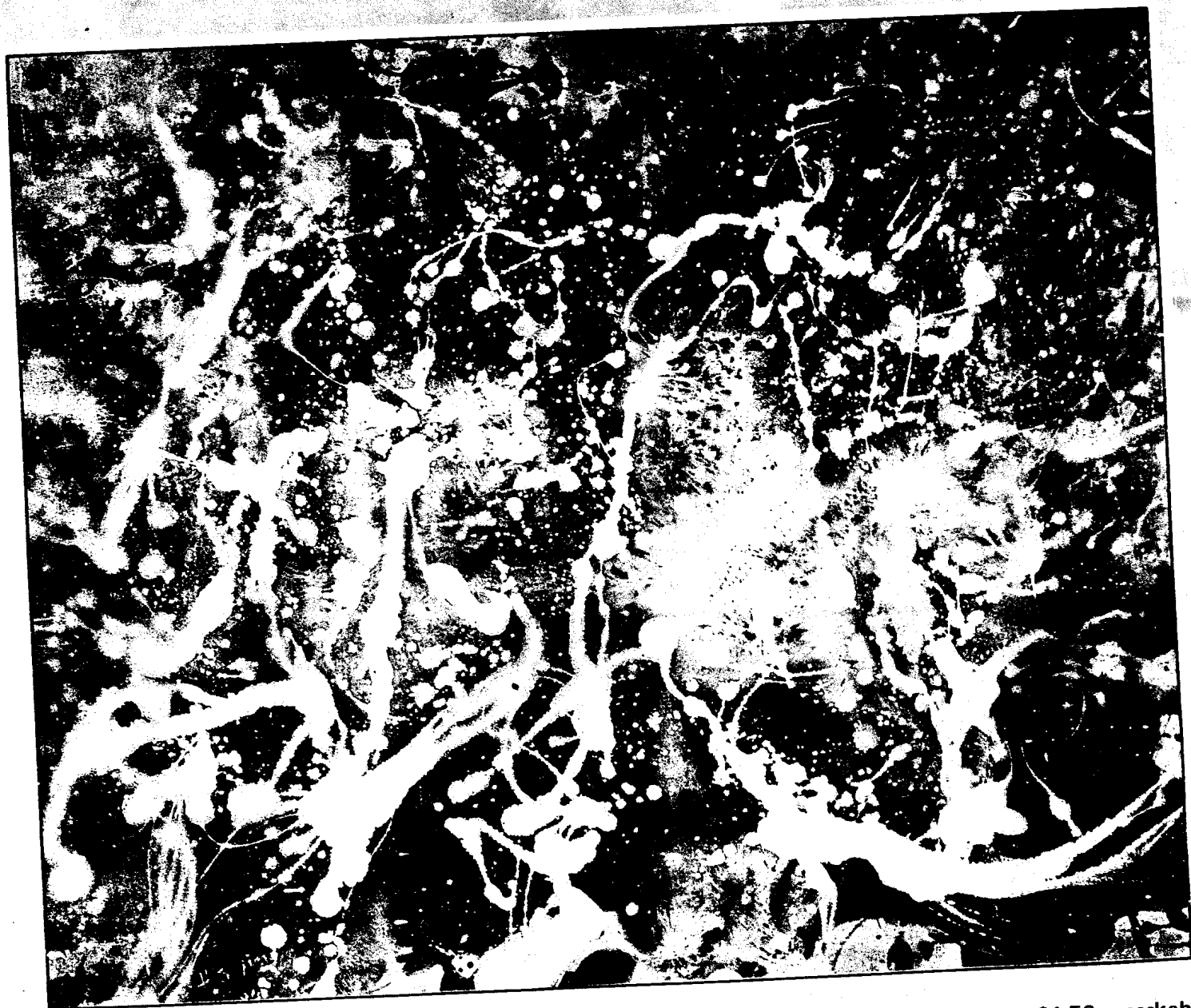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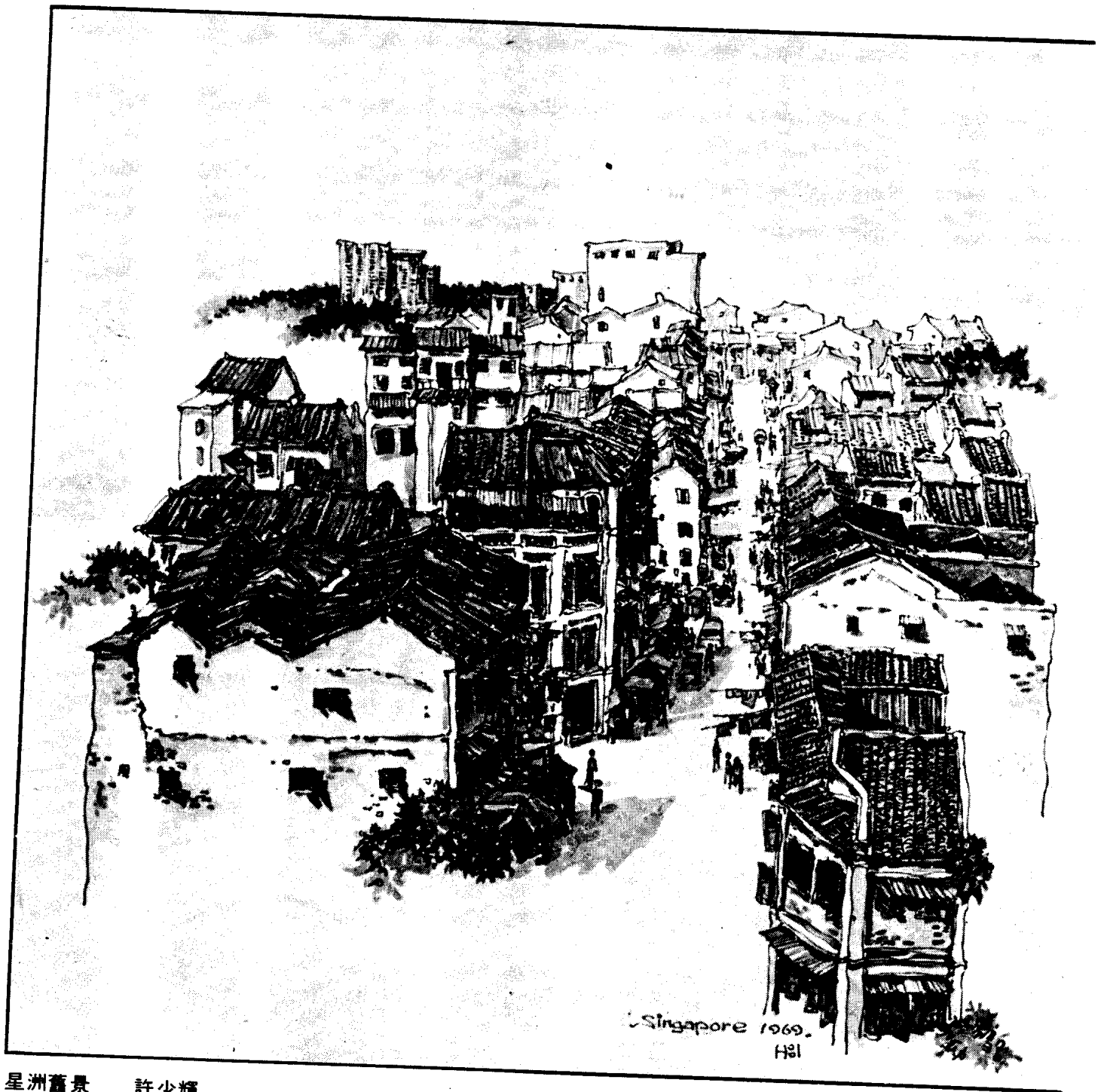


蕉風 月刊 390

本期要目：

-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蒙小輯
- 李漁父譯的科幻推理小說「解脫」
- 徐流、離石的詩
- 黃雪艷的「深焦」
- 鋼筆水彩畫家——許少輝
- 畫家作品介紹





星洲舊景 許少輝

蕉風

月刊 · 1985年12月號 / 390期

| | | | |
|------|--|----------------------------------|---------------------------------------|
| | 稿例 風訊 | 02 03 | 編輯室 張錦忠 |
| 詩 | 把詩還給生活 柔密歐 · 鄭詩三首 · 格言 · 美麗的擦肩而過 · 小食攤 我要找一個風水先生 | 04 06 | 離石 柔密歐 · 鄭 |
| 小說 | 解脫 (Jack Vance 作) 沙灘 枯魚 不明 | 08 09 38 40 44 | 徐流 李漁父譯 宋起聰 洪泉 雨子 |
| 西蒙小輯 | 西蒙與他的小說 (Germaine Brée 作) 西蒙作品集評 新舊小說的區別..... (Jonathan Culler 作) 評西蒙的《法薩爾戰役》 (Thomas Bergin 作) | 19 22 24 26 | 顏滿堂譯 唐鍾文譯 張錦忠譯 張玉芳譯 |
| 散文 | 深焦 罐頭魚 善女子 當你走時我不再留你 傍晚時回到鎮上 晨一時出發 | 27 30 31 32 34 36 | 黃雪艷 林家顏 林家顏 林群傲 林森 程可欣 |
| | 爾斯對於我們 | 46 | 公羽介 |



書獻南院

獻書者：
陳世娥

日期：
11/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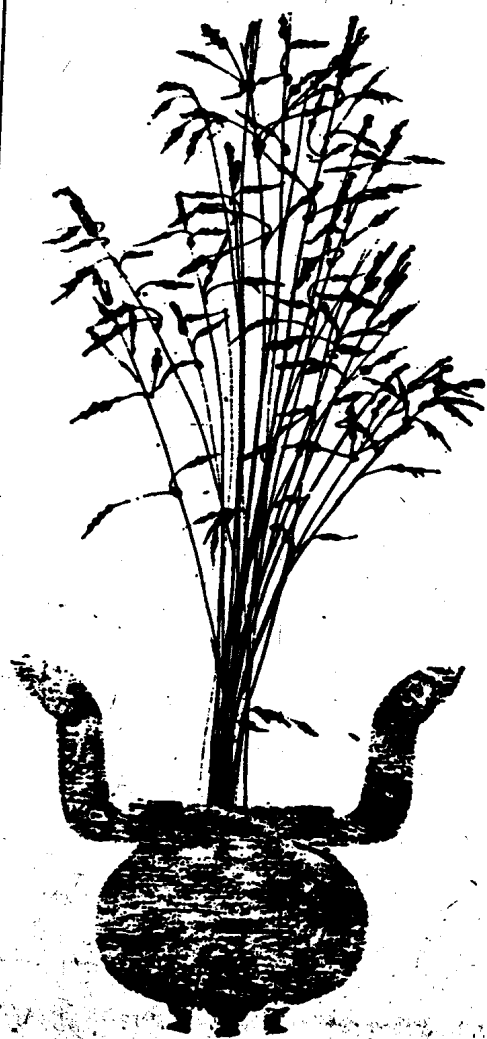
公司
ing & printing co.,
16050 petaling jaya,
sia.
ing & printing co.,
16050 petaling jaya,
sia.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堯 / 梅淑貞 / 紫一思
伍梅彩 / 張錦忠

美術編輯：陳惜耀

稿例



- 一、本刊鼓勵文筆清新、有生活氣息、平實深刻的創作，歡迎短篇小說、散文、詩等敘述文體。
- 二、文學理論、批評、書評、書話、文學史料也歡迎來稿，但謝絕互相表揚或人身攻擊的假評論。廣告性質的序、跋文字請勿寄來，宣傳新書逕寄來基本資料及書刊即可，本刊當代為發佈。
- 三、中西藝術風貌、藝術家風采等評介文字，歡迎來稿。但捧場的朋友主義文字請勿寄來。
- 四、來稿請勿超過八千字。
- 五、翻譯的文字請附原文（影印即可），並註明出處。
- 六、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不願者請於稿端註明。
- 七、請用單面原稿紙以繁體字正楷書寫（橫寫由左到右，直寫由右到左）。文中附引外文最好以打字機打出，需印斜體者請劃底線。
- 八、標示篇名的符號用「」，書名、電影名、畫名用《》；註釋號碼統一用① ② ③，請作者合作。
- 九、來稿務請附上真實中英文姓名、國／英文地址。
- 十、稿件如經採用，即奉稿酬。我們目前只能付每千字馬幣十元，詩每首至少八元。
- 十一、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寄出二月後不見刊出的稿件請作者逕投他處。如需退稿請附回郵。
- 十二、謝絕一稿兩投，影印稿亦不歡迎。要在他處同時發表的稿件，請事先聲明及徵求本刊編者同意。
- 十三、作品文責作者自負。本刊刊載文章，不代表編者或出版社立場或意識形態。
- 十四、來稿經刊出，版權屬作者所有。如有人欲轉載、翻譯、改編、或收入選集，須經作者同意及註明本刊刊載期數。
- 十五、惠稿請逕寄：蕉風月刊編者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風訊／張錦忠

文學恩情 繪畫愛恨



文學與繪畫間不是辯證關係；視覺藝術和文學的不同表現特性，萊辛的《拉奧孔》也已說得很清楚，而「新小說」家如克洛德·西蒙除了發揮文字的抽象性質，也努力使語言（符徵）直接呈現符旨，感覺經驗透過其手段達到豐富而具體的效果。作家一一握筆的人背後的「支援意識」從來就不只是文學，達文西、羅倫斯、陳瑞獻、拉笛夫、亨利·米梭可以自由揮動鋼筆、原子筆、毛筆、油畫筆……來書寫與繪畫，而電影更是另一個動人的世界，瑪格麗特·杜哈斯、霍布一葛力葉便在文學與電影之間穿梭自如，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其實只想說明（其實是無法說明），書寫與繪畫迷人的地方，實在一言難盡。而文學、繪畫，乃至電影這些年來給我的恩情，大概是這輩子還不了的。至於愛恨，也是真的。書是唸了一點，也體會到唸書的好處，可是繪畫與電影，始終沒有踏進門檻，隨意寫點畫話影話算不了什麼，塗塗鴉或拍拍短片也不外是表現一點門外漢的興趣吧了，離「像樣」恐怕還遠着呢。幸而一直保持親近的情懷，這也許跟早年的閱讀經驗有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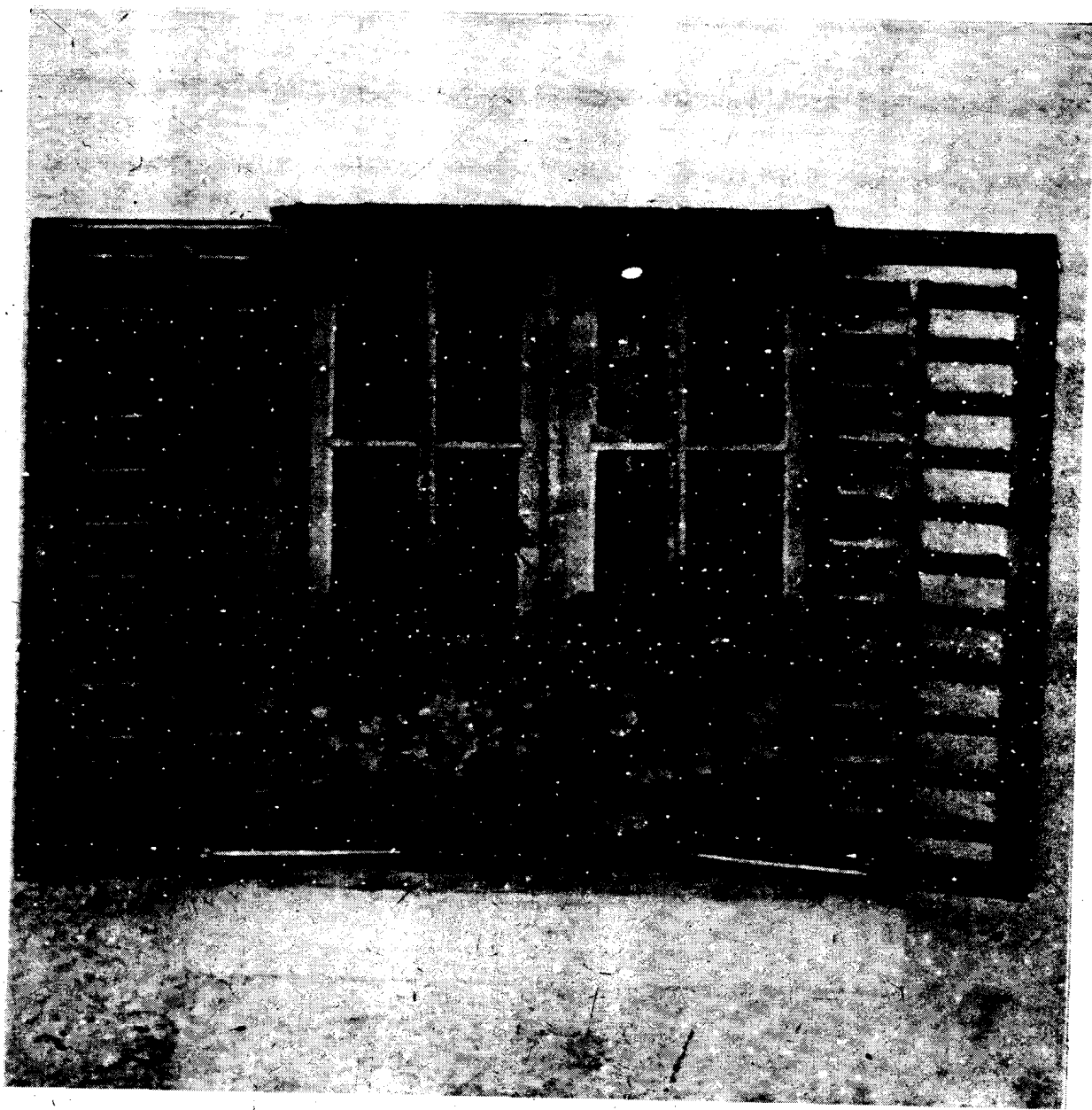
永遠忘不了陸離編的《文林》。《文林》在介紹曾景文、吳昊、年輕水墨畫家、版畫家、攝影家、畢卡索、靳埭強的同時，也刊了也斯寫王禎和的「感覺溫暖外的風塵」、「現代詩人筆下的夏天」、聶魯達專輯、當然還有杜魯福、花生專輯。美術、文學、電影自然地交織成一個美的

世界。其次是已故詩人溫健騷編的《文學與美術》（後來改為《文美月刊》），還記得他們的發刊詩「我們要的是這樣的春天」，寫出了像嫩芽破土般擁抱人間真善美的理想，他們介紹林風眠、關良、也介紹陸離、依文思。還有蔣勳主編時期的《雄獅美術》，陳映真的「賀大哥」、奚淞的小說、施善繼的詩就是那時刊出的。美術與文學，文學與美術，在記憶裏永遠都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楚河漢界，雖然後來《文林》、《文美》執笠了（這世界上又有幾本出版三十年以上的文藝刊物？），《雄獅美術》取消了文學版（其實留台四年多，除了幾本《中外文學》，就只買過《雄獅》）。

《蕉風》三十年來，承受過太多人的好處，在編者記憶裏，平版印刷時，排字房的阿卿姐就用繡花的功夫替月刊加錢加點，一字一字改正錯字、阿頓伯把排好的版一版一版抬上印刷機；改柯式後幫忙貼稿的剪貼部同事，幾位盡力不靠剪稿補白的編者，不嫌稿酬薄而努力把文章寫好的作者，姚拓先生三十年來的堅持，還有更多默默關心月刊的朋友……都是我們衷心感激的。抒發這些情懷，無非是藉此自我勉勵，那麼多人為《蕉風》盡過心出過力，我們如今在整個文壇一片寂寥時編這本唯一的中文文藝月刊，更應努力把牠編得更好。

編者最大的喜悅，莫過於收到踏實真誠清新的文章。這是我們唯一的要求。我們每期刊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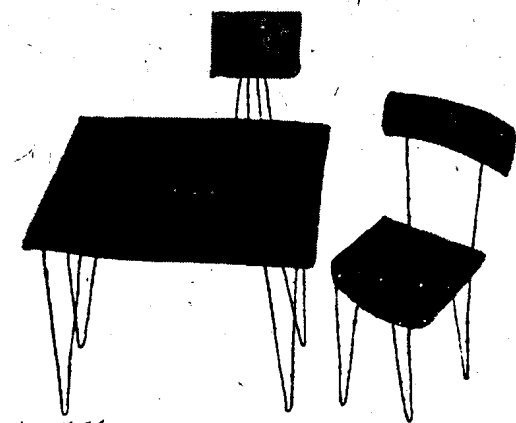
些詩，幾篇散文，幾篇小說，一點評論，恐怕這些文類也是天下文學刊物離不了的内容吧。而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讀這些文字，這個社會又有多少人喜歡從文字裏頭找尋快樂，我們不知道。以後我們不要美術版不要長篇小說，也跟迎合甚麼人無關。辦一份《蕉風》這樣的刊物，如果還要迎合一小撮人，實在也不用再辦下去了。究其實，增甚麼版刪甚麼版，編者自有原則與責任，如果連這點權能也不許有，那麼編者也不必當下去了。這完全是認識問題，跟編者阿其所好而排其所惡無關，用不着隱瞞甚麼，更用不着欺騙自己。既然談到認識問題，不妨也提一提，馬來西亞沒有一份美術刊物（包括國、英文的），到底是誰的責任？民間自資辦的《蕉風》有沒有義務負起這個担子呢？如果有，《蕉風》何以厚美術而薄其他，例如：服裝設計、考古、攝影、集郵……。有人真的不明所以，這裏也無妨再說一遍。至於月刊內容好壞，自有請讀者判斷，也歡迎讀者反應（我們以後也許會設「讀者、作者、編者」欄，請讀者來信指教），有人要在他報善意批評，「以正視聽」，只要不是訴諸情緒，我們自然也求之不得。這麼說，並不是想添加甚麼曲折，編者沒有這樣的時間與興趣。我們寧可把時間與絢花在珍惜與關心我們眼前還能有的東西，雖然它未必是最好的。



於是你就不要再寫
後來你就乾脆把詩
當作文字遊戲
那樣也沒什麼不對
可是也未免太輕易了點
於是你又想
寫得鬆散點也沒有什麼不好
是不是可以向生活借點快樂
把快樂寫進詩裏
或者乾脆把詩
還給生活
讓生活的力量透過紙背
像一張毛筆寫過的宣紙
有淡有濃
生活本來就是這樣
憂傷加歡悅
像咖啡加檸檬茶
你想你需要靜下來
想想看
是不是這樣寫詩
可以寫得快活一點
可以活得真實一點
像窗外漸漸停止的夜雨
那種帶給室內溫暖感覺的聲音
跟打在沒帶傘的夜歸人身上
那種濕濕的控訴的聲音
是那麼的真切

把詩還給生活

* 離石



Judith Shale

已經很久很久
沒有寫詩
沒有坐在桌前
讓情意在文字迷宮中
高漲成潮汐
沒有去推敲夜雨如何停止
很久以來
一直想要
靜靜地
不那麼象徵地
想一想
如何把詩
還給生活
如何
讓詩在生活中醒來
這不過是老調重彈
很多人說
也許是的
可是那些詩
別人寫的
自己寫的
不也是陳腔舊調
譬如
本來想說
每首詩都是生活的預支
後來想想

不對 那些詩
並不能代表未來
頂多像一朵茉莉的幽香
在月夜裏襲人
然後把花夾在書中
再也沒有想起
尤其是憤怒的時候
特別是憂傷的時候
後來沒有想起詩
後來很多人說
詩又不是拳頭
連繡花枕也不是
於是他們離開了
像許多昨天以前的故事
像許多路上遇到的人
那也已經很久很久了
因為自己是遠行過的人
也會在不同城市生活過
不可能用同樣的意思
來感歎相異的風景
來發現回來後陌生的熟悉
可是只能在字裏行間找到
書籍上的詩意
像紙上的影像
記下來也只是筆記與筆跡
不是生活的光影

柔密歐・鄭詩三首

格言

爲蛀牙的
抽搐 移散
疼痛
抄幾句格言
塞進齒洞
一種無憾的
充實感
果然

連做夢
也神乎其神地
口一張
赫然插一根牙刷
還塗抹些格言牙膏
快意空前

美麗的擦肩而過

都忘了
下次還要再見
竟會是
美麗的擦肩而過
從此悠悠水聲
掠過你的長髮
枕在岸盡的長夜
專門爲你思想
悲涼的蒼老
潮音俱寂
我是唯一的男低音
恨少憶多

小食攤

啜吸著
一杯杯牛奶
燙一陣燒一陣
食道
然後肺胃大小腸
齒頰留香
一首
凱里・安哇的
北加西的詩
香、滑、辣、脆
多少帶點馬都拉風格
而坦率
乃一種越活越久的
需要
有人拍拍他的肩頭
「Bang！再來一碟沙爹！」

註：北加西，地方名；馬都拉，地方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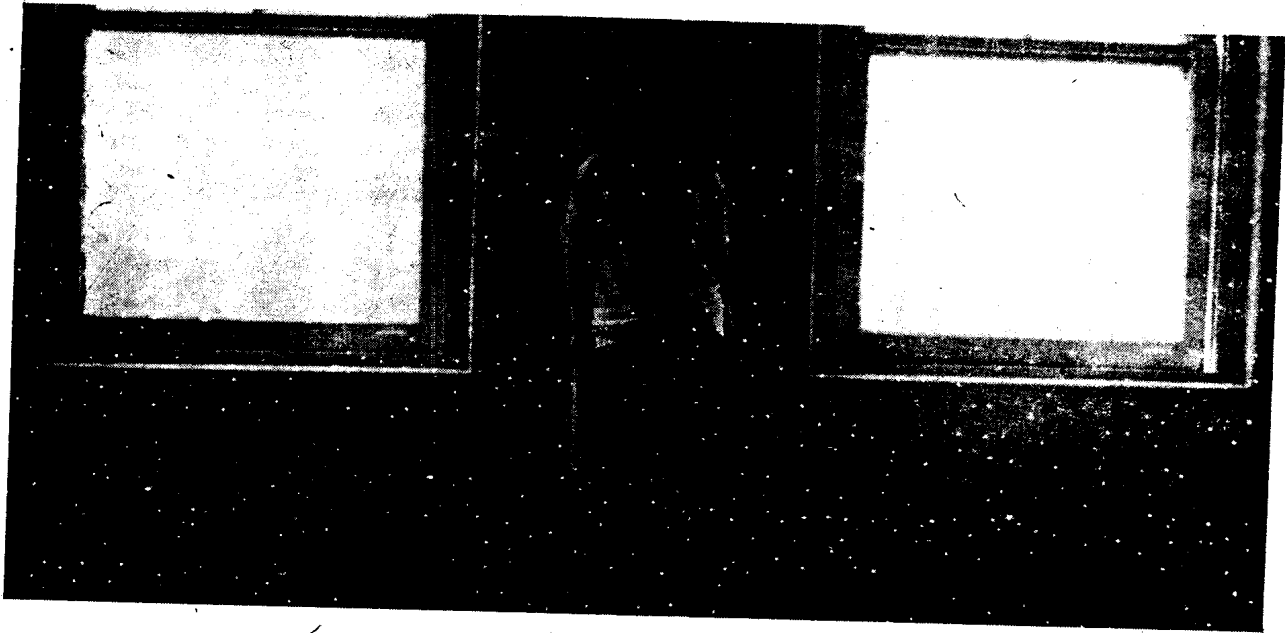
凱里安哇，印尼已故詩人

Bang：阿兄



我要找一個風水先生

* 徐 流



我要找一個風水先生
爲我設計一個好的髮型

甫出娘胎

我們便有一顆不同的頭顱

比如尖、圓和四方

比如充滿稜角

長了一種叫毛髮的東西

也許是零零點幾巴仙的粗幼

而我們的祖先不信

髮型和風水有何關係

或許他們沒錢

請不起風水先生

於是操剪一般人剪的髮型

自小便被迫領情

一切命運都操縱在他們的手上

一切命運都像同樣的髮型

一切悲歡離合 生老病死

都出自那一顆頭顱和髮質

直到異人給我報夢

方知一生可以扭轉

不再追風花拉型和幫客頭

我要找一個風水先生
爲我設計一個好的髮型

科幻推理小說

解脫

* Jack Vance 作

* 李漁父譯

／ 傑克·范思 (Jack Vance) 為當代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一九一六年生於加州，曾在加州大學就讀，先習礦冶，後治物理及新聞，但未獲得學位。二次大戰期間曾在商船服務，戰後開始發表科幻小說，至今已出版小說四十餘種。傑克·范思的小說向以探討外星人種與民俗著稱。即使在像「解脫」這樣的一個短篇小說中，也可以看出這個特徵。「解脫」原標題為：「Coup de Grace」，原指行刑時為免犯人受苦而補上的一槍。「解脫」的文類顯然是所謂的科幻偵探小說 (science fiction mystery)，僅就偵探小說而言，「解脫」則又可以說是屬於「誰幹的」 (whodun it) 的類型，依其文類特徵，這類偵探小說的主要情節大抵是環繞着追查真兇的身份而發展的。李道夫 (Magnus Ridolph) 是傑克·范思所創造的一位資深偵探，經驗豐富，為人風趣，曾偵破外太空世界中的許多案子。在「解脫」這篇小說中，我們看到李道夫擺脫機械式的問案方式，而以文化分析的方法，談笑間把一樁無頭案子順利解決，懸宕中不失其幽默與溫馨。

中心是一簇圓型的建築物，被罩在一張金屬網中，懸掛在地球人稱之為人馬宮的一處空曠太空中。經營中心的巴斯戈古魯是個矮小，黝黑，精力無窮的人。他的頭髮幾乎全禿，一雙眼睛老是東瞟西瞄，一叢八字鬚既濃且密。巴斯戈古魯是個胸懷大志的人，有意把中心發展成爲一個時髦的去處，羣星中的一座迷人島——而不僅僅是旅客過境或碰頭的地方而已。爲了完成這個目標，他又增建了二十四座圓型建築物——他稱之爲「小屋」——，就繞着中心的外圍網絲而建；如今整個中心已經像極了一座複雜的分子模型。

小屋既安靜而又舒適，餐廳提供的食物也很齊全，而且在公共場合中還可見到各式各樣的人。李道夫就覺得中心既安靜而又刺激。他坐在微暗的餐廳裏，赤裸裸的星星就好像許多吊燈一樣。他注視着周圍的客人。他左邊的一張桌子部分被樹枝在所遮蔽，桌邊坐着四個人。李道夫皺了皺眉。那些人進餐時啞然無聲，其中至少三個人正在舐着盤子，樣子極爲不雅。

「野蠻人。」李道夫說，隨即掉過肩膀來。儘管看到粗魯無禮的行爲，他心中並不覺得特別不悅；一個人到了中心，就必須準備和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塊。今天晚上，這些人似乎把整個物種演化的範疇都涵蓋了。從李道夫左邊的野人開始，中間經過二十來個略具高級文明的人，最後到文明最發達的他——李道夫用餐巾撫拍自己整潔的白鬍子。

他從眼角中發現那四個人當中的一個站起身來，然後朝他的桌子走了過來。

「請原諒我的冒昧，我知道你是李道夫。」

李道夫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對方則不邀自請，坐了下來。李道夫猶豫不決，不知該怠慢，還是該慫慂。在星光下，他發現來

客是一個名叫孟菲爾斯的人類學家，這一點先前就有人告訴他了。李道夫對自己的敏銳深感得意，人也因此變得有禮。從各種情況看來，和孟菲爾斯同桌的三個人都是野人：S-Cha-6 | 星球的舊石器時代住民，暫時由孟菲爾斯監管。他們的臉上表情冷峻，愠怒，警覺；他們似乎對自身經歷的文明感到失望。他們手戴金屬手鐐，腰繫頗重的金屬腰帶：磁鐵束帶。必要的時候，孟菲爾斯可以馬上定住受他控制的人的手臂。

孟菲爾斯是個高大英俊的男人，一頭濃密的金髮，身體略重，肌肉有點鬆垂。他的臉色本應紅潤，如今卻蒼白而無血色。他應該表現得輕鬆好客，但他卻內向胆怯。他的嘴唇凹陷，鼻子皺縮，行動了無生氣，反而顯得神經緊張。他傾身向前。「我相信你對別人的煩惱早就煩透了，但我需要你的幫忙。」

「我現在不想接受任何人的聘僱。」李道夫以堅決的聲音說。

孟菲爾斯坐了下來，眼睛望向別處，他甚至連抗議的力氣都沒有。星星在他的眼白中閃爍；他的皮膚發出乾酪的光澤。他喃喃自語：「我早就不應該心存指望了。」

他的表情是那麼呆滯和絕望，李道夫深表同情。「我這是出於好奇心——我可沒作任何承諾——你實際的困難是甚麼？」

孟菲爾斯淺淺乾笑了一聲——聲音哀傷而空洞。「基本上——是我的命運。」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怕幫不上忙。」李道夫說。

孟菲爾斯又笑了笑，笑聲空洞如前。「我用『命運』這兩個字是指廣義而言，包括了，」他做了個意義不清的手勢——「我也不曉得是甚麼。我似乎飽受失敗和挫折。我自認是個性情和羈的人——但我的敵人比誰的都多

。我招惹了這些人，好像我是活著的最邪惡的人。」

李道夫興趣盎然打量着孟菲爾斯。「這些敵人聯合起來對付你。」

「不……至少，我想不是。我被一個女人騷擾。她忙着要殺我。」

「我可以給你一個只能算泛泛的忠告。」李道夫說。「是這樣的：不要再跟這個女人有任何關係。」

孟菲爾斯說話非常急促，他的視線越過肩膀，略略瞄了瞄那些舊石器時代的人。「首先我要聲明，我跟她毫無瓜葛！麻煩就在這裏！我承認自己是個笨蛋；一個人類學家對這種事本來就應該小心，但是我只顧埋頭工作。這件事發生在卡勒森姆的南端，就在旅程終點；你曉得這個地方嗎？」

「我沒到過旅程終點。」

「有人在街上攔住我——」聽說你和我們的女人發生親密關係！」

「我抗議說：『沒有，沒有，絕無此事！』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身為人類學家，我必須躲避這些事，就像躲避瘟疫一樣。」李道夫驚訝地揚了揚眉毛。「你的職業要求似乎比出家人的隔離還要嚴格。」

孟菲爾斯做了個曖昧的手勢，有點心不在焉。他回頭看看他所監管的人，原來桌邊只剩下一個人了。孟菲爾斯從靈魂深處發出一聲歎息，跳起身來——幾乎撞翻了李道夫的桌子——然後縱身追逐那些野人而去。

李道夫歎了口氣，又待了一會兒，才離開餐廳。他在大廳裏逛來逛去，却始終再也見不到孟菲爾斯的踪影。李道夫又坐了下來，要了一杯白蘭地。

大廳裏到處是人。李道夫留心觀察廳裏其他的人。這些各式各樣的男男女女，近男近女，到

底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他們的目的是甚麼？他們為甚麼要到中心來？譬如說，那個體胖臉圓，穿着僵硬紅袍的出家人。他是銀河另一邊巴德米星的原住民。他為甚麼要迢迢遠離家鄉，出外旅行？還有那位高瘦嶙峋的達卡星的貴族，他那刮得乾乾淨淨的山頭蓋，總是戴着一組怪異的鉅製飾物。是為跟蹤敵人？或者為了某個瘋狂的任務？還有那位就坐在他旁邊的赫卡提星的類人：他是個活動論證，總是在替他的平行演化論張目。他的外貌近似人類，但體內却只不過像腹足類動物的內部而已。他的頭部是由白骨和黑影組成，嘴巴只是無唇的縫口。他是從米索國來的密斯人，李道夫知道他那一族人民性溫馴羞怯，與人類鮮有精神上的連繫，因而野心似乎不大，也不那麼神秘詭譎。……李道夫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女人身上，她美得不可思議，真令他深感訝異。她膚色黝黑，身材苗條，臉色像沙漠中的沙那麼潔淨；她有一份極為惱人的自覺力量……

一個矮個子在李道夫旁邊的椅子坐下，他的頭髮幾乎禿光了，嘴上頭的八字鬚既濃又黑。他是巴斯戈古魯，中心的主人。「你好，李先生；今晚一切還好吧？」

「很好，謝謝你。……那個女的，她是誰？」

巴斯戈古魯隨着李道夫的視線看去。「哦。一個像仙女一樣的公主。來自旅程終點。她的名字——」巴斯戈古魯的舌頭發出嘖嘖之聲。「我記不起來了。古怪可笑的东西。」

「她不致於一個人單獨旅行吧？」

巴斯戈古魯聳了聳肩膀。「她說她嫁給了孟菲爾斯，就是那兒帶着三個洞穴人的那個傢伙。但他們又不住在同一間小屋裏，我也沒見過他們在一起。」

「真是怪事。」李道夫喃喃說道。

「說得夠客氣了。」巴斯戈古魯道。「那些洞穴人一定有甚麼不為人知的魅力。」

第二天早上，整個中心議論紛紛，因為孟菲爾斯死在小屋裏頭，只有那三個舊石器時代的人不安地在籠子裏躁腳頓足。客人緊張地互相觀察。他們之中有一個就是兇手！

巴斯戈古魯心情激動地找上了李道夫。「李先生，我曉得你到這兒來是爲了渡假，但你一定得幫幫忙。有人殺死了孟菲爾斯，死得像條青花魚，但究竟是誰——」他攤開雙手。「我這裏經不起這種事。」

李道夫撸了撸他那已經泛白的短鬍子。「總應該有官方偵詢之類的玩意兒吧？」

「我來看你就是爲了這件事！」巴斯戈古魯一古腦兒把自己投擲在一張椅子上。「中心是在一切司法管轄權之外。我的法律就是我自己——當然，還是有某些限制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包庇罪犯，或者幹些不法勾當，還是會有人干涉的。但這兒不會有這一類的事。鬧酒，打鬥，詐騙——這一類的意外我們都會不動聲色加以處理。我們從來就沒發生過兇殺案。一定得弄個水落石出。」

李道夫思考了片刻功夫。「我想你們不會有偵詢罪犯的工具吧？」

「你指的是那些測謊機，呼吸偵測器，細胞配對器之類的？沒有這些玩意兒。甚至連指紋臺也沒有。」

「我也是這麼想。」李道夫歎了口氣。「你的感情我很難拒絕。能不能告訴我等我捉到罪犯之後，你要怎樣對付她——或他？」

巴斯戈古魯站起身來。顯然

他還沒想到這一點。他伸出握拳的雙手。「我該怎麼做？我不懂得怎麼設個法庭。我也不想鎗斃甚麼人。」

李道夫深思熟慮地說：「這個問題也許可以自行解決。何況公道也沒有絕對的價值。」

巴斯戈古魯激動地猛點頭。「對！我們先來看看到底是誰幹的，然後再來決定下一步怎麼走。」

「屍體在那兒？」李道夫問。

「還在小屋裏，就在女傭人發現的地方。」

「有沒人碰過屍體？」

「醫生看過了。我直接到你這兒來。」

「好極了。我們到孟菲爾斯的小屋去。」

孟菲爾斯的「小屋」是個球型建築，在金屬網最邊遠的那一頭，自大廳順着廊道走大約五百碼的地方。

屍體躺在地板上，旁邊是一張白色躺椅——屍體矮胖，醜怪，慘不忍睹。額頭的中間部分有一處灼傷，其他地方則未見有任何傷痕。那三個舊石器時代的人被關在一個設計精巧的籠子裏，籠子是以伸縮性的方栓製成，這個籠子很明顯是可以摺疊的。籠子顯然已通了電，否則單憑籠子本身是無法約束這幾個野人的。

巴斯戈古魯承担起介紹的工作。「史康登醫師，李道夫。」

李道夫禮貌地點點頭。「醫師，我想你大概已作了初步的檢驗。」

「是以出具死亡證明了。」

「你能不能確定死亡的時間？」

「大概是半夜裏。」

李道夫慎重地穿過房間，俯視屍體。他驟然轉過身來，再次與等在門邊的巴斯戈古魯和醫師會合。

「怎麼樣？」巴斯戈古魯焦慮地問。

「我還沒查出兇手的身份。」李道夫說。「不過，我可要感謝可憐的孟菲爾斯，他可提供了看來是個典型純粹的案子。」

巴斯戈古魯刷了刷他的八字鬍。「也許我有點笨——」

「也許利用一些淺顯易懂的道理來說明，可以讓我們的思考稍有一點頭緒。」李道夫說。「首先，幹這個案子的人目前還待在中心裏。」

「當然。」巴斯戈古魯說。「還沒有別的太空船抵達，也沒有離去的。」

「引起這個案子的動機，大致上是在不久前才產生的。」

巴斯戈古魯做了一個不耐煩的動作。李道夫舉起手來，巴斯戈古魯則繼續撫弄自己的八字鬍。

「兇手和孟菲爾斯之間極可能有某種關係。」

巴斯戈古魯說：「你不覺得我們該回到大廳去嗎？也許有人會承認，或者——」

「真選對了時間。」李道夫說。「總歸一句，看來我們的主嫌犯就是和孟菲爾斯乘同一艘太空船到中心來的那些人。」

「他是乘『最初者號』來的；我可以馬上把登陸名單拿來。」巴斯戈古魯隨即匆促地離開小屋。

李道夫站在門口審視着房間。他轉過頭來對史康登醫師說話。「正式的手續還需要一組詳細的照片；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準備準備？」

「當然可以。我自己來。」

「好極了。拍完後——屍體就沒甚麼理由不可以搬動了。」

三

李道夫沿着廊道回到大廳來，他發現巴斯戈古魯就坐在一張桌子旁邊。

巴斯戈古魯伸手遞來一張紙。「這就是你要的東西。」

李道夫興趣盎然，忙着檢查那張紙，上頭列着十三個乘客的

身份：

1. 孟菲爾斯，連同
 - a. 阿布
 - b. 多哥
 - c. 何姆普
2. 戴雅士波魯斯
3. 桑恩一九九
4. 伊姆布利卡
5. 班佐索
6. 史克利雅哥爾
7. 史達卡德
8. 千燭國的菲雅米拉
9. 凱斯特里爾，第十四區第六家的第三個兒子
10. (無名氏)

「啊。」李道夫說。「好極了。不過還缺了一樣。我對這些人所屬的星球特別感到興趣。」

「所屬的星球？」巴斯戈古魯抱怨說。「這有甚麼用處？」

李道夫的藍眼睛溫和地看了看巴斯戈古魯。「我還以為你希望我來辦這個案子呢！」

「是啊，當然，可是——」

「那麼你就得徹底跟我合作，不能再有任何抗議，或者不耐煩的鬼叫。」李道夫說話間還給了巴斯戈古魯冷淡的一瞥，這一瞥清清楚楚，巴斯戈古魯垂頭喪氣地舉起雙手。「聽你的。只是，我仍舊不明白——」

「我說過了，孟菲爾斯真夠意思，給了我們一個確確實實純粹的案子。」

「我可不明白。」巴斯戈古魯喃喃埋怨道。他看看名單。「你認為兇手就在這些人當中？」

「有可能，但不一定。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我們兩人不久前還和孟菲爾斯接觸過。」

巴斯戈古魯不快地靈齒而笑。「假如兇手是你，快從實招來，省得我還得付你費用。」

「我怕事情沒那麼簡單。不過，要攻破問題也並不難。嫌犯——也就是名單上的這些人，以及不久前還和孟菲爾斯打過交道的人——來自不同的世界。每一

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中。利用分析器，偵測機，以及刑警的慣行手法當然也可能偵破這個案子。但我希望透過文化

分析的方法也同樣能夠弄個水落石出。」

巴斯戈古魯的表情就和一個被遺棄在荒島上的人，目睹船隻自水平面逐漸消失時的表情一樣。「只要案子能破，」他說話時聲音空洞：「而且不致於搞得聲名狼藉就行了。」

「既然這樣，開始吧。」李道夫輕快地說。「他們所屬的世界。」

名單又加上其他資料；李道夫再次仔細地審查名單。他撇着嘴脣，捋着白鬍子。「我需要兩個小時研究。然後——我們偵詢嫌犯。」

四

兩個小時過去了，巴斯戈古魯再也等不下去。他氣沖沖地闊步邁進圖書室去，却發現李道夫正一邊注視太空，一邊用鉛筆輕敲着桌面。巴斯戈古魯開口說話，但李道夫只掉轉頭來，他那柔和的藍色眼睛彷彿能測知巴斯戈古魯腦中的想法。巴斯戈古魯強自鎮定，然後以相當平穩的口氣向李道夫探詢偵查的情形。

「相當順利。」李道夫說。「你有甚麼發現？」

「對了——你可以把史克利雅哥爾和凱斯特里爾從名單上排除掉。他們在遊戲間賭博，而且有不在場證明，對他們有利。」

李道夫一派深思熟慮地說：「當然也有可能孟菲爾斯在中心這兒遇到過去的敵人。」

巴斯戈古魯清了清喉嚨。「你在這兒研究的時候，我調查了幾件事。我的底下人觀察相當敏銳；很多事都逃不過他們的眼光。他們說和孟菲爾斯談話談得最久的只有三個人。這三個人是我，你，以及那個圓臉的紅袍僧。」

李道夫點點頭。「不錯，我

和孟菲爾斯談過話。他好像有了麻煩。他說得很堅決，他說有一個女的——顯然是千燭國的菲雅米拉——要殺害他。」

「甚麼？」巴斯戈古魯叫了起來。「你早就曉得了。」

「冷靜一點，好傢伙。他說她正處心積慮要殺害他。——拜託你少怪聲怪叫的好不好！真嚇死了！言歸正傳，我是跟孟菲爾斯說過話，不過我覺得自己沒問題，我可以把自己排除掉。你來找我幫忙，你也曉得我的聲譽，所以，我也抱着同樣的信心，把你排除在外。」

巴斯戈古魯發出一聲喉音，然後跨步走過圖書室。

李道夫繼續說話。「那個紅袍僧——我多少懂得他的宗教祭祀。他們相信輪迴，絕對崇拜美德，善行和布施。巴德米的僧侶不太可能幹這種殺人勾當；他的未來幾世可能會因此淪為豬狗畜牲。」

門打開來了，走進圖書室的是那位紅袍僧，彷彿有甚麼精神力量把他帶進來似的。李道夫和巴斯戈古魯的態度，以及他們對他的冷靜評論，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猶豫了一會兒。「會不會防礙兩位施主密談？」

「我們的確是在密談。」李道夫說。「但話題既然與大師有關，大師過來談談，對我們也有幫助。」

「願效犬馬之勞。」紅袍僧向前跨進房裏。「施主在談些甚麼？」

「也許大師已經曉得那位人類學家孟菲爾斯昨天夜裏被人殺害了。」

「貧僧聽說了。」

「我們知道昨天晚上他和大師談過話。」

「不錯。」紅袍僧深深地吸了口氣。「孟菲爾斯憂心重重。貧僧從來沒見過有人那麼沮喪。巴德米的僧侶——特別是貧僧所屬之依沙威教派——都發過重誓

，要犧牲自己，行善助人。我們積極協助任何生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包括了無機體的體。我們認為生命的原理超越原形質，而其實是始於單純的運動的——也許不是那麼單純。一個分子飛擦過另一個分子——這能說不是生命力的一面嗎？我們爲甚麼不能據此推測每一個個別分子的意識？想想環繞我們四周的許多紛擾的想法；想想當我們踩在土壤上時所引起的可以預料得到的憤恨！基於這個原因，巴德米的僧侶走路總是儘可能輕緩，留心雙腳踩下的地方。」

「哦，噯。」巴斯戈古魯說道。「孟菲爾斯要些甚麼？」

紅袍僧想了一想。「貧僧一言難盡。他的痛苦不只一端。貧僧相信他嘗試過要過體面的生活，但他的許多想法却互相矛盾。結果他受到許多情緒的圍困，諸如猜忌，情慾，羞恥，迷惑，恐懼，憤怒，怨懟，失望和困擾等。第二，貧僧猜想他開始對自己的事業聲望感到恐懼不安——」

巴斯戈古魯打斷他的話說：「說得明確一點，他向你要求些甚麼？」

「說不上甚麼特別明確的。也許只是信心和鼓勵。」

「你給了他嗎？」

紅袍僧微微笑了笑。「施主，貧僧一向專心冥思苦想。巴德米的僧侶都受過訓練，能夠把頭腦的左右兩葉分開，因此能夠以兩個分開的頭腦思考。」

巴斯戈古魯正待發作，以表示他的不耐煩，但李道夫阻止了他。「大師的意思是說，只有傻瓜才能三言兩語解決孟菲爾斯的煩惱。」

「此話倒說出了貧僧的部份意思。」紅袍僧說。

巴斯戈古魯不解地朝這個瞪眼，又向那個看看，然後厭惡地舉起雙手。「我只想知道誰在孟菲爾斯額頭灼了個洞。你能不能幫我的忙？能還是不能？」

紅袍僧微微笑了一笑。「施主，貧僧對奇蹟異事向懷虔誠之心，施主可想過衝動之根源何在？施主之動機莫非起於苦代某種奇行怪癖？」

李道夫圓通有禮地加以解釋。「大師指的是摩西律法。他警告你不可有以牙還牙的想法。」

「施主又抓住貧僧說話的要義了。」紅袍僧說道。

巴斯戈古魯抬起手來，在房裏踱來踱去。「猴戲耍夠了！」他咆哮着：「你走吧！」

李道夫再度自告奮勇，代爲解釋。「巴斯戈古魯向大師表示敬意，請大師原諒，等他有空時，他會仔細研究大師的高見。」

紅袍僧鞠躬告退。巴斯戈古魯苦澀地說：「等這件事結束以後，你和那個唸經的可以盡情談你們的。我討厭光說不練；我要看看行動。」他按了按鈕。「叫那個從旅程終點來的女人到圖書室來——那個甚麼千燭小姐，管他媽的叫甚麼名字。」

李道夫揚了揚眉毛。「你想幹甚麼？」

巴斯戈古魯避開了李道夫的視線。「我要和這些人談談，看看他們知道些甚麼。」

「我怕你會白費工夫。」

「但是，」巴斯戈古魯固執地說：「我總得有個開始啊。光躲在圖書室裏，誰也沒辦法查出甚麼。」

「那麼，你是不再需要我的服務了。」

巴斯戈古魯急躁地擲着他的八字鬚。「坦白說，李先生，你的步調太慢，不適合我。事態嚴重，我的行動得快些。」

李道夫點頭表示默許。「希望你反對我在旁看你偵詢。」

「請便。」

過了一會兒，門打開來了，千燭國的非雅米拉就站在門口向內探望。

巴斯戈古魯和李道夫沉默地盯着她。非雅米拉穿着一件簡單

的嘩嘩袍子，腳上蹬着軟皮便鞋，四肢裸露，皮膚只比長袍顯得略白。她的髮上佩着一朵小橘花。

巴斯戈古魯神情陰沉地招她走向前來；李道夫退到房間的另一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非雅米拉以輕柔甜蜜的聲音說道。

「你一定聽到孟菲爾斯死亡的消息？」巴斯戈古魯問道。

「是啊！」

「而你一點也沒於心不安？」

「我當然很高興。」

「當然。」巴斯戈古魯清了清喉嚨。「我聽說妳自稱孟菲爾斯夫人。」

非雅米拉點點頭。「這是你的說法。在旅程終點我們說他是非雅米拉先生。我收容他。他却逃跑了，這是個惡意傷害。因此我一路跟踪他，我告訴他，如果他不回旅程終點來，我就要殺他。」

巴斯戈古魯像一隻獾那樣，一個箭步跳向前去，然後以他又粗又短的指頭在空中比劃着。「啊！這麼說來，妳承認妳殺了他啦！」

「不，不。」她氣憤地尖叫。「用火鎗？你侮辱我！你跟孟菲爾斯一樣壞。你小心點，我要殺你。」

巴斯戈古魯屹立不動，一臉的驚訝。他轉身向李道夫。「你聽她說了，李道夫。」

「當然，當然。」

非雅米拉奮力地點頭。「你嘲笑一個女人的容貌；她還能有甚麼？所以她要殺你，以後她就不會再受到侮辱了。」

「妳究竟是怎麼動手的，非雅米拉小姐？」李道夫很有禮貌地問。

「我自然是以愛來殺人。是這樣子的——」她跨步向前，停了下來，然後僵硬地站在巴斯戈古魯面前，直瞪着他的眼睛。「我舉起雙手——」她緩緩地抬起雙手，掌心朝向巴斯戈古魯的臉

。「我轉身，我走開。」她邊說邊做，視線越過肩膀瞥了一瞥。「我回來。」她走回原地。「接着你馬上就說：『菲雅米拉，讓我碰妳，讓我撫摸妳的皮膚。』而我却說：『不！』然後我繞到你的背後，在你的脖子上吹氣——」

「別說了！」巴斯戈古魯不安地說。

「——然後很快地你的臉色蒼白，你的雙手發抖，接着你哀叫着：『菲雅米拉，千燭國的非雅米拉，我愛妳，我要爲愛而死！』然後在天色幾乎全黑之後我就進來，而我身上戴花朵，你哀叫着：『菲雅米拉！』接着我——」

「我想事情已經很清楚了。」李道夫溫和地說。「等巴斯戈古魯恢復正常之後，他一定會對侮辱妳而向妳道歉。至於我呢，我想不出還有比這更爲愉快的死亡了，我都快被妳誘——」

她玩笑地揪了揪他的鬍子。「你太老了。」

李道夫悽然表示同意。「恐怕妳說對了。剛才我欺騙了自己。……妳可以走了，菲雅米拉小姐。回到旅程終點去吧。疏遠妳的丈夫已經死了；沒有人敢再侮辱妳了。」

菲雅米拉微微一笑，笑中隱含着哀傷的感激，然後帶着輕柔的脚步向門口走去，到了門口，她停了停，回過身來。「你們想知道誰灼死可憐的孟菲爾斯嗎？」

「是啊，當然啊。」巴斯戈古魯急切地說。

「你們認識康比塞斯的教士嗎？」

「伊姆布利卡和班佐索？」

菲雅米拉點點頭。「他們恨死了孟菲爾斯。他們說：『給我們一個你的野蠻人奴隸吧。時間隔得太久了；我們得送一個靈魂給我們的神了。』孟菲爾斯說：『不行！』他們非常生氣，還一

塊兒談論孟菲爾斯呢。」

巴斯戈古魯點點頭，同時陷入沉思中。「我懂了。我一定會偵詢這兩個教士。謝謝妳的情報。」

菲雅米拉於是離去。巴斯戈古魯向牆上的網孔走去。「請伊姆布利卡和班佐索過來。」

有一陣子的靜默，接着傳來了一位職員的聲音：「巴斯戈古魯先生，他們正在忙——好像在忙甚麼儀式或其他的事情。他們說只能耽擱幾分鐘。」

「哦。……那麼請戴雅士波魯斯來好了。」

「好的，先生。」

「給你一點情報。」李道夫說。「戴雅士波魯斯是來自一個格鬥遊戲風氣很盛的世界。功成名就的鬥士是社會的巨擘，特別是業餘鬥士，本身可能就是王親貴戚，格鬥只是爲了獲取大眾的喝彩和聲望。」

巴斯戈古魯轉了個身。「假如戴雅士波魯斯是個業餘鬥士，我想他可能非常兇狠。他不在乎自己殺的是誰！」

「我只是告訴你今天早上做研究所蒐集的事實。你必須自己下結論。」

巴斯戈古魯咕嚕着。

戴雅士波魯斯在門口出現。他個兒高大，有一個兇惡的鷹頭。李道夫在大廳時就注意到他了。他小心翼翼地審視圖書室的內部。

「你不介意的話，請進來。」

「巴斯戈古魯說。『我正在調查孟菲爾斯的案子。說不定你可以幫我們的忙。』」

戴雅士波魯斯瘦削的臉拉得長長，露出一臉訝異。「兇手還沒招供嗎？」

「不幸得很，還沒有。」

戴雅士波魯斯做了個迅速的表情，頭點了一下，彷彿突然間一切都豁然開朗了。「孟菲爾斯顯然是個不入流的對手，兇手對

自己的成就一點也不感到驕傲，反而覺得羞恥。」

巴斯戈古魯抹了抹頭的後勺。「我想問一個假設的問題，戴雅士波魯斯先生，假設你殺了孟菲爾斯，甚麼理由——」

戴雅士波魯斯舉手在空中劃了一下。「荒唐！這種微不足道的勝利只有損害我的記錄。」

「可是，假設你有殺他的理由——」

「會有甚麼理由？他既不屬於任何爲大家所公認的氏族，也沒有提出任何挑戰，他的體格連競技場中的沙都拖不動。」

巴斯戈古魯暴躁地說：「但如果他傷了你——」

李道夫打斷他們的話，做了個建議。「爲了便於討論起見，我們就假設孟菲爾斯把白漆拋在你家門前。」

戴雅士波魯斯只兩大步功夫，就竄身飛到李道夫身邊，那張瘦削而蠻橫的臉直撲了過來。「怎麼回事？他幹了些甚麼？」

「他甚麼也沒幹。他死了。我這麼問只是想開導巴斯戈古魯先生。」

「哦！我懂了。我該把這狗雜種毒死。孟菲爾斯顯然並無失禮之處，我知道他死得很體面，死於一種著名的武器。」

巴斯戈古魯翻了翻眼，看看天花板，然後伸出雙手。「謝謝，戴雅士波魯斯先生，謝謝你的幫忙。」

戴雅士波魯斯離去；巴斯戈古魯走向網孔。「請桑恩一九九先生到圖書室來。」

他們在緘默中等待着。就在這個時候桑恩一九九出現了。他個子矮小乾瘦，頭顱却又圓又大，顯然是屬於一個突變的人種。他的皮膚蠟黃；他穿着一件藍橘相間、色彩繽紛的衣服，紅色的領子，配上一雙鮮麗的紅拖鞋。

巴斯戈古魯恢復了先前的神態。「謝謝你來，桑恩先生。我

「正想要確定——」

李道夫以充滿深思的聲音開口說話。「對不起，我能否給大家一個建議？」

「怎麼回事？」巴斯戈古魯聲音尖快地問。

「像這樣的偵詢是何等重要的事，我怕桑恩先生並沒穿上他該穿的服裝。爲他自己好，他應該是第一個換上黑白兩色服裝的人，當然，還要配上一頂黑色帽子。」

桑恩一九九向李道夫報了個充滿怨恨的眼光。

巴斯戈古魯大惑不解。他瞄了瞄李道夫，又從李道夫身上轉到桑恩一九九，然後轉回到李道夫身上。

「這些衣服就行了。」桑恩一九九以刺耳的聲音說。「再說，我們並沒有討論甚麼重要的事情。」

「哦，可是我們是在討論重要的事情！我們正在偵查孟菲爾斯的案子。」

「這件事我毫無所悉。」

「這麼說來，你當然不反對穿上黑白兩色的服裝啦。」

桑恩一九九跨步離開圖書室。

「甚麼黑的白的，究竟是怎麼回事？」巴斯戈古魯問道。

李道夫指着一卷仍停留在放映機上的影片。「今天早上我剛好有機會看到杜阿克斯星的戈拉半島上的民間習俗。服裝的象徵意義尤其吸引人。譬如說，剛才桑恩一九九所穿的藍橘色代表態度輕浮，是對我們地球人所謂的「事實」表示輕視。但黑白服裝却表示了責任與嚴肅。這些顏色的服裝再加上一頂黑帽子，戈拉人便不得不說實話了。」

巴斯戈古魯點點頭，態度很冷靜。「好，現在我要跟康比塞斯來的那兩個教士談談。」他有點歉疚地瞄了瞄李道夫。「我聽說他們在康比塞斯還實行頭祭，此事當真？」

「完全正確。」李道夫說。

這時伊姆布利卡和班佐索兩位教士正好出現，兩個人長得既肥腫，又醜陋，滿臉紅光，嘴唇肥厚，眼睛半陷入臉頰浮腫的層層肉痕中。

巴斯戈古魯恢復他原來的派頭。「我正在偵查孟菲爾斯的案子。你們兩位是和他同乘「最初者號」來的；說不定你們有甚麼發現，能幫助我們了解他的死亡。」

那兩位教士撇着嘴，霎了霎眼，然後搖搖頭。「像孟菲爾斯這樣的人，我們一點興趣都沒有。」

「你們和他之間沒有任何瓜葛嗎？」

兩位教士瞪着巴斯戈古魯，眼睛像四塊節瘤。

巴斯戈古魯提醒他們。「我知道你們想用孟菲爾斯的一個野人來祭祀。有沒有這回事？」

「你不了解我們的宗教。」伊姆布利卡以震顫的聲音回答說。「偉大的神康伯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我們是整體的各個部分，也是各個部分的整體。」

班佐索進一步解釋這句話。「你用「祭祀」這兩個字。這是不對的。你應該說，「回歸康伯的懷抱」。這就好比靠近火去取暖，火越溫暖，就有越多的靈魂靠近它。」

「我懂了，我懂了。」巴斯戈古魯說。「孟菲爾斯拒絕把他的一個野人給你們祭祀——」

「不是「祭祀」！」

「——於是你們很氣憤，昨天晚上你們就把孟菲爾斯犧牲了！」

「我可不可以插嘴講幾句話？」李道夫問道。「我想我可以替大家省點時間。你是知道的，巴斯戈古魯先生，今天早上我花了好一段時間在做研究。我剛好看到一段祭祀康伯神的記載。祭祀想要產生效應，犧牲者必須雙

膝下跪，低頭向前，雙耳還必須插進兩根串針。犧牲者就以這樣的姿態跪着，臉朝下，泰然自若，毫不動容。孟菲爾斯却整個人仰臥着，絲毫不顧禮儀。我認爲伊姆布利卡和班佐索兩位教士都是無辜的，至少這個案子是如此。」

「不錯。」伊姆布利卡說：「我們絕不會這樣子亂糟糟地丟下屍體的。」

巴斯戈古魯整個人洩了氣。「暫時就到目前爲止吧。」

這個時候桑恩一九九剛好回來。他穿着一件黑色緊身褲子，白色上衣，黑色夾克，頭上還戴着一頂黑色三角帽子。他側身走進圖書室，剛好和離去的教士打了個照面。

「你只要問一個問題。」李道夫說。「昨天半夜裏他穿的是甚麼衣服？」

「怎麼樣？」巴斯戈古魯問：「你昨天夜裏穿的是甚麼衣服？」

「我穿黑色和紫色。」

「你有沒有殺害孟菲爾斯？」

「沒有。」

「桑恩一九九先生說的的確是實話。」李道夫說。「戈拉人只有在穿灰色緊身褲子或配上綠夾克和紅帽子時，才會幹殘暴的事情。我看你可以剔除桑恩一九九先生，絕無問題。」

「好。」巴斯戈古魯說。「我想就此爲止，桑恩先生。」

桑恩一九九離去，巴斯戈古魯則垂頭喪氣地檢查他的名單。他對着網孔說：「請史達卡德先生進來。」

史達卡德是個外表甚具魅力的年輕人。他的頭髮淺黃，厚而捲曲，眼睛則藍得像藍寶石一樣。他穿着深黃色的褲子，油閃着光的黑夾克，腳上套着誇大的黑短靴。巴斯戈古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史達卡德先生，我們正在調查孟菲爾斯的慘案。」

「清白無辜。」史達卡德說。
「我沒殺害那隻豬。」

巴斯戈古魯揚起眉毛。「你有討厭孟菲爾斯先生的理由？」

「是的，我算得上討厭孟菲爾斯先生。」

「討厭他的理由何在？」

史達卡德輕蔑地俯瞰着巴斯戈古魯。「說真的，巴斯戈古魯先生，我看不出自己的感受對你的調查有何影響。」

「只要你是殺害孟菲爾斯先生的那個人。」

史達卡德聳了聳肩。「我不是。」

「你能不能提出令我滿意的證明？」

「也許不能。」

李道夫探身向前。「也許我可以幫史達卡德先生的忙。」

巴斯戈古魯對他怒目而視。

「拜託，李先生，我不認為史達卡德先生需要任何幫忙。」

「我只是想澄清整個情況。」李道夫說。

「你已經把我所有的嫌犯都澄清光了。」巴斯戈古魯急促地說。「好吧，這回又是甚麼花樣？」

「史達卡德先生是個地球人，免不了要受到地球基本文化的影響。他和外太空世界中的其他人類或近人類不一樣，他深受教誨，知道人命無價，誰殺害人命就要受到懲罰。」

「這一點並不足以嚇阻兇手。」巴斯戈古魯嘲諷着說。

「但却是以阻止地球人在人證面前動手殺人。」

「人證？那些野人？他們算是甚麼人證？」

「在法律的意義上也許不算甚麼。但他們是重要的指標，因為有旁觀者在場是可以阻止地球人殺人的。基於這個道理，我相信我們可以排除史達卡德先生，不必那麼認真把他當作嫌犯。」

巴斯戈古魯的下巴垂了下來



。「可是——還剩下誰呢？」他看了名單。「赫卡提人。」他對着網孔說：「請……」他皺了皺眉。「請那個赫卡提人進來。」

這個赫卡提人是這一羣旅客當中唯一的非人類，雖然從外表看，他與真人的結構極為相似。他身體高大，雙腳却骨瘦如柴，深思的黑眼睛鑲在蟹殼質的白色臉孔上。他的雙手則是富於彈性的無指翼掌：這是他與人類區別最明顯的地方。他在房門口停了下來，看了看圖書室的內部。

「請進，這位先生——」巴斯戈古魯煩躁地頓了頓。「我不曉得你的大名；你拒絕告訴我們，我沒辦法好好稱呼你。不過，你不介意的話，請進……」

赫卡提人跨步向前。「你們人類實在是很有趣的動物。你們每個人都有個屬於個人的名字。我知道我是誰——我又何必要把自己標明呢？這是人類的怪癖，必須在每一事實上面按上一個聲音。」

「我們想知道我們究竟在談些甚麼。」巴斯戈古魯說。「我們就是這樣把名字附在物體上，記在腦海中。」

「而你們也因此失去了偉大的直覺。」赫卡提人說。他的聲音莊嚴而空洞。「你叫我來是爲了要問我關於那個叫孟菲爾斯的人。他死了。」

「不錯。」巴斯戈古魯說。「你知道誰殺了他嗎？」

「當然知道。」赫卡提人說。「大家不是都曉得了嗎？」

「不，」巴斯戈古魯說。「到底是誰？」

希卡特人環視圖書室，當他的視線回到巴斯戈古魯身上時，他的雙眼空白，就像洞穴中的小洞洞。

「顯然我錯了。假如我知道，涉案的那個人希望沒有人注意到他的行爲，那我又何必必要爲難他呢？假如我過去知道，現在我可不知道了。」

巴斯戈古魯口沫橫飛，搶着說話，李道夫却以嚴肅的口腔代爲求情。「這種態度很合理。」

巴斯戈古魯氣得七竅生煙。「我認爲他的態度可恥！兇殺案都已經發生了，這個傢伙說他知道真相，却又守口如瓶……我有理由把他軟禁起來，等巡邏船到來。」

「你如果這麼做，」赫卡提人說：「我會把種囊裏的東西放到空氣中。不久你就會發現整個中心住滿了千千萬萬的微生物，如果你傷害到其中的任何一個，你就犯了你現在正在調查的罪。」

巴斯戈古魯走到門口，推開了門。「走！滾！乘下一班太空船離開這兒！我不許你再回來！」

赫卡提人一句話也沒說就抽身離去。李道夫也站起身來準備走開。巴斯戈古魯伸出他的手。「等一等，李先生。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心情惡劣；我頭都快昏了。」

李道夫想了想。「說實在的，你究竟要我做些甚麼？」

「把兇手找出來！幫我收拾這亂糟糟的場面。」

「這些要求可能有點矛盾。」

巴斯戈古魯整個人陷入椅子中，他用一隻手拭拭自己的雙眼。「幫我解開謎題，李先生。」

「巴斯戈古魯先生，其實你並不需要我幫甚麼忙。你已經問過許多嫌犯，你對塑造這些嫌犯的文明至少也有粗略的了解。」

「是的，是的。」巴斯戈古魯喃喃答道。他取出名單來，瞪着它，然後又看看李道夫。「到底那一個？戴雅士波魯斯？是他幹的嗎？」

李道夫撇着嘴唇，滿臉的狐疑。「他是達卡星的騎士，是位顯然薄有名聲的鬥士。像這種謀殺只有謀毀他的自尊，他的信心。我看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

「唔。千燭國的菲雅米拉呢

？她承認她打算殺死他。」

李道夫皺了皺眉。「我懷疑。以愛的消耗致人於死當然不是不可能——不過，菲雅米拉的動機不是很曖昧嗎？據我所知，孟菲爾斯對她的嫌惡已經傷害到她的名譽，因此，她使出渾身解數，想要恢復自己的名譽。如果她能夠利用自己的魅力和誘惑來困擾可憐的孟菲爾斯，逼得孟菲爾斯走上末路的話，她的面子可大了。如果孟菲爾斯以別的方式送了命，那她可是全盤皆輸。可能性：百分之一。」

巴斯戈古魯在名單上打了個記號。「桑恩一九九呢？」

李道夫伸出雙手。「他沒穿上殺人的服裝。就是這麼簡單。可能性：百分之一。」

「那麼，」巴斯戈古魯嚷道：「班佐索和伊姆布利卡這兩個教士呢？他們需要一個犧牲品來祭祀他們的神。」

李道夫搖搖頭。「這件事是個大敗筆。這樣的祭祀太過隨便，他們會被打入地獄，萬劫不復的。」

巴斯戈古魯順口提了一下。「假如他們並不真的相信這一套呢？」

「那麼又何必費勁殺人呢？」李道夫問道。「可能性：百分之一。」

「好吧。還有史達卡德。」巴斯戈古魯想了想說：「可是你堅持他不可能在人證面前幹下殺人罪……」

「看起來極不可能。」李道夫說。「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譬如說，孟菲爾斯是個江湖郎中，那些野人都是騙子，而史達卡德則涉及這個騙案……」

「是的。」巴斯戈古魯熱切地說。「我自己也有類似的想法。」

「這個理論的唯一漏洞是，它不太可能成立。孟菲爾斯是位聲名卓著的人類學家。我觀察過

那些舊石器時代的人，我相信他們是真正的原始人。他們胆怯，對許多事感到困惑不解。文明人若有意摹倣野蠻行爲，往往會在無意中誇大了對象的野蠻特徵。而野蠻人呢，爲了適應文明的方式，則多以教導他的人爲榜樣，以求心安——像這一回的榜樣就是孟菲爾斯。我曾觀察他們吃晚餐的情形，他們小心翼翼，努力摹倣孟菲爾斯的舉止動作，樣子實在好笑。後來，當我們在檢驗屍體的時候，很明顯地，他們感到迷惑，恐懼，退縮不安。我看不出有甚麼詭計，只有文明人才會耍詐來擺脫不愉快的困境。我認爲我們可以假定孟菲爾斯和他的野人都是表裏一致的。」

巴斯戈古魯躍了起來，來回踱着方步。「這麼說來，那些舊石器時代的人是不可能殺害孟菲爾斯的。」

「可能性太小。此外，如果我們同意他們是真的原始人，我們還必須放棄史達卡德是同謀共犯的想法。而且，在我上面所說的文化疑懼的基礎上，我們還要排除史達卡德。」

「好吧——輪到那個赫卡提人。他呢？」

「比起其他的人來，他更不可能是兇手。」李道夫說。「有三個理由：首先，他屬於非人類，因此對於憤怒，報仇甚麼的毫無經驗。在赫卡提星上，根本就沒有暴力這回事。其次，他既屬於非人類，他和孟菲爾斯之間根本沒有接觸的必要。這就好比花豹不可能攻擊樹木，因爲兩者分屬不同種類的生命。赫卡提人也一樣。第三，不論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這個赫卡提人都不可能殺害孟菲爾斯。他的手沒有指頭，只等於由肌構成的翼掌，根本無法扣動板機。我認爲你可以免除那個赫卡提人。」

「但還剩下誰呢？」巴斯戈古魯絕望地叫了起來。

「哦，還有你，還有我，還有——」

門輕輕被推開了，紅袍僧探首看了看室內。

五

「請進，請進。」李道夫很熱情地說。「我們剛幹完活。我們已經證實中心所有的人當中，只有大師才有可能殺害孟菲爾斯，所以現在我們不再需要這間圖書室了。」

「甚麼？」巴斯戈古魯叫道，眼睛瞪着紅袍僧。紅袍僧做了個表示歉意的表情。

「貧僧一直希望，」紅袍僧說：「貧僧在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夠不爲人知。」

「大師太謙虛了。」李道夫說。「一個人有了善行，理應爲人所知。」

紅袍僧俯首鞠躬。「貧僧不勞施主謬獎。貧僧只是盡人事而已。如果此地已經沒事，貧僧還有些功課未完。」

「大師請便。來，巴斯戈古魯先生，我們太鹵莽了，我們不應妨礙大師的功課。」李道夫拉着目瞪口呆的巴斯戈古魯走進長廊。

「他是——是兇手嗎？」巴斯戈古魯有氣無力地問道。

「他殺死了孟菲爾斯。」李道夫說。「這是太明顯不過了。」

「可是，這又是爲了甚麼？」

「出於內心的慈悲。孟菲爾斯曾經跟我談了一會兒。他的內心顯然受到相當的挫折。」

「但——他可以治得好呀！」

巴斯戈古魯氣忿地吼道。「要安撫他的心也犯不着殺害他呀。」

「依我們的看法當然犯不着。」李道夫說。「但你別忘了紅袍僧的虔誠信仰——姑且稱之爲「輪迴」吧。孟菲爾斯求助於他，他相信自己已使苦惱重重的可憐的孟菲爾斯脫離苦海。他是爲了他好才殺死他的。」

他們來到巴斯戈古魯的辦公

室；巴斯戈古魯走到窗口，望向窗外。「我該怎麼辦？」他喃喃自語。

「這個問題，」李道夫說：「我恐怕幫不上忙了。」

「懲罰那可憐的出家人好像不太對……。簡直荒唐。我該怎麼做？」

「這可真難爲了。」李道夫表示同意。

緘默了好一陣子，巴斯戈古魯氣急敗壞地猛抓八字鬚。李道夫接着說：「基本上，你希望保護你的顧客，讓他們免受誤用慈悲之害。」

「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巴斯戈古魯嚷道。「孟菲爾斯的死我可以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我可以解釋說是出於意外。我可以把舊石器時代的人送回到他們的星球去……」

「我還會同時把那個出家人和所有即使面露只一丁點兒憂鬱的人隔離。如果他虔誠熱心，他可能還會打機會施捨他的慈悲。」

巴斯戈古魯突然間把手按在臉頰上。他睜大了眼睛，瞪着李道夫。「今天早上我心情不佳。我跟他談起來……我告訴他我的煩惱，我向他抱怨經濟負擔——」

門靜悄悄地滑開來了；紅袍僧向內凝視，和藹的臉上半露着微笑。「打擾兩位了？」他一邊看看李道夫，一邊問道。「我以爲只有你一個人在，巴斯戈古魯先生。」

「我正想離開。」李道夫禮貌地說：「很抱歉……」

「不行，不行！」巴斯戈古魯叫道。「別走開，李先生！」

「換個時間也可以。」紅袍僧很有禮貌地說。他隨手掩門離去。

「我現在更難受了。」巴斯戈古魯呻吟地說。

「最好把難受隱藏起來，別讓那出家人知道。」李道夫說。

西蒙與他的小說

* Germaine Brée 作
* Louise Guiney 英譯
* 顏滿堂節譯



* 西蒙

克洛德·西蒙以第四本小說《風》建立了他的聲望，繼而他加入午夜出版社編委會。「午夜出版社」的作家都是寫作手法反傳統的革新者。不過他們所發動的文學運動，在一九七一年的「新小說」研討會之後，似乎同時達到高潮與衰退時期。

一九四〇年之後，著名作家都面臨一個嚴重的危機時期，這時恰巧是偉大的存在主義的結束期，同時也開始了兩種反動的力量。第一種反動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最先的源流可從馬瑟·阿米（Marcel Aymé）的小說《天王星》（1948）裏見到。另一種反動是文學上的，這又可分為兩個支流。第一個支流的年輕作家轉向傳統，回歸二十年代拉地奎那種平淡的風格，顯著的例子是莎岡的《日安憂悵》。第二個支流就是午夜出版社的作者，他們企圖從傳統作家如紀德、普魯斯特、梵樂希那兒尋求與傳統連續的新路線，這些作家相信文學技巧須具有理論架構。「新小說」的先鋒是阿蘭·霍布—葛力葉、娜塔莉·薩赫德和米謝·畢多，他們那時起就是研究新小說的理論與實踐的熱門對象。沙繆·畢克特和尤涅斯科的聲望泰

半來自他們深遠的影響力，接下來是羅伯·平傑，關於他的評論雖然較少，他的作品却風格眩麗而豐富。

西蒙對理論並沒有特別感興趣，但他曾在受訪問時談起自己的作品，也出席過一些新小說研討會，在《瞎眼的奧利安》（一九七〇）裏，他相當清楚地說出了他的寫作方式，譬如怎樣把正文擴散及重新組織起來，不過，他並沒提出甚麼小說理論。

西蒙初期的三部小說還是局限在傳統的框框裏，但接下來的五部作品，包括著名的《風》和《豪華大旅館》（一九六二），則幾乎跟傳統小說大異其趣。經過五年的寂靜，西蒙又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寫出《故事》和繼續創作了三部「小說」與一正文，《教訓》（一九七五），這闡明了與《瞎眼的奧利安》相隔五年之後，一個正文如何交織在一起和在過程中如何對應轉移。

西蒙寫作的初期階段結束於五十年代末，這時他採用自傳性的寫實主義技巧，並揉合了美國小說的創作手法。第二階段是試驗期，但還脫離不掉傳統的素材，保留着情節、人物和組織格式

* 本文節譯自 Germaine Bree,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3) 281 - 88. 原題為 "1950-70: Marguerite Duras and Claude Simon." 題目為譯者所加。

，讀者讀來並不覺吃力。西蒙的創作技巧源自喬也斯和福克納。這期間西蒙漸漸受到評論家的批評和群眾的注目。接着他漸漸進入改變重大的第三階段，西蒙自己也說，他的小說已和傳統小說格式大異，在這期間他參加各項新小說的辯論會，這使到他的書有一定數量的基本讀者。

戰爭陰影在西蒙的作品中幽魂不散：如西班牙內戰（四本小說，尤其是《豪華大旅館》）；一九四〇年戰敗的悲痛（《法蘭德之路》）；「解放」後的法國（《格列佛》）；第一世界大戰和更遼遠的法薩爾戰役（小說也題名為《法薩爾戰役》）。在《法薩爾戰役》裏，到希臘旅遊的第一人稱敘述者閱讀凱撒的戰事錄。《豪華大旅館》除了勾憶西班牙內戰外，也喚起西班牙侵佔南美的記憶。這些零碎的歷史回憶片斷部份是自傳性質，西蒙作品中常不斷出現單一的地理背景，如法國西南部、單一的地理背景，如法國西南部、單一的家庭、單一的人物探索單一記憶形成的一千個迷宮，但卻從來沒有好好把這些場景「放在一塊兒」，只是讓它們本身「敘述自己」，而讀者也看着指涉的事件真實地在眼前淡入淡出。

繼《故事》後，原本作為正文運作起點及內在發展依據的虛構敘述者及（理論上的）正文製造者，現在消失了。只剩下一個握筆的人，內心充滿寫作的慾望！從他與不協調、並列的事物的關係開始，開創出一「正文」來——文字在書頁上編織並衍生成，通過語義複雜的相互作用、隱喻和音調節奏產生各種效果。寫作變成一項冒險，一種語言劇，可將語言相互擴展和重新組織起來，形成意料之外的組合。

雖然範疇有所改變，但作者還是把我們帶回作者握筆書寫的最初行動。他的企業引起了作家與已回復「運輸」功能的語言的

關係這問題。西蒙在一九五五年左右進入實驗期，放棄使小說對指涉的現實架構發生關係，雖然開始開始時他還是免不了讀者期望在小說中看到的一般成分：如人物、情節、敘事觀點。

西蒙的小說也可說是「回憶小說」（尚·胡塞語），屬於普魯斯特傳統，畢多的兩本小說及平傑的幾部作品（如《質詞》）也可歸入此類。作家置於時間和空間裏的單一人物藉不同的聯想從特定的過去時間回來，使他眼前的情境重生，但那是一種似乎隱藏着某個謎團的不連貫片斷。舉例說在《法蘭德之路》裏，喬治，一個被遣送回國的俘虜在路途中的某夜，他和一名叫柯琳妮的女人睡覺，這個女人是他的表嫂，他曾經目睹當高級軍官的表哥在一九四〇年山崩時死去，這些事件形成一系列連續不斷的內心獨白，他的情緒波動，不斷想起他和表哥之間的關係問題。在《豪華大旅館》裏，一主角的回憶時而和喬治的回憶交錯重疊，這個人在巴塞羅那求學後，在那兒生活了十五年，現在他又回到巴塞羅那，同樣的程序又展開了。有耐心的讀者可以依事情發展的先後秩序把這些事件照歷史時間重新組織起來。

克洛德·西蒙在寫作試驗期中開創了另一路綫，這就是英國評論家史提芬·希斯所稱的「肌理重現」（retextualization）。西蒙本身也是一個畫家，故能通過繪畫的觀點，來把形式上的敘述組織難題貫通呈現在作品中。身為一位作家，他怎樣能夠容納和控制這些凌亂的聯想衍殖鏈環，並將之呈現在回憶裏？西蒙熟讀普魯斯特、喬也斯和福克納，清楚的區分出「回憶小說」的三個層次：（一）一個人記憶裏存有的東西，性質全異的事件、物象及人物；（二）敘述者企圖捕捉累積記憶的事件發展程序；（三）作

家試圖賦予事件的回憶秩序。

西蒙所體驗到的人生是不合情理及無意義的，所以他作品中呈現的回憶記載是無結果或無目標可言的。它不像《往事回憶錄》或《改革》那樣，在結尾時有最後的合理決議。西蒙的作品就好像巴洛克畫風般把不同時間層次的各種形狀堆放在一個畫面上，他把一定的空間壓制注入這些回憶記載裏，使其產生動力，然後依據一定的意識趨向發展下去，形成類似圖畫的組織。一旦建起了最初的方位，他可以把性質全異的記憶一字一字的形成片斷，然後又在片斷注入「催化劑」，譜出動作，一個敘述者的想像世界，接下去故事節奏產生的回聲和對應。作為西蒙作品中的「催化劑」是白鴿、破舊的海報、巴塞羅那廣場中消失的宮殿、或者好像在《故事》裏的敘述者在一個舊辦公室抽屜內找到的一輯明信片。

在這觀點上，小說佔有回憶，以前在寫成文字時變成了「現在」，而那些敘述組合則圍着幾個「輪軸」（里卡度語）發展，其中一個「輪軸」，舉例說，是在《法蘭德之路》裏邊的一隻死馬，這隻死馬在這本如四葉苜蓿的小說裏曾四次作為回返的據點。它們是「試驗」的故事，作者以書寫行動從半磨滅的歷史裏拯救出來的「片斷」。這種寫法已經脫離傳統的格式；傳統手法通常通過一個敘述者向讀者敘述故事，而讀者也接受這種常規，相信話一定由某人說出來。西蒙却使故事及其呈現方式脫離作者和敘述者的關係，換句話說是讓敘述者本身在關係的架構中摸索尋找認同。西蒙用使他惡名昭彰的長句，用現在分詞來「使表現」（借用他自己的話）出書寫的角色。正文隨着回憶的甬道和那些意義仍然存疑但已建起了一個精神風景的聯想，（這個精神風景

就如同祭壇後之畫幕的構圖。小說《風》有一個副題：祭壇巴洛克裝飾品再現之嘗試。換句話說，西蒙有意要用文字來重現一個繪畫彩屏。）而漸漸成形。

作家的工作是把想像轉成為語言，並重新結合回憶的「殘跡」，展現一個新的正文。敘述者「喬治」，據說是根據西蒙的真實生活而塑造的，在《故事》裏說了最後一個字：「我？」然後就消失了。從時起西蒙就嘗試玩文字遊戲（音調的聯想，一語雙關，比喻，換喻——通常根據一些視覺上的物象，但也偶爾利用疊聲字：例如「繖花兒一傘兒」「Umbel—umbrella」）或者實驗一個「具體主題」（如一張畫，一個日曆牌）。

西蒙依據實驗小說的進化曲線，把人物和情節減至最低點，企圖為小說尋找一個新「形式」。他創出自我創造的正文，但一般讀者除了費解的不連貫外，是什麼也看不出來的。西蒙不斷重申他相信書寫的自我和寫成的正文之間，以及所經驗的現實與「翻譯」成語言之間的關係，自我廣布正文裏的互相交換必須轉變。它的存在形式並非一自滿或自主的主體，不是批判本身以外的世界，而是在自己周圍創造一自給自足的世界。作家倒是獲得了新的謙遜。西蒙擴展了題材，也轉移了讀者的傳統活動領域。

大略瞭解了西蒙在《風》、《故事》中的實驗形式後，我們難免認為現代法國作家的文學企業無不受歷史意識影響。這是事實，即使主張把文學和它的再現及指涉功能分開的人，包括六十年代的「新新小說家」，也難免受此影響。人們的態度已經變了，且還在改變中，並將繼續改變，而小說和它的表現情態之間的關係也在變，作家對書寫功能的觀念，用來表達自己的辭彙、表現手法、所選擇的風格，往往跟

他們在這個世界裏省視自己的方式密切相關。

暫時拋開歷時性的觀點吧，這些作品畢竟離我們的時代太近了。讓我們視新小說為一整體，從共時性觀點來探討個別作品跟別的作品間的關係。這些作品的一些主題相互回應。其中兩大主要課題為：（一）歷史，它又跟命運及時間主題有關；（二）對人類意識及自我本質的不斷探索，這往往與死亡及創造主題有關。另一方面，自我沉溺已成為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對上承十九世紀的神話動物——人，以及「新人」的沉思。

我們也可以辨別出一些魂牽夢縈的意象來，例如：獸。馬洛就曾喻人類內心為獸，塞利內則預言人性已無可葯救地淪為獸性；克洛德·西蒙小說裏也出現百多個有關獸的意象和隱喻，而瑪格麗德·杜哈斯遊牧部落飢餓乞丐就是獸性的寫照。獸和獸性、暴力、情慾以及死亡，透過書寫正文的處理，在中立化——也可以說是自然化——的文學作品裏神出鬼沒。這類文學作品也常出現夢或新感情帶來的希望及使人類聚合在一起的友情。布列東、馬洛、卡繆、杜哈斯都分別依自己的手法呈現了這些主題。

對作家來說，書寫仍然是超越人類的，換句話說人能透過書寫改造自己。從布列東開始，法國作家就顯然致力於為讀者創造一種假設的，潛在的經驗而非重創讀者所熟悉的固有經驗。布列東曾說，詩是違抗的行為，散文或許是追查行動。反抗和追尋成為這時期的文學言述裏最普遍的兩種形式，而這也解釋了文學言述跟文學傳統，以及見證文學之為文學的經典之間所建立的尷尬關係。

瑞典學院給一九八五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蒙的評語為，他的作品「在狀態人類情況時，結合了詩人與畫家的創造性與對時間的深刻體驗。」



*克洛德·西蒙像

西蒙作品集評

*唐鍾文譯

西蒙小說裏的現實

克洛德·西蒙從來沒有設法隱瞞他內心一個困擾的信念，而且這信念也支配了他的小說：他相信人類個體與這世界共進退，並且難逃短暫或新陳代謝的命運。西蒙在他的小說裏由於深信物質的不定性，結果破壞了藝術作品的秩序所加諸經驗遞傳的虛構穩定性……

西蒙顯然並非第一位試圖顯露穩定性的幻象的廿世紀小說家；許多人在幻象裏過着舒適生活，西蒙自己也像他的前輩，特別是《嘔吐》的薩特，把幻象與中產階級的自滿與虛榮聯在一塊，而視之為永恆。但西蒙沒有被階級意識所侷限；他攻擊的是每個人，包括他自己，的世界的磐石，至於拯救本身並非來自某些淺顯的教條，而有賴於勇敢承認事物的自然方式。

在西蒙的小說裏，「現實」有二種不同程度的密度：一為「日常生活」現實，具有永恆慰藉暗示；一為「真正」現實，它重建這世界的構成要素及我們的時間經驗。真正現實為一干擾及侵略性的事物秩序，很少人有能耐活在這現實裏……

西蒙永遠曉得他要在小說裏呈現一幅怎樣的現實風情畫，而他的技巧也漸漸大胆與一致，讀者面對的抗拒力量也就增強了，於是置身他那堅持轉變的世界變成了不愉快的體驗。同時這樣不舒服的感受却是有限度的，因為在西蒙毫不退縮的物質主義裏，相對力量並非創造與毀滅，而是非統合與再統合。因此現象世界作為一整體無從否定的存在需要某種慰藉。正如馬魯——龐地（Merleau-Ponty）所說的：「這世界只有一般的絕對肯定，而沒有任何個別的絕對肯定。」

(John Sturrock)

西蒙小說型態

西蒙在安德希·布衡訪問他（刊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廿九日的《文學新聞》）時透露自己如何在《法蘭德之路》裏發明一種「空間」的設計……。如果我們依西蒙給布衡的建議，從短直的花梗畫起，以一筆畫出紙牌的梅花么點，畫出來的圖形顯然要等到第四次回到定點才大功告成。因此書中的死馬出現四次。喬治在德·列薩死前不久初次見到馬兒；他與以格列夏逃過第二次埋伏後發現他們又回到牠身邊；後來他們躲到鄰居的農舍去，喬治在離開前二度見到馬兒，他第一次見到馬兒時一個德國兵使他們的行程耽擱。如果鉛筆第四次穿過定點，很自然的它會再行過已畫好的圖樣或葉子之一。（本書分為三部份，跟三圈環符合。）故此在書的最後六頁，死馬最後一次出現後，我們發現自己再次跟喬治在一起，隨在德·列薩筆直的軀體後，馳向上尉最終的劫難或勝利……

即使這些生活型態破壞了，西蒙作品的型態依然存在，它三位一體的秩序象徵高高在歷史與時間零零碎碎的失序之上。而秩序的親蜜戰友依然是「美」，不只是戈耶恐怖的蝕刻版畫《戰爭劫難》那種，而是我們比較熟悉的美，由於西蒙抑鬱的短暫意識而形成深刻的感覺：那是年輕女人的美，騎師的綢衣及純種馬兒的美、作戰前的騎兵中隊的美、未經戰火蹂躪的法國山河的美、垂死貴族的古老理想的美。西蒙也許認為生命毫無意義，但他無法使我們或他自己相信生命並不美好。

(Vivian Mercier)

*選譯自 Derba Popkin 與 Micheal Popkin 合編的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New York: Frederik, Ungar, 1977) 第二卷頁409-17 題目為譯者所加

西蒙小說手法

霍布—葛力葉在《妒嫉》裏取消了時間，他構思故事的方式有如一枚無盡地旋轉的螺絲釘，不斷把讀者帶回相同的地方。克洛德·西蒙却有不同意圖；他要取消的是生活過的時間，並代之以另一種時間。他藉不同的方法來實驗。有時是長句的文體，不然就是許多加括號的子句，或完全沒有標點符號。西蒙這種寫法似乎不只是把內心的獨白完全表達出來，同時保持連續感及變化，更是要表現沉默的思想，這種思想不落言詮，只憑藉模糊的意象，一意象引發另一意象。西蒙的第二種方法則是進步的發現：作者為他自己發言，他在開始時已經對題材很熟悉，而讀者在開始時是不知道的。事件的暗示也很明顯，雖然作者後來才加以描述。有時也做點評論，雖然直到後來才記述下來。換句話說，現在所說的話不到後來是無法明瞭的。顯露切題事實是進步的，隨着故事進展訊息顯露得更多，但整個故事都分散着訊息。西蒙的第三個方法跟第一個方法有關，為意念與意象的聯想：單單一詞已足以勾憶起過去或往事，而該詞即刻溶入所勾憶起的東西。我們或許注意到這種行動很少是有意識的想法；相反的，它通常只是夢的行動。但西蒙的人物可不是在做夢，至少在字面上不是……

談西蒙的小說，勢無法避免談及這點：他所有的方法可以在福克納小說中找到，特別是福克納《亞薩龍！亞薩龍！》時期的作品。不管我們對西蒙的才華看法如何，讀他的小說總難免有讀仿作的感覺。

(Jean Bloch-Michel)

評《風》

克洛德·西蒙的《風》很可能是新寫實主義最壞的表現。這是一本不尋常、文字格外華麗的書。男人未出世就劫數已定，是個半白癡半夢想者，對攝影十分着迷，返回風掃盡過後的村莊繼承土地。他沒有本事、沒資金，受「正派人士」敵視，却想接管葡萄園。他在旅舍住宿，却幾乎愛上旅舍女僕，她是個吉普賽過氣拳手的情婦。這對男女偷了一盒珠寶，寄放在他們這位朋友處，後來深信就要被捕，於是雙雙自殺。最後，我們的主角跟他一位憤世嫉俗的族人搞上奇怪的關係，終於放棄了窮鄉僻壤的土地，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在那兒找尋甚麼。

《風》是部虛假而沒有情節的偵探小說，同時也是一段文學失語症的旅程。它的華麗片段讀起來像福克納最難消化的篇章的法文劣譯本。你從一句長達三頁的句子開始，然後裝滿了冷硬的同義詞，最後是一組組以大量沒甚麼啟示的虛點結束的片語，組合這些片段的孤寂愚人或聖人一路結結巴巴到底。洛德赫蒙有一回在手術檯上慶祝雨傘與縫紉機的意外相會。他被人打過。西蒙在寫《風》的題詞與，嗚呼，墓誌銘特引用了梵樂希的話：「這世界不斷遭受秩序與失序這兩種危機的威脅。」讀了西蒙這本書，我們感到如果說舊式與通俗小說把一切都簡化成故事，某些未來的現代作家則以極其令人疲乏與凌亂的方式來表現心理的失序，而毀滅了一切。卡夫卡至少曉得失序可以用有秩序的技巧來表現。但像《風》這樣一部實驗小說却像許多長氣的超現實詩一樣冗長。複雜永遠不能做為令人打瞌睡的文體的藉口。

(Olivier Todd)

福克納信徒

克洛德·西蒙常被稱為福克納信徒，他也坦承借用了這位美國大家的一些技巧。《草》中人物過的生活就多少有點像福克納的《當我死時》中的方式。一如福克納，西蒙應用文句與語言策略來使他的正文充滿密度與艱深，令人想起《喧嘩和騷動》、《亞薩龍！亞薩龍！》中較晦澀的篇章。批評家如是形容西蒙的風格：句子是連數頁，段落超過十來頁、充滿附屬子句、括號的大手筆、不斷重覆連接詞與副詞，現在分詞泛濫、妨碍比喻的修飾詞（如「多少有點像」、「有點兒像」等）……。西蒙的文體造成許多讀者與批評家的困擾，正如普魯斯特與喬也斯的句子曾被評為沒有形式與無從解讀。其實作者的意圖是慎重的，他要喚起語言的活生生的活力，他要創造一種永遠存在的現在感，像波力希·巴斯德納某片語中草的存在，西蒙即借用來做小說題詞：「沒有人造歷史，人們不再看歷史，看見的只是草的成長。」賈克·居薩諾比較了普魯斯特與西蒙後，用一動人片語來形容西蒙的作品：「過眼雲煙回憶錄」。

《風》近乎是個偵探小說（這文類在法國影響不可謂不深鉅）。正文的一切都經由一旁觀者的意識過濾，他試圖利用支離破碎與矛盾的証據重組一勒索與謀殺的故事。當教授兼敘述者收齊了資料，從法國南部小鎮的背景來看，我們感到整個新組合頂多也只有短暫的效率，最後終要像被風吹散的雲那樣消失。這是一部自我創造同時又自我毀滅的小說，其涵意已蘊含在那奇怪的副題裏：「試圖重組華麗的祭壇飾畫」。

(Bruce Morrisette)

新舊小說的區別， 結構主義者如是說

* Jonathan Culler 作 * 張錦忠譯

溝通與晦澀的正文間、「傳統」或「巴爾札克式」小說與現代小說（通常以「新小說」為代表）間，及其最新化身——賀蘭·巴爾特所謂的「歡樂正文」與「極樂正文」間的區別，對結構主義者研究小說十分重要，儘管在促使人們注意及秩序與可解性模式方面有用處，這區別却構成了威脅：它將建立一種妨碍我們研究小說的曲解對立。幸好巴爾特自己也含蓄地承認這些只是實用性概念，而非正文的類別。他發覺有些人要的似乎是完全現代而確實晦澀的正文，「無影無踪可覓，跟當道的意識形態斷絕的正文。」但這將成為「沒有繁殖力，沒有生產力，枯燥乏味的正文」，無法引起反應。「正文需要有些有影有踪」——有「某種意識形態、某種模擬、某個題目」。至少要有板有眼，或一點暗示，正如顯覆要有「明暗對照」（《正文的樂趣》，頁五十三）。而相反地，正因為沒有變成枯燥乏味，「溝通」或傳統的正文無從做到完全預示或明顯可解；它必須在某方面挑戰讀者，促使讀者重新閱讀自我與世界。史提芬·希斯（Stephen Heath）評論新小說如何跟巴爾札克傳統小

說一刀兩斷時說，新小說透過書寫活動，表達了世界乃一組發言體系：「書中的意涵體系將成為一意義體系意象，讀者在日常生活中深為之吸引。」當然一切為小說辯護的話都設定了某種關係的存在——讀者閱讀時所體會的意義對自己的生活也意味深長，能使他重新觀視生活。新小說雖然反對舊典範的易解與連貫性，可是也跟傳統小說一樣，有賴於正文與日常經驗間的連繫。

巴爾特指出，我們可以二種方式來思考這種作為結構主義者基本批評策略的對立。或許我們可以說，在傳統與現代正文間，在「歡樂正文」的樂趣與「極樂正文」的快感間，只有程度的分別：後者只是較前者延後、自由的階段；霍布——葛力葉乃自福樓拜中發展出來。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樂趣與快感是兩道沒有碰頭的平行力量，現代正文並非合乎邏輯與歷史的發展成果，而是跟傳統決裂或對傳統反感的形跡；因此，二者皆樂意閱讀的讀者，本身並沒有體驗到綜合的歷史衍續感，他的閱讀生活裏充滿了矛盾，他的自我是分枝的自我。（《正文的樂趣》，頁卅五——六）但我們也應該超越巴爾

* 譯自 Jonathan Culler 著
Structuralist Poetics
 (Ithaca, N. Y.: Cornell
 UP, 1975). 頁190-92.
 題目為譯者所加

特一步，說明他提出這二種觀點，乃因為我們面對的，並非一種小說取代另一種小說的歷史過程，而是恆在小說裏頭的對立：那是一種淺顯可解與問題範疇間的張勢。正如批評家朱麗亞·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指出，小說在開始時就含有反小說的種子了，並由不同規範的對立構成（《小說的正文》，頁一七五——六）。令人震驚的是，結構主義者論及傳統古典正文時，他們總是終於發現異溝、不安、顛覆的例子，及其他可以輕易視為現代的特質。由這觀點來指認小說（在福樓拜與霍布—葛力葉、史登與索勒間）有其連續性，並無法逼使我們放棄視「快感」為由決裂或破壞可解性造成紛亂的極樂這意念。

如果我們依這個方式來研究小說，則結構主義者的觀念適宜用來研究小說整體，而不只是某一類型的現代正文；我們也把研究重心放在小說的連貫性與可能性，這正是小說研究所重視與要挑戰的領域。另一方面，小說研究還有三個重要領域或次體系，其文化規範尤其重要：即情節、主題、與人物。不過在討論這些規範之前，我們該看看結構主義

者視小說為一階制體系的理論，我們討論認同的敘述體基本規範、及敘述體研究本身的分門別類。

卡弗尼斯特（Benveniste）認為：「我們可以界定一語言單位的意義為其綜合一較高層次單位的能力。」我們可以套用這原理，要求小說言述的單位應跟其階制結構的功能認同。巴爾特認為瞭解正文——

並不只是追蹤故事，同時也是指認各層次，把敘述順序的橫貫連繫投射在含蓄的縱貫軸。閱讀敘述體並非只是讀了一字又一字，也是越過一層次到另一層次。（「敘述結構分析導論」，頁五）

雖然不大有人注意及讀者如何越過一層次到另一層次去，語言體系的層次之重要已促使人們假設，若要在另一領域進行一結構分析，「我們首先必須分辨各種描述層次，然後透過階制或綜合的觀點來看」（同上）。文類的規範也可以視為可能形成層次及其綜合。閱讀的過程乃含蓄地指認出構成某層次的元素來，然後一一詮釋之。最後，我們也可以藉說明來看看二個界綫分明的層次——為瑣碎細節層次，一為敘述言語行動層次。

* 西蒙自己的畫



評西蒙的 《法薩爾戰役》

* Thomas G. Bergin 作

* 張玉芳譯

* 原文刊 *Saturday Review*, 一九
七一年四月十七日, 頁卅六。

今天常有人說, 傳統小說經由十九世紀諸大師發揚光大, 及本世紀名家如湯默士·曼、羅倫斯、海明威發展至極致後, 已走上窮途末路, 不合時宜了。傳統形式乃某種社會型態的產物, 這種型態雖然整體結構適宜、有規律, 却已逐漸腐敗了。因此, 如果要有創造性的文體, 我們所熟悉的小說形式就得退位讓賢, 把天下交給法國人所謂的「反小說」; 這種新形式普魯斯特與喬伊斯早就在醞釀了, 而在佛克納小說中已開始萌芽。它跟超現實主義, 心理分析及廿世紀社會習俗改革一樣, 佔有重要席位。

如果我們接受上述說法, 則《法薩爾戰役》顯然是這種小說新類型的絕佳例子。這本書拋棄了一切傳統形式的元素: 故事毫不相關, 沒有明確的主角(事實上, 也不太看得出是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敘事觀點), 結構不明顯, 甚或沒有可以辨識的方向, 更沒有道德或社會「教訓」——這却是從狄更斯至福斯特諸小說家所樂此不疲的。

上面雖然指出《法薩爾戰役》沒有這個那個, 但我想當作品

複雜到難以用正面的述詞來說明, 採用反面的說法是可以諒解的。而且這本書一定是關於甚麼的; 我們也可以找到二段或許可當綫索的話。在題為「字彙」部份有一長達二頁的句子, 作者在句末寫道:「我們必須重現這系統的整體性, 像一個移動物體不斷地改變幾個定點那樣。」數頁之後我們可以看「○在讀藝術史關於德國文藝復興畫家那一章:『他們從不靠抄捷徑來獲取最重要以及最合理的目標。細節總是掩飾了整體, 他們的宇宙並非連續的, 而是充滿了並列的片斷……』」克洛德·西蒙在較早的一部小說裏說自己的處理方法差不多是隨便從舊菲林剪下一組不同順序的東西來, 然後重新接合, 有時也讓它重疊。

實際上《法薩爾戰役》是一齣連續故事——這詞兒含有順序的系列之義, 也許說是情節與意象的混合重現更適宜: 凱撒的戰爭報告摘要(他在公元前四十八年擊敗龐貝於此役)、主人翁(或別人)的戰事回憶, 從地下鐵車站出來的人群坦率而簡短的描述、殘酷的性交場面(我們今天

沒有了它怎生是好?)等等——在好心出版人的推荐廣告欄裏, 這些都好好地歸了類的。而作者所尋求的, 當然是把更強烈的真實敘述出來。這遠比舊小說給予我們的寫實深刻多了。作者設法涉入心靈深處, 到記憶、期盼與純粹觀察經驗無法無天地混合在一起的地方, 以達到更寫實的目的。而極盡詳細之能事地描述農場機械、郵票、景色, 那種極度的精確使人產生一種幻覺。也許全書可視為幻覺刹那的記錄, 而聖人與罪人都曉得, 幻覺本身自有其真理, 這也正是西蒙與他的幾位同道, 如阿蘭·雷布——葛力葉、米謝·畢多所要努力表現的真理。

這種章法的誠意與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我們該置疑的倒是這些「視象」能否傳達給讀者。這是一門需要花心血去適應的藝術; 而在目前, 我們只能說, 吾人大可以研究文化史文獻的態度來研究, 視之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象徵: 諸如殘篇斷簡、道德懷疑論、感人的唯我論。但二十年後本書是否還有讀者呢? 或者那時只有大學生在研讀呢?

深焦

* 黃雪艷



No 1

我有點不明白，當她在床上梳理如洩的長髮時，你如何能對她繼續大吼，而不跪下來吻她素白的腳踝？

你激動得大叫：「你少不了我」我想，這句話說的是你自己吧！要不，爲甚麼你每一次的消失都以回到她身邊爲結束。然而，你們看不清彼此，她或許在最後一刻看清了，也放棄了。而你，在多少年後回頭冷眼看自己時，還令我悚慄的說：每一次的過去都可以再創造！你在藍色的氛圍下與她共舞，我聽到歌者無限輕淡的唱着——昨夜的那一場藍色的夢……。

你以前不願只守她一人；而却選擇未來孤守那一份往日情懷。我只能做到瞭解，無法同意。

低頭步出劇場，「情蝕」這齣戲一點一點挑動我的情緒。她易碎的憂鬱，他無助的堅強偽裝，劇作家再創造的愛情試煉，Sam Shepard 的尖銳，阿晃的愛情觀。我遂轉開暈眩的頭，冷冷的夜幕壓下來，我渴望燃一根菸。

進入劇場確實必須一些勇氣，以前在中山北路的 Studio 偶爾看別人演自己，總是忐忑不安，柔軟的刺帶來強忍後陣陣麻痺的痛楚。有時自己模仿「我」，覺得不真實中又有時間流湧的觸動。生命流轉得不着痕跡，却可以在劇場中碰撞出更鮮明的時空。

於是任過去在心理結成厚厚的繭。像瑪莎·萬蘭姆的“Lamentation”，只是不去與那件無形的外衣掙扎。表情不再是心境的表徵，我偶爾揭開冷凍的四季，就會忍不住想起臺上的自己。

然後，十月走過，冬天已在窗外逗留。我在寒流迴旋的小房間與易卜生討論所謂永遠與綿延不絕的生之喜悅。然而對他結束

談話的方式有些失望。他讓奧茲渥去坦負群鬼的罪。這樣的高潮未免令人心痛。生命的凋萎只允許喟嘆而沒有直接的反抗。我寧願像海達·蓋伯樂一樣用槍口對着過去，對着未來，結束現在。那一記槍響比奧茲渥臨死時呼喚着太陽更令我顫慄。

在一個煙抽得特別兇的夜晚，我聽到田納西·威廉以單調而沒有變化的聲調唸：「你不可能每天每晨醒來都能證明你是完全醒了。對、對、尤其是有些早晨，你的左臂和左胸上還有洩露秘密的針孔。夜晚所熟悉的又延續到早晨，提醒你別忘了受傷害的心室——。」

在一間鄰近的書坊，幽幽的燈暈下邂逅穿着優雅，提着旅行袋，但掩飾不住交錯猶疑和震慄的白蘭釵。黃昏溫暖的藍調鋼琴，褐色的屋頂與紐奧良城正以一種飽滿的生命力自她背後升起。

當史丹利把紙燈籠交給她時，她大叫，就好像那扯下來的紙燈籠是她自己一樣。我看到她臉上迅速烙傷的血肉模糊，整個生命的龐大陷阱正以四萬倍高的速度向她壓縮，並且擠裂皮膚，鑽開血管，試圖蠕聚在她蒼白緊張的肉體中。白蘭釵與生俱來的代面，被史丹利輕易舉的揭開了。

我闔上書頁，似乎略微感染到她細碎神經質的咄咄逼人。這樣一個角色在現實生活中我無法徹底的經驗，可是在田納西緩慢和處處充滿人性危機的引介下，白蘭釵杜拜斯以超越現實世界百倍的真實站在我面前。以致我不得不思索悲劇在個性與環境之間的張力。最後，白蘭釵平和的說出她的識覺下的幻想：「不管你是誰——我經常都是依靠着許多陌生人的仁慈的。」

她的存在是立體的追尋，而非平面的接受。她在幻想世界中假設許多生活情狀，而又在自覺或非自覺中否定它們。她努力創

造機會，又不斷給予阻力。我想，她不是期待生活在沒有風暴的春天，而寧願在嚴冬裡守望春天的來臨。

No2

爲了在冬天與我的朋友更冷靜的溝通，我在午夜步上高曠的天臺，燃菸後注視一種硬體的孤絕。思考似乎不停止硬化我的血管。然後在羅丹的雕塑「行走的人」中，找尋到一種由內向外突挺的原力。我悟到觀照力與內省力對一位藝術家的必要。反覆觀察那一幀關於不敗追尋的殘缺塑像，深深摸觸到自己感情與理性中的某種硬度，於是物事變成客觀，而我是所有主義與理念互相印証中唯一不變的存在。

詩與愛情各自在生命中蒸發它們輝煌的意象，豐饒得像海行的夜裡墜落整個宇宙的星系，於是在小小的斗室中，我着手將它們還原整合，關於經驗與經驗，起點與句號之間的備忘錄。在窗前坐下，看人群如何沸騰一個冬日午後。咖啡呈現一種硬體的浪漫。有人告訴我你對咖啡的看法就是你對做愛的感覺，我笑着看煮過的雲和樹，無條件收容一些無傷的謠言。

波斯菊的詩行自足底展延絕有的氣質，在我十月瓷麗的杯中，盛滿龐沛的香氣。

一群年輕人抱怨自己有受難的情操卻沒有機會。他們熱烈爭辯一些關於純粹理性批判的觀念，然後在一種近乎宗教情操對未來虔誠的責難下，他們突然躲在自己的臂彎裏哭泣，並喃喃訴說不被接受的愛情。

救贖！救贖！我逃逸，繼續沈默底研究詩與劇本。然後，在手札上寫——（存而不論）

有些事情變得和戲劇一樣了。

我寫詩，把節奏與意象安排得像生活一樣跌拓起承。黑咖啡帶來一點點屬於絕緣的對話，絕對嗎？不見得，但却比榻榻米上的帳蓬遊戲更真實。走進 cafe 去感覺那一種感覺。他們遞來一根長壽，說：讓你演的角色爲你下註腳吧！

No3

我們是有權預支死亡的，喬伊。我等待，可是黑夜並未携來簽上名字的詩集。請繼續吃葯片、點眼葯水，並和死亡天使對話，我看着日夜凝縮得更飽滿的瞳孔，爲天堂鳥注滿清水。

對話有結束的一天嗎？請爲我描述奉獻，你穿着黑衣在舞臺穿梭，休息時淋浴然後做愛。喬伊，請爲我描述不歇的熱枕。水銀燈點燃你今夜精神分裂以後，我在廿二街轉折之外等你，到時請爲我點煙，並說帶我去你和死亡約會的化粧室。

我相信你的笑容與攤開的手掌已給我某種啓示。

可是我們必須穿過天堂鳥歇足的隧道入口，會有人兜售五元一盒的定寧。喬伊，給他一份驕傲，告訴他你在創作時感覺自己患了絕症。

我想這種病已在我的胸口化膿。喬伊，你在思慮自己生命與藝術的困境時，糾結的眉頭十分好看。你抱怨還有許多場舞未完成，你抱怨心臟乏力。然後在病床上撫弄護士的胸脯，因爲醫生要你多起來走動走動。

我們低頭踱過每一道長廊，影子時而分離時而彼此欺壓。光亮的曠場有無數對互相依偎的黑影。喬伊，如果有一天我們忘了怎麼來到，又走不下去時，你是否能為我描述絕症的徵狀？我看到你的妻子與情婦為你編的一支舞，呵，死亡請快速來到。

如你所說，這是一個混亂破碎的世界。我曾經那麼相信藝術與愛給我的衝擊。一天天耽溺在歇斯底里的情緒中，墜入一個連完成一首詩也不得不去拼命推翻的窘境。於是，心理醫生說我得了妄想症，或者類似攻擊性迫害的角色。當雨永遠不停，我看到長滿青苔與黴菌的四肢與臉龐，喬伊，把你的神借給我。

我們輾轉來到陌生的海岸。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正在舉行類似殘酷劇場的儀式，他們穿着蘇格拉底時代的白袍，一群海灘的幽靈，用海水滌淨破時代輾過太多傷痕的肉軀。我們在無人的岩礁坐下，風雨已經來到，我們跪下來，因爭辯而疲倦睡去。

菸、眼藥水、頭痛片，淋浴後在鏡前攤開手掌說：節目開始了！你與死亡天使的對話倒很實在。這樣一個人臨死前還唱：“Bye-bye, I'm going to die”。現實的驚駭與困頓和幻想中的美學結合在一起。你在靈魂的死亡中印証自己的存在。誠懇得近乎天真地把最後一場導給自己看，然後對着病床上的自己說：喬伊，你又忘了台辭了。我想鼓掌：你站起來宣佈把掌聲藏在椅子下。

No.4

武士：由於我對人們的漠不關心，我已經孤立的人群之外了。我生活在幻影的世界裏，監禁在自己的夢和幻覺中。

死神：然而你並不想死。

武士：不，我想。

死神：那你還等什麼？

武士：我要知識。

安東尼·布拉克疲倦的聲音在小教堂繼續沉澱，這是一個不是憤怒也不是不憤怒的告解，鉄柵影子烙在他臉上，被烙了印的死囚犯，他等待答案，而更大的空無壓向他。當人一旦感到自己的虛無時，將不自覺對自己產生一種揉合悲憫與愛惜的專情。然而這種自我的不肯定，無法促使他繼續成為理性上不變的據點，於是他只是他靈魂的肉體。反觀布拉克意識到的却是生命本身的無力，對人類與神的不肯定，他的專注擴大了，對存在不斷多向度的探討。在追尋的過程中，痛苦的意象一次次加速他跌入死神架構的生之陷阱。

在黑夜凝固的最後壁壘中，這群人試圖擁抱生命的掙扎。武士說：一切都過去了，我累了。

我必須從今生獲得啓示與救贖——他們又遞過來一根菸，另外一組人上去了，又是一種「圓夢」的情緒。我和自己對弈，面對流動的昏幕和海面，把身份與心情刊進不變的棋盤。在楊楊米上輪流設定不同的愛情狀況，輪流經驗介於感覺與知識間的人生場景。用力捺熄菸，抹去臉上的白粉，在略帶猶疑的寓言識覺下，似曾相識不妥協的等待，把故事扭轉到一個奇異的情狀中。

兄長的即興過程中，我從懷孕的婦人到畫家的情人到旅館裏雙人床上陌生的女子，或許純粹

模擬，或許在無法自羈的情緒中激動的對導演大喊：對不起，我走不下去了。

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旅程，在選擇角色的同時遺棄一些曾經耽溺的假面。

夜晚準時來臨，我和無言的布拉克對視，我們又回到起點，主題與風格在課程的時空輕輕流轉。就在那黑暗的暴風雨的天色下，他們已經起程，死神溫柔的侵襲，叫他們跳舞，手拉着手排成一列，死神永遠走在最前面，握着鐮刀和漏斗，史卡特彈着七弦琴跟在後面。他們正跳着離開黎明的曙光，跳向黑暗之國度。雨水正為他們洗臉，釋清他們淚水中的鹽。

* 本文為第三屆旅台大馬現代文學獎（1984-85）散文組主獎作品。作者為時為政大中文系四年級學生。該屆文學獎作品已結集成《三寶山的遐思》一書。





罐頭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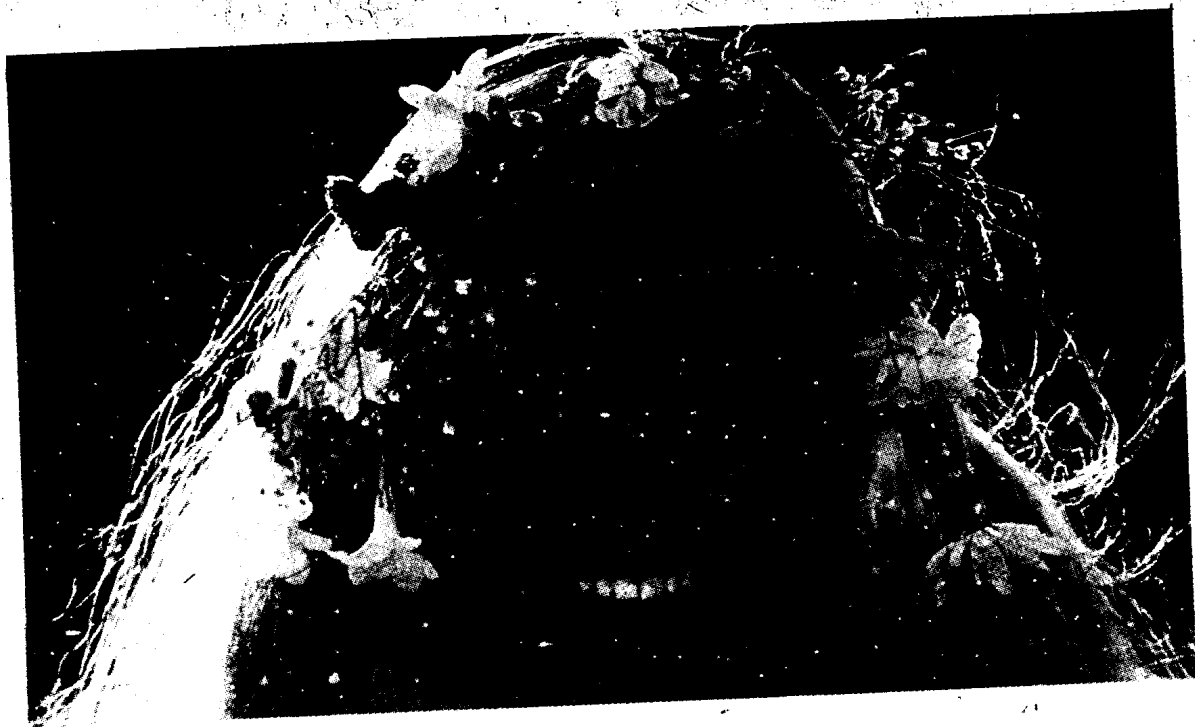
■ 林家顏

或許有一日全世界的水仙也會得憂悵，你的牛仔褲也是藍色的，說不定就因為這樣，所以音樂奏起來了，我們去跳舞罷。不要想航海和水手和碼頭，聖誕節，要去吃燒火雞。下雨，共撐一把大傘罷，心情不愉快，去看一部電影。假期去旅行，請別生氣請別生氣。在你面前，只想做罐頭魚，看也不用看別的男子一眼，什麼都不管，天塌下來也不管，安安心心倦縮着身子（讓他們把他們的頭顱想歪掉），做一尾開開心心的罐頭魚。

明天我要問你這個長長的英文字怎樣唸，而且你倒說說看到底電影有趣些還是書本有趣些？看，影樹又開花了，這條街這麼長這麼蔭涼和美麗，還是別吵架罷，我才不捨得你去喜歡別個女子，天氣這般熱，放李安納柯翰的情歌罷，沒音樂怎可以到老呀！

不曉得三十歲過後有無機會對你說：「這衣領上這樣紅掉一塊，到底是蕃茄汁還是某個艷女

的唇印？小心我打斷你的狗腿！」日子漸長，很容易信任你的一雙手，很容易認為你有一張薄荷香的臉。十一月十八日天氣晴，等着你來吻我的唇，然後共同著散步四條街，游一個泳，回來兩人吃掉一個西瓜。到底要不要考慮白頭偕老或生一個小孩的問題？你還說過什麼計劃呢？都忘了，只記得你手錶的牌子，只記得你喜歡的鞋子的顏色，只記得你鼻子以下的曲線，只記得你的髮型和氣質。因為只記得這些零零碎碎的，而老撥不出時間及心思記下其他更重要的，譬如說你鼻子以上的曲線，譬如說你後頸的骨節，譬如說你近視的數度，所以只能見到你時愛笑，發發脾氣說無意義的言談，如果某日晚餐之前忽然想起緣份的問題，那麼我會花心思一個比罐頭魚更有趣的比喻和方式來向你致歉我的善忘和淡漠，而你是一定要原諒我的。



善女子

■ 林家顏

因為一直想吻你的面頰而不敢吻，唯有把腳步放得很慢，微微的笑，不經意的迷茫眼神，很沒有辦法，閒閒的從凹陷的椅子上站起來，穿一件和天空一樣藍的衣服，鬆鬆骨頭，走到街上去，買一本書，看一部電影，或買一打橙和一個麵包回來，沖個涼，聽卜狄倫唱醉人的情歌，然後又坐到床上懶洋洋的讀幾行詩，開了風扇，頭髮乾掉的時候也就剛好睡着了，詩集可能掉在床上或掉在地上。醒來也就醒來了，像週末，出奇平靜，不想懊惱也不願意發愁，只想花一些時間仔細觀察路邊長着的花花草草，樹的形狀及葉子的顏色等等。可能過後會坐下來寫一封信或一首壞詩，或者什麼也不做罷，坐在時間上行雲流水的過掉，感覺像嗅到搽在身上的粉，一種玫瑰的幽香。

因為一直想吻你的面頰而不敢吻，唯有什麼也不談，沒什麼勁，淡淡的喝下杯裏的可樂，做

一盤沙律吃掉，照舊和其他的男子出去吃吃茶，聊聊天，說說笑，抬起頭看到星星夜下的一架飛機緩緩的飛過，靜靜的聽別人胡吃，禮貌的笑，夜涼如水，回罷，轉個身把剛才說的忘個一乾二淨。看來也只有那樣了，發不出脾氣，把晒乾的衣服收回房，該摺的摺好，該燙的燙滑，總不能站出去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令旁人笑話。也根本不想去唸法文，臨睡前會聽到隔鄰的貓叫，心裏只想到明早不知會不會下雨？但覺沒有什麼事值得挑起一道眉，能夠瑣碎的，工作做累了倒頭大睡就夠美妙了。

因為一直想吻你的面頰而不敢吻，唯有沒什麼自信，沒勇氣惹人注目，默默的站起來按巴士鈴，陪媽媽去量身做衣裳，坐在爸爸的辦公室裏翻百科全書，然後一起上館子吃午餐。天黑了就不想出門了，那麼就站在遙遠的天邊，看別個女子吻你的面頰好了。

當你走時我不再留你

* 渺群傲



那個月我閉上眼睛走進一座城堡。裏頭有很大很厚很濃的霧。霧在走動我的影子也直立投在霧上與我平行的走。我很奇怪因為影子總是修長地貼在地面上蠕動的。但是那個時候連地是什麼顏色都看不見了。你這座城，我到後來就後悔沒有深思熟慮一番便闖了進去。真的該死。被你當小丑一般舞弄一回還沾沾自喜以為春天來了。

可是我不要恨你。不要不要。不。要。我知道恨一個人很難而恨的反面是甚麼。那未免太便宜了你。我叫自己不可再做這種傻事。後來我洗了髮自浴室走出來，電話響了老半天我只是坐在木椅上用毛巾抹乾頭髮。有一種淡淡香味傳出。我也不知是市面上哪個最暢銷牌子的洗髮水能有這種香味。是 CLAIROL，

NEW & TRENDI 還是 FOLLOW ME？我抹着長髮時想到的不外是你還混蛋。的確怨你。又很想復仇。又想到以前童話裏或者神話裏復仇的王子。細節都不記得了。大概也不記得了。最近的記性差了很多。好像七老八老沒有牙齒的阿婆婆。然而依

舊記得你曾說過的每一句話。

而我常常幻想到了一個噴水池邊，有很眩目的燈火閃動。我用迷茫的眼光看你。你似乎不是我心目中一直認定的形象。不是了。再也不是。我很難過。當你我知道我有一天發現了這個感覺時你一定會懊悔。我要讓你知道後果。然後看你的目光就會像冰塊一般冷冽。且無情。爲甚麼你要假裝把陽光帶了來又輕易收了回去？壞人是有報應的。難道你沒有讀過那些壞心腸的人被神仙棒一指變作老鼠一類的小動物呵？如果我有一支神仙棒我會把你變成一塊石頭。你太濫用感情了。所以我要將你所有的情感都收回去。讓你變作石頭。如果我有如斯能力。但是我沒有。我是難過的。因爲你到底傷了我的玻璃心。

你走吧。說過再也不會用心去留你。我寧願去關心我家土地邊雜叢長着的彩色小花卉。寧願去望一望某個梳着幫客頭的馬來仔。寧願喜歡我一直喜歡的保羅·賽門、加芬哥、張艾嘉。明天還會遙遠。很很遙遠。我已下了決心不再冒險。得到不完整的我永遠不要得到。我們的戲在我冷

漠的眸裏演完。你讓我有一股衝動去攔你一巴掌。但我怕浪費了我的力氣。免了你。

後來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靠書桌的床邊坐着。拿了課本讀專專心心地讀。有時也會隨着聲帶哼兩句。用了的計算機偶爾會忘了關上讓電池平白耗費電力。依然用淡紫的筆汁寫詩。洗碗抹地。泡圖書館。與知心相談。發脾氣。快樂。累。

我縱然是不高興這樣子生活也擺擺手笑將出來。這個世界每日都有誰在談論誰與誰的不是或者燦爛。我好好的活着。爲的是要讓你眼紅。當然是要漂漂亮亮地做妹仔。畢竟我沒有多少的廿。之後相信仍會收到很多枝的艷麗玫瑰。不怕不怕。之後也不會與你講太多太多的廢話。只是一句你好嗎我沒生大病天空雲多某人的稿又登了。

原本你是我思想裏的主絕。

後來你成了咖哩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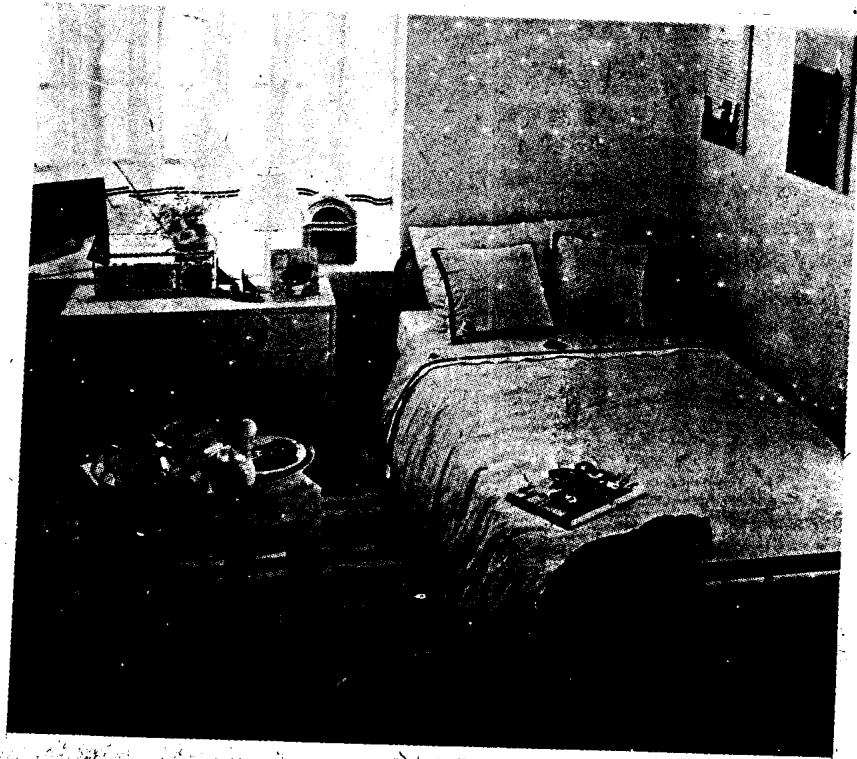
再後來你是一瓶可有可無的汽水。

至到你變成了空氣裏的微塵。

我張開多大的眼珠也看不見了。

傍晚時回到鎮上

* 林 森



傍晚時回到鎮上，在人來人往中，我與許多不相關的人擦肩而過，偶爾兩個人的手掌在擠迫中相互碰觸，似乎能感覺到彼此身上的溫暖與汗濕，在餘暉中交纏成爲一種特殊的氣味，令我想起立在海港等你的那些時候，心中浮泛的茫然思緒，而海面上，暮色已經降落，並且隨着風移向我，港外泊着的貨輪瞬間亮起了燈，我一轉身，暮色已近迫在四周，而你在長廊的遠處，吸着煙，緩緩走向我。我總是一眼就看到你的水手帽，你又會看到我的什麼呢？

傍晚時回到鎮上，在一間小小的餐館中，我埋首吃着晚餐，喝着冰凍的啤酒。整座小鎮的人與我都互不相識，他們操着我聽不懂的語言，用他們奇特的手勢與聲調交談，口沫噴濺在灰色的衣襟，隨即失去踪跡。來到這裏已經五天了，每日早晨，我踱步離開居住的旅舍，到十二公里外的海邊，無所事事的晒着太陽，聽無線電播放用電子吉他樂隊伴

奏的流行歌曲，每一首似乎都是情歌，因為聽不懂，只覺份外柔情無限。這樣子就過了五天，也許明天早上，我就會搭上南下半島的火車，離開這座小鎮，像你搭上離港的貨輪，歐洲？北美？中國？我總是沒有你固定的方向，一年內總有七個月彼此失去對方的信息。你在每一個彩色的港。逗留，你到賣花的小巷買一束一束的紅玫瑰，你在深夜流連街頭，穿黃色的衣服，戴草帽，用口琴吹奏 Jim Reeves 的鄉村調，蒼涼寂寞。是的，你說你是個蒼涼的人。我倚在欄杆，微微笑着。你說我是個寂寞的人。你吐出一口煙在我臉上，它立刻把我的視線佔據了，雖然就在你身前，我却無法看清楚你那一刻的容顏，彷彿我們只是兩個陌路人，你的蒼涼，我的寂寞，誰也理會不了誰，而時光不停流了過去，我仍舊是微微笑着，聽着你的說話，似乎遙遠，似乎靠近。踱着步去水手俱樂部的那段路，你却沉默了，我替你燃上煙，我

們肩碰着肩，有黃色的碎花落在你髮上，你當然不在意。

傍晚時回到鎮上，在旅舍的小房間，我望出窗外藍色的天空，沒有雲。這個國家的天空總是一片湛藍，像一座大海洋，覆蓋在頭頂，遠遠的遠遠的傳來海浪聲，似真似假，我最是分不清。而我還有什麼事情可做呢？盯住傍晚時仍舊湛藍一片的天空，把應該想的東西想過一遍，夜色就全然降臨了。我起身，立在鏡子前刮鬚，淺淺的痛楚戳穿我的皮膚，我遂記起你的鬚子，我遂記起你的眼睛，我遂記起你的沉默，總是令我不安與迷茫。後來你梳洗完畢，我們來到街上，雨開始一陣一陣下着，你奔過雨，我隨在身後，我們在一間咖啡店找到一張斑剝了紅漆的圓桌，我們的髮與衣服濕濡的貼在身上，你說這陣雨下得好。我回首望着雨，看到幾個撐着傘行過的男人女人，整座島嶼的行人都撐起了傘，把自己與天空隔離。你喝一口咖啡，嚼下一片烤得微焦的牛

油麵包，雨下得更急。我說你的船什麼時候走？你說下個星期三。我這一刻方覺我們的相識與相交，在時間滾滾的紅塵萬丈中，是越扯越細的一根線，似乎不在，仔細看，却又發現它的存在，只是距離已十分遙遠，再也不容易相見。我想你也是此刻方覺吧？

傍晚時回到鎮上，收拾好衣物，寫幾張明信片給家人，小鎮已靜寂了下來，我望下窗外，偶爾馳過一輛汽車，偶爾行過一個路人，依稀有一陣唸經文的聲音傳來，却又聽不真切。我明天就要走了，只有十四個小時，我又回到那個海港，我自然不是等你。你在那艘貨輪上，正航向那一個國家？我明天就會回到那座有一個海港的島嶼，默默的工作，默默的沉思，我會忘記你七個月，一如你也忘記我七個月，其實，一年有一個星期的見面，就也十分足夠讓我們好好生活三百六十五天。

我終於決定明天早晨就離開這座小鎮。

凌晨一時出發

■程可欣

那天是國慶前夕，也是中元節後一天，午夜十二時左右我們在找地方吃宵夜。找到地方已是凌晨一時，有人說我們是在吃早餐，一桌人呵呵地笑。圓月就在頭上，在很高很高的天空靜靜聆聽我們的笑語。如果傳說是真的話，該也有些魂，在我們身旁遊蕩。

有一刻的靜默。也許每個人都剛好想起一些心事。而我，突然憶及剛剛路過的殯儀館。兩隻大白燈籠，香燭，冥紙；聽不見哭聲。死去的人還未入棺，僵直地躺在一塊黃布之下。我在電單車飛駛而過的一刻竟能捕捉那麼多，自己也有點意外。可是那一幕却是真真實實的印在腦海中。我在想，兩個星期後我再經過那兒，肯定會有另一宗死亡。那本是離不了「死」的地方。

當我想着這些時，有人提起他明天要去接生。生命是多奇妙呵！在同一時候，有人撒手離去，也有人以一身純潔跨入。也許就在那一刻，離去的人把責任交給到來的人，但我們都不察覺，也不知道誰會來接替自己。

我很喜歡「生生世世」這幾個字，但不知道自己的前生是甚

麼，來世又是什麼。對生命、對死亡、對於所謂的輪迴，真有太多的疑惑。而我總是時常想起死亡，甚至曾不呼吸，嚐試「氣絕」的滋味。這種玩命遊戲到後來還是停止了，因為有人說那樣對心臟不好。我畢竟害怕英年早逝。

每次撐傘走在狂雨中，我擔心一個雷劈下來，把靈魂劈散；所以很怕雷聲。但後來發覺會劈死我的是那一道閃光而不是雷聲，就更担心了。因為防不勝防呵！也許連那閃光都未看見，就在雨中倒下，全身發黑；死得多不美麗！

還是停止想起死亡吧！想那一桌人呵呵的笑聲，想醫生朋友如何迎接新生命；或者，想來生。為來生預定一個美麗的身世，構思一段合心意的人生，（來生我仍想做人）一定像寫小說一般快樂。要哭要笑、要甜要苦、要誰來愛我，一切由我自己決定；那該是多愜意的事！那時我會選擇做一個男孩，仍然寫作唱歌。二十歲之前不涉及愛情，二十歲之後全心全意愛一個自己鍾情的女孩。我一定不像夏濟安那麼矛盾那麼優柔寡斷。當然也不像他那樣早逝。那時的我不要大富大

貴，只求像楊牧，有寫不完的詩和散文。寫給我的情人，然後妻子、兒子；或許我還有一個漂亮的小女兒。你看，那是多令人開心的事，若果真能為自己砌一個來生。

就讓我繼續想下去。想我那漂亮的小女兒。希望她適合留一把長髮，時而以彩帶束起，時而披肩，時而戴一個美麗的髮夾。希望她也寫作唱歌。希望她溫婉文靜，但外柔內剛。或許她會有少少任性，因為爸爸太寵愛的關係。可是不要緊，人必然有缺點。太十全十美反令人担心。就把我今生做不到的寄附她身上，我來生的小女兒，我必深愛她一如愛她的母親。這是一個提早一世許下的諾言。

也許每個善感的人都必須從夢幻中取得快樂，世事有時候太令人失望了。你看，我竟要逃到來世去。今生還未過完呢！然而那是我快樂的源泉。在最最苦惱時我甚至希望失去記憶，或者像個瘋子在街上歡樂地狂舞。無法控制這種恐怖幻想，也不懂是不是逃避現實。總之，那樣我也許會比較快樂。

噢，不。我肯定會比較快樂。

沙灘

■宋起聰



三個小孩坐在沙灘上。他們緊緊靠在一起。黑色皮膚的小孩似乎比較高。另外兩個黃皮膚的個子瘦小，大概十歲左右。海灘長長狹狹，積滿了海浪沖湧上岸的雜物：樹枝、貝殼、石頭、玻璃瓶、木塊、骨頭、空罐、腐蝕的葉、破布。

天色漸漸黑下來。浪潮一陣陣突湧上岸，退回海裏，然後又沖漲上來。風從海上吹過來，吹得岸邊的幾棵椰樹斜斜的。三個小孩坐在沙灘上一動也沒有動。天色更加黯了。

一九五十年代中期，我在那個東海岸的漁村的沙灘上坐了一整個晚上。我是兩個黃皮膚小孩中的一個。我們等着黑夜降臨，等着遠遠的燈塔亮起，後來又等待黎明。我們說，今晚不回去了，除非看到它。

可是那天晚上我們甚麼也沒看到。海空一片茫茫。浪潮的聲音吼響。我們並肩而坐。半夜開始感到寒冷，於是手拉手。浪潮越來越接近我們，可是始終沒湧到我們腳邊。

月亮昇上來了。月光照在三個孩子臉上。黑皮膚的男孩烏亮

的大眼睛瞪着海面。兩個黃皮膚男孩也在張望。漸漸地，他們眼前的一切都變成一堆堆黑色的輪廓。

「爲什麼沒有鳥飛過？」其中一個黃皮膚的小孩問道。

「這裏太荒涼了。」黑皮膚男孩說。

「是的，我們甚麼聲音也沒聽到。」另一個黃皮膚男孩說。

我那天晚上一直覺得天空的星星真像一面國旗。那年我們連國也沒有，那來的國旗意識。可是我永遠忘不了三十多年前的那個星夜與月光。月光照在沙灘上，月光映在浪潮上。荒涼。那年我們那懂甚麼叫荒涼。可是那天晚上，我們三人又冷又寂寞。

帆船始終沒有出現。

村人說沙灘有帆船出現。我們從下午就開始坐在沙灘等待。漁船一艘一艘搖盪過海面，可是我們等待中的帆船始終沒有出現。終於是夜來臨了。月亮昇起來了。星星亮起來了。終夜月色漸漸暈黯。終於黎明來了。

可是就是不見帆船出現。

那天我在車站等車，看到一個高高瘦瘦的印度人，約四十歲，戴眼鏡，他手裏拿着一個公文皮包。那是一張熟悉的臉龐。後來我終於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那個夜晚，我們曾經肩並肩，手拉手的坐在沙灘上等待帆船出現。

一晃眼三十多年就過去了。一切真像前生。

我們的另一伙伴據說當了商人。商人羅士朗很有名呢，人們說。他有政治背景，人們說。他越來越富有，人們說。我不知道真相如何。我只記得三十年前我們在寒冷的黑夜裏共同守候過帆船。我們那時都很窮。我們只希望看到帆船。三十年來我每次想起那個夜晚依然認爲那是個美麗的信念。

三十年來我一直沒有看過帆船。後來我離開了村子。我再也沒有跟我的印度朋友或羅士朗聯絡。三十年來我們的關係差不多是隔離在不同的真空裏。羅士朗的名字倒常在《海峽時報》上出現。從《海峽時報》到《新海峽時報》，他的名字與照片像無息地吹着的古風，吹過古堡，吹過稻田，也吹過城市。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帆船，或者他還記不記得他想看帆船

過。因爲他後來果真做了商人，是再也不用看甚麼帆船了。

而我們的印度同伴，他叫喬瑟夫。我對他知道得不多，差不多只有在翻閱《聖經》時我才想起他。

我白天在一家雜貨店工作，晚上也替別家商店做點賬。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許多的過去加起來就是三十年。過去的歲月留下了甚麼，我每次想起這個問題就想起我們那回在海灘看到的雜物：樹枝、貝殼、石頭、玻璃瓶、木塊、骨頭、空罐、腐蝕的葉子、破布……。這些雜物總像夢一般出現在我記憶的沙灘上。

記憶原來是攝影機。三十年前拍下的黑白相如今褪了點色，可是橡皮擦也擦不去！

三個小孩坐在沙灘上。他們緊緊靠在一起。黑色皮膚的小孩似乎比較高。另外兩個黃皮膚的個子瘦小，大概十歲左右。天色漸漸黑下來，浪潮一陣陣突湧上岸，退回海裏，然後又沖漲上來。月亮昇上來了。星星亮起來了。天色更加黯了……。

枯魚

* 洪 泉

一

鳳凰讀字，一面進食。

水清澈地兮，魚行似魚；空闊透天兮，鳥飛如鳥。

鳳凰領會不得這些字詞的含意，她把紙移開。不知道誰把這張紙放在她的餐座上。

食堂裡沒有其他人，同學們在上課鈴聲後齊聚課室。鳳凰不回課室。食堂很清靜，她喝杯裏的七喜。抬頭的時候，看到美術老師和那個美術代課老師坐在對面餐桌上進食談話。美術老師交待下來的海報還沒做，看見他就苦惱，那張以污染為主題的海報還不知要怎麼畫？美術老師起身到櫃台付賬；他從桌邊走過，鳳凰伸手把紙拿過來專心閱讀，以免老師過問。

魚行似魚，鳥飛如鳥。

鳳凰靜坐，鳳凰有思。

海報。

魚似行魚，鳥如飛鳥。

鳳凰。

二

七條顏色的波浪、紅、橙、黃、綠、青、藍、紫，都不鮮明。每一條顏色都漂着灰色，陽光在這海報上映得不光彩，除了七條波浪之外，在波浪之中還有魚的形象，都是灰白色。

第一條魚：一條似乎是魚椎骨的簡單線條，有點彎斜，像一尾彎曲了的焦魚；只剩一條骨，臥在紅色之中。

第二條魚：完整的魚形，由橢圓形魚身和三角形尾部組成，魚身被鏤空，那只是一幅邊緣線條的魚形，橢圓形的上端有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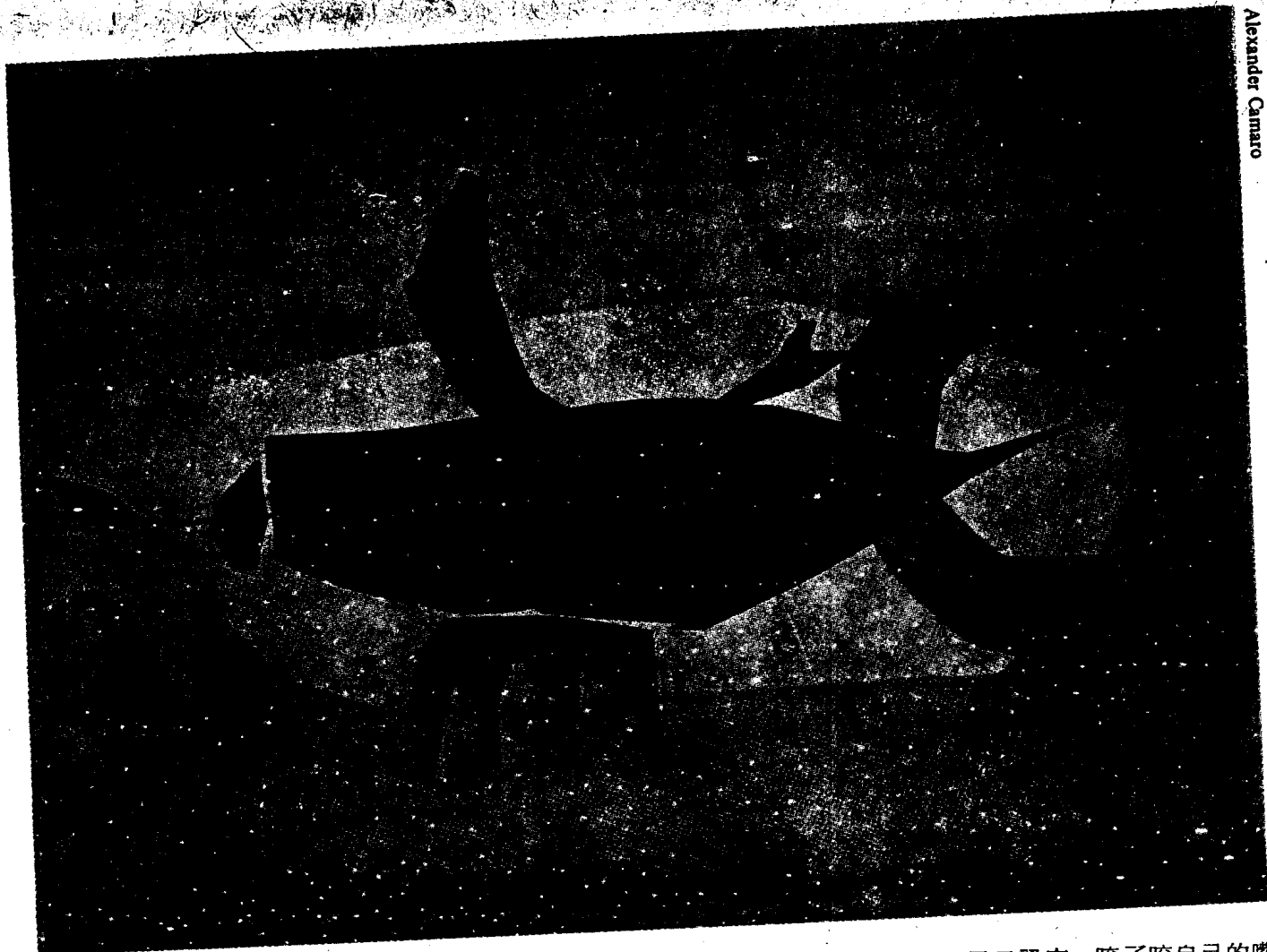
連接邊緣線的鏤空圓形，眼睛，浮在紅橙之間，紅橙在它的鏤魚身上透彩。

第三條魚：由椎形魚身和三角形魚尾組成，魚首部份畫一直線再加一橫線，魚身上有一打叉記號，它顯在橙黃之間，也是鏤空魚。

第四條魚：它現在黃綠之間，三角形魚頭，三角形中有小圓形，再有一直線代表魚骨至尾端分叉成魚尾，直線魚骨上有不規矩的釘形小線條連附，形成魚刺，三角魚頭也被鏤空，魚眼如是。

第五條魚：隱在青灰色中，一個側面扁形魚頭，中空魚眼就在頂端，連接此頭形的魚骨後推，三根不規矩的短直線代表的魚刺。

第六條魚：沒有銳角的三角



形，中有空眼，一直線接在三角邊線的中空眼向後拉，然後張開形成魚尾，它伏在藍波裡。

第七條魚：一條魚椎骨和尾形，還有一條短骨形，紫色是它們的歸宿。

七條顏色和七條魚是畫面。
七條污染的光譜。

七條灰白的魚，灰白使它們時而浮現，時而消沈。

污濁的畫面，污濁的海報。

鳳凰交上作品就離開美術室，她怕美術老師的評語，也怕聽到對他不敬的評語。

三

鳳凰坐在他身邊看他用銳利的小刀把魚鏤空，那幾條魚骨和

線魚舖在一張黑色紙上。

鳳凰坐在他身邊剪波浪形的紙張。

鳳凰坐在他身邊，看他握刀的手，紙片在他刀行過後挑脫出魚身，她看看他的手，看看他的臉，那專注的眼神是別人所沒有的，學校裡那些男孩所沒有的，他的手隱定，他的眼肯定，他那連接手臂的身體散發出接近中年的熱氣，鳳凰感到有一股溫和的熱氣在他身邊激盪，甚至闖到她身邊，她靠近他，看他的左手轉移紙而就刀行，她感到熱烘烘，像抱着白天晒過的抱枕。

「十醜！」

「哦！」

十醜停下他握刀割紙的手，斜着頭看鳳凰。

「小心點，別割傷手。」

鳳凰說完，咬了咬自己的嘴唇，嚥下口水，微笑着。

「妳很美，鳳凰。」

十醜也嚥下口水，又低頭專心刻他的紙魚。

鳳凰望他，看不出他有多醜，為什麼他叫十醜，也看不出他有多俊，不明白他為什麼叫十醜。

一陣冷風從窗外吹進來，鳳凰禁不住打寒顫，十醜抬頭，望黑暗的窗外。

「下雨了！」

「剛才就下雨了。」

「鳳凰，妳不冷嗎？別着涼了。」

「不冷，我還覺得熱。」

十醜深深吸氣，臉上露出欣怡的笑容，他再吸氣，他緩緩望鳳凰，把頭偏向她，再吸氣。

「你做些什麼啦！」

「妳身上有輕微的狐臭。」

「別開玩笑嘛！十醜！」

十醜向鳳凰眨眨眼，又低頭刻紙魚。

「鳳凰！」

「什麼事？」

「沒什麼！」

十醜偏了偏身體靠向鳳凰嗅氣。

「不理你了。」

鳳凰說着離開座位，她坐在桌子的那邊，面對十醜，兩掌托着下巴，望着十醜笑。

十醜又低頭刻紙魚。

鳳凰臉發熱。

十醜刻了一會，把刀往桌上放。

「唉！沒靈感了，沒勁了。鳳凰。」

鳳凰突地嚇了一跳。

「什麼事？」

「這些魚都刻好了。你看。」

鳳凰在桌那邊把身子伏伸過來。

十醜的眼睛停留在她闊衣領裡的乳房，細滑，豐滿。

鳳凰發覺到十醜的眼睛，她拉了拉衣領，身體離開桌面，她感到心臟和乳房一起激快跳動，十醜的眼睛也在閃動，她狠狠瞪十醜，十醜閉上眼睛，又張開眼睛對她笑，她咬了咬嘴唇也陪着笑。

「你把顏色，調色盤和水準備了嗎？」

「不是都在桌上嗎？」

「哦！」

「你說顏色用噴的，你要用什麼噴器？」

「糟糕，沒有噴槍，也沒噴水壺，怎辦？」

「用牙刷，顏色沾在上面，用手指把顏色刷洒在紙上，小學時這樣做，現在有許多同學也這樣做。」

「那麼把你用的牙刷拿來。」

鳳凰把畫紙平放桌面，十醜把紙魚放在紙面上組織畫面。鳳凰在十醜身邊指指點點。

「這些魚都是空樣子，不然就是魚骨，跟污染沒有關係呀！十醜！」

「你的同學所畫的都是眼睛看到的，或者想像到的外表，不是畫車輛噴黑煙，就是工廠的煙囪，不然就是地球烏黑，我們現在表示的是污染的結果，一朵枯萎的花，或是這些魚骨和畸形魚，讓畫面激發內心對污染的恐懼，不是對污染的不安。」

「他們才不懂這些，那些男同學一定會說這些魚骨也是污染嗎？」

「是呀！污染已把這些魚變成畸形生態，而且，都已死剩骨頭。」

「好像說得有道理。」

「你現在很像美術老師，鳳凰小姐。」

鳳凰咯咯笑，她指着紙面上的紙魚。

「這些魚骨都活跳了，不貼伏在紙上，怎樣噴顏色？」

「怎麼辦？想想辦法！」

「用漿糊粘！」

「噴好顏色，紙魚也貼在紙上，怎樣撕開？」

「沾水貼在上面！」

「對！」

「不對，不對，顏色噴在上面泛開來，不好看。」

「也是道理，總有一個辦法。」

「早知道沒有把握才不做呢！」

「試試看，你去找條濕布來。」

鳳凰按照十醜的吩咐，把所有的紙魚放在濕布上，又再蓋上濕布。十醜望着鳳凰。

「想不到你這些死魚還要洗禮。」

「我看這次沒問題了，每一樣東西都有它們的天地，鳳凰，

你越來越美了，你的熱褲和美腿有一天也被污染。」

「那時候我變成十醜怪物，你受不了，你高興囉！」

「拿一條紙魚骨來。」

鳳凰微笑，高興地笑，她看十醜把那些紙魚貼伏在畫紙上。吸足水份的紙魚那麼體貼。鳳凰興奮的眼睛瞅着工作中的十醜，十醜抬起頭來，他的雙手在畫紙兩旁向鳳凰奉獻，向她笑得十分得意。

鳳凰為十醜調八種顏色、紅、橙、黃、綠、青、藍、紫、灰，然後再拿來波浪形的紙，才發現不知要放在畫紙上的那一端，抬頭看十醜，接到他充滿笑意的眼睛。

「由底部紫色開始。」

鳳凰吮着嘴，把波浪形的紙放在畫紙底端。

「高一點，對了，我聰明的小姐。」

鳳凰忍着笑，瞅了一眼。十醜的手指沾了顏色抹在牙刷上，然後刮刷牙刷，紫色噴染在波浪形紙留下的空白畫紙上。

「鳳凰，看到了嗎？就是這樣子，一層一波噴上去，由紫色的神秘到紅色的熱情。」

「不是由熱情到神秘嗎？」

「都可以，反正這是生命和愛情。」

「愛情，嘿！污染！陽光都污染了，還有這些魚骨。」

「當陽光七彩噴完之後，把紙魚拿掉，再把它們噴上灰色，七彩也噴上一些灰色，好了，我不能老是幫你，現在由你來創造這些陽光。」

「是！老師！」

四

夜裡，鳳凰回到家時，看到十醜和她母親站在門口談話。十醜似乎打算離開。

「鳳凰，妳這麼遲回家，那像個學生？十醜來等你很久了。」

「知道了，媽！」
「阿姨，很晚了，我應該回去了。」

「你不是要找鳳凰嗎？談了才回去。」

「沒什麼事，阿姨，再見。」

「鳳凰，去給你表姐夫開離芭門。」

「好的。表姐夫，請。」

鳳凰對向她瞪眼的十醜扮個委屈的表情，十醜一言不發向離芭門口走去，鳳凰快步追上。

「十醜，你別生氣嘛！」

「你去那裡，叫人等得心煩。」

「同學的生日會。」

十醜沈默往前走。

「十醜。」

「什麼事？」

「沒什麼！」

「那張海報得到什麼評語？」

「我交去美術室就溜出來，回家睡覺。」

「我覺得你不注重我們兩人合作的成績和那種樂趣。」

「我不知道，我不喜歡聽不好的評語。」

「會嗎？」

「你還不是這樣，我的作業還不是被你評成笑話。」

十醜沈默往前走，將到離芭門時候。

「十醜。」

「有事嗎？」

「你生我的氣！」

「看到你的東西，見不到你的人，真煩。」

鳳凰默默爲十醜打開離芭鐵門。十醜面對她笑，鳳凰也釋懷笑開了雙眉，十醜在門外，鳳凰鎖上鐵門。

「鳳凰。」

「再見。」

「晚安，再見，我愛你。」

「十醜。」

五

鳳凰。

鳳凰躺在枕上。懷裡抱着抱枕。

再見，晚安，我愛你。

鳳凰輕輕噙着，牽着嘴角笑了。

鳳凰再看手中的草稿圖，那是十醜畫的，幾隻魚和幾根魚骨，再加上幾條重線波浪，還有一些顏色名詞，並且重複修改，其中有句子，陽光七色，表示陽光也污濁了，水中的生命死了。除此之外，還有原來的那四句，水清澈地兮，魚行似魚，空闊透天兮，鳥飛如鳥。

鳳凰不知道四句魚鳥來自何處，當她坐在食堂裡吃完東西時不知誰把紙留在她座旁，美術老師走過時，她想詳細瞭解它，如魚得水，鳥有天空。大概是這樣吧！她抬頭，看到對面那個人在詳細看他手中魚骨，他越來越滑稽，真想不通怎會有女人嫁給他，那大概是愛情，他把魚肉吃了，還像一隻貓，想到那怪樣子，忍不住笑出來，他抬頭，放下手中的魚骨，站起來的時候，摸取桌上的紙巾擦手，他一面擦手，一面走過來。

「老師，吃飽了！」

「不叫我一聲十醜嗎？」

「醜死了！」

「什麼心事？」

「都是你和他，吃飽沒事做，他要我交污染的海報。」

「那還不容易嗎？」

「你說容易，你就幫我做好了！」

「那有什麼困難，給我一張紙。」

鳳凰把手中的紙給他，他也讀那四句子，若有所思，一會，他看看鳳凰，看看紙上的字，看看鳳凰，對她微笑，鳳凰給他微笑。

「想不到你研究起禪偈來了。」

「什麼叫禪偈，莫名其妙。」

「禪。」

「不知道。」

「那裡來的？」

鳳凰對他搖搖頭。

鳳凰看他手中的筆在那紙上畫魚、畫骨。

「這麼簡單，又不能表示污染。」

鳳凰看他在畫魚與骨中加上波浪。

「每個人都說污染，然後污染它，我們不要，我們先表達後果。」

「好像很有道理。」

「本來就是這樣子存在着，魚的天地多遼闊，和鳥一樣，它們的空間無限伸展，愈飛愈高愈遠，愈游愈長愈深，水和空間永遠在自己身邊，剩下羽毛，剩下時間，剩下這張污染的紙，剩下你和我，時間是零。」

鳳凰又從床邊拿來這張草稿圖，她的手指輕撫紙上的畫跡，它有很沈透的凹凸痕，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才能一同分享這種樂趣。鳳凰咬着下唇，閉上眼睛，把草稿圖拋出床外。

鳳凰想取回畫稿，有一隻昆蟲停在畫上。



不明

■ 雨 子



假如我要死的話，我應該選擇什麼方法呢？我喜歡這樣子問自己，我喜歡知道死的東西，其實我七歲開始就對死亡產生了興趣。這並不是說我當時就想死了，而是我一直對死亡感到奇怪，比如人死了到底是變鬼還是什麼感覺也沒有等等。我曾經跟我的表姐說若妳先死妳一定要託夢跟我講清楚死亡是怎樣的。後來我的表姐真的死了。

喂喂，是BB嗎？

嗯。誰呀？

BB，我是表姐，其其。

喔。是妳。

嗯。

妳悶嗎？

嗯。妳呢？

嗯。爸爸媽媽都出去了。

大人不在不是更好嗎，你可以一個人把電視開大大聲，你可以打久久的電話，你更可以爬上桌子跳舞。

是啦。——不過，我還是悶。

嗯。不習慣呀？

嗯。家裏太靜了。我有點怕。

怕？怕甚麼？哈哈。

妳不要笑我。妳笑我我就不跟妳講電話。

BB，你怕甚麼？

鬼。

鬼？

鬼。我怕鬼。我的同學說學校的廁所有鬼。家里的廁所不知道會不會也有鬼？

沒有鬼的，BB。這個世界沒有鬼的！

有！我的同學說有。

表姐大過你，表姐說沒有就沒有。

可是——

你不相信我？

沒有。——相信。

爲甚麼爸爸媽媽不帶你出去？

我的假期作業沒有做完。

放假一個星期了呀你還沒做完？

我不喜歡寫字。我的手會很酸。

那你喜歡甚麼？

我喜歡畫圖畫呀！

老師有教你畫甚麼？

老師不好的，整天叫我畫圖案，一個個格子彩多多顏色，一點也不美。不知道畫來做甚麼。

我的老師也是這樣。我不管他，我時常偷偷畫樹，畫鳥，畫蘋果。

我也是喜歡畫樹。不過我更喜歡畫樹枝。一枝枝有瘦瘦有肥肥的。

樹枝那裏美？畫樹上的鳥啦！我也是喜歡畫鳥。不過我更喜歡畫羽毛。

BB傻傻的，畫那些都不美的。表姐教你你畫大象，老虎，鹿，羊……

你會畫草嗎？

草？

草。青青的草。我喜歡躺在草地上睡覺，可是媽媽說這樣子很骯髒。

草很骯髒的，草地上有牛屎羊屎紙屑——

沒有。我的草很美。我的草不會骯髒。

我的表姐死時我在她身邊一直搖她身體叫她一定要跟我講死亡是怎回事，媽媽看到很生氣，硬硬拉我走開，咀裏一直唸BB傻傻的。其實我時非常不高興別人講我傻傻的，連媽媽講我也是不高興。不過表姐講就不要緊。表姐比我大我應該聽她的話。不過媽媽就不一樣，媽媽很多事情都不懂，比如我問她為甚麼我抓不住水，她就會說BB傻傻的，媽媽不會回答我就講我傻，其實媽媽比我更傻。表姐就不同，表姐會這樣回答我：水沒有身體，當然抓不住啦。

你不用畫畫，畫畫也會手酸。我借圖畫給你看。

書？

是的。看書。看書很好的！看書來做甚麼？

看了書你就會很高興，好像你就是書中的人那樣高興。

你有書呀？

有。很多。媽媽買「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紅帽」——我有些字還不會讀呀，老師才教完一上罷了。

我教你讀。很容易的。BB不是很聰明的？

嘻嘻。

我最喜歡「白雪公主」，公主死了王子去吻她就醒來了。

死了又會醒呀？

是啦。王子很漂亮，他救了公主，然後就和公主結婚。上次電視機有做呀，你沒有看到嗎？

媽媽不給我看電視，她天天要我讀書。

你媽媽不好。我媽媽才好。我媽媽買多多書給我，又幫我寫字。

妳幾時借我看書？

我拿去給你啦。

好呀。妳來我家啦，我很悶。

現在不可以。我家裏的大人們都出去了。我一個人在看家。

為甚麼妳不跟着出去？

我不喜歡和大人在一起，大人喜歡管人。

妳媽媽呢？

我媽媽要做工。

我媽媽為甚麼不用做工？

因為你有爸爸。

為甚麼妳沒有爸爸？

……

表姐？

嗯？

我以為妳睡着了。

我有一種圓圓的藥吃了會睡的。

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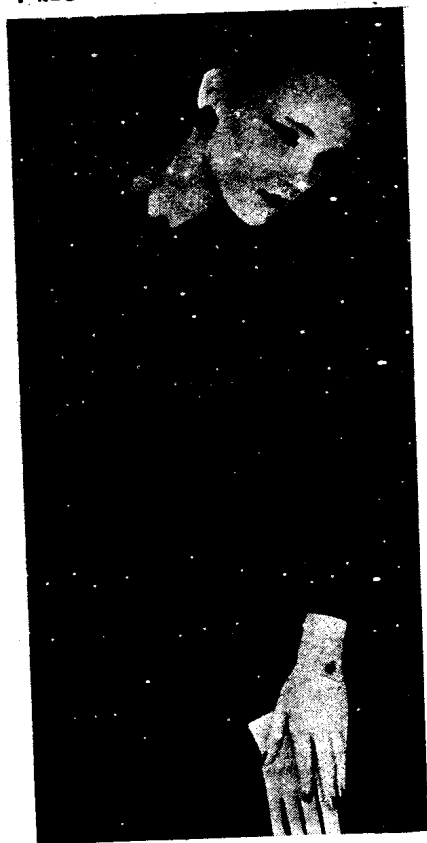
媽媽那天吃了那些藥就睡到不會醒，婆婆找人撞門進去。後來媽媽跟我講那些藥吃了就會像白雪公主那樣睡覺——

我的表姐的皮好像樹皮那樣厚，不怕跌倒，就算是跌倒流血也不哼一聲，表姐會掃掃手上的沙說：習慣了。

後來，表姐就死了。表姐是吃那會睡覺的藥死的。那一個晚上，她的媽媽和她兩個人鎖在房間裏面睡覺，像白雪公主那樣的睡下去。只是，沒有王子來吻表姐。

我媽媽抱着表姐的媽媽的身體哭到嗚嗚的，表姐的媽媽是我媽媽的姐姐。媽媽說她們是被人害死。然後又嗚嗚起來。我只知道表姐沒有爸爸，不過家裏有很多人，有公公婆婆，大姑，二姑，四叔五叔，四嬸五嬸，可是就是沒有爸爸。我也沒有問媽媽，我不大喜歡管大人的事。

可是我的表姐死了。我推她的身體叫她託夢給我，可是沒有。我一直沒有夢到表姐。我白天時拼命的想她，可是，晚上還是不能夢到她。





威爾斯對於我們

*公羽介

奧遜威爾斯向來給我的感覺是，冷眼旁觀世情時，不忘嘴邊掛上一抹似笑非笑的嘲弄。

「向來」其實又是極度不客觀的，因為作為一位導演，我祇看過他的一部《大國民》，而身為一位演員，我所看到的大部份他參加演出的影片，却又儘多是爛片，現在是連名字都記不起來了。

• 其中一部不算是爛片的《巴黎戰火》，李絲莉嘉儀為了營救落在蓋世太保手裏的丈夫，四處奔走，最後跑去求見威爾斯飾演的駐巴黎瑞士領事。

威爾斯聽罷嘉儀的要求，却道：「我記得有一次你在家裏請我吃飯，那道甜品真是非常的美味。」

《巴黎戰火》中，威爾斯只是一個中胖子，到後來，他就變成大胖子。對於美國年輕的一代，將近三十年沒導過一部電影，又常在歐洲影片客串一些小角色的威爾斯，他們熟悉的他，也恐怕祇剩下：哦，那個經常在電視上，替某家葡萄酒賣廣告的滿臉鬍子大胖老頭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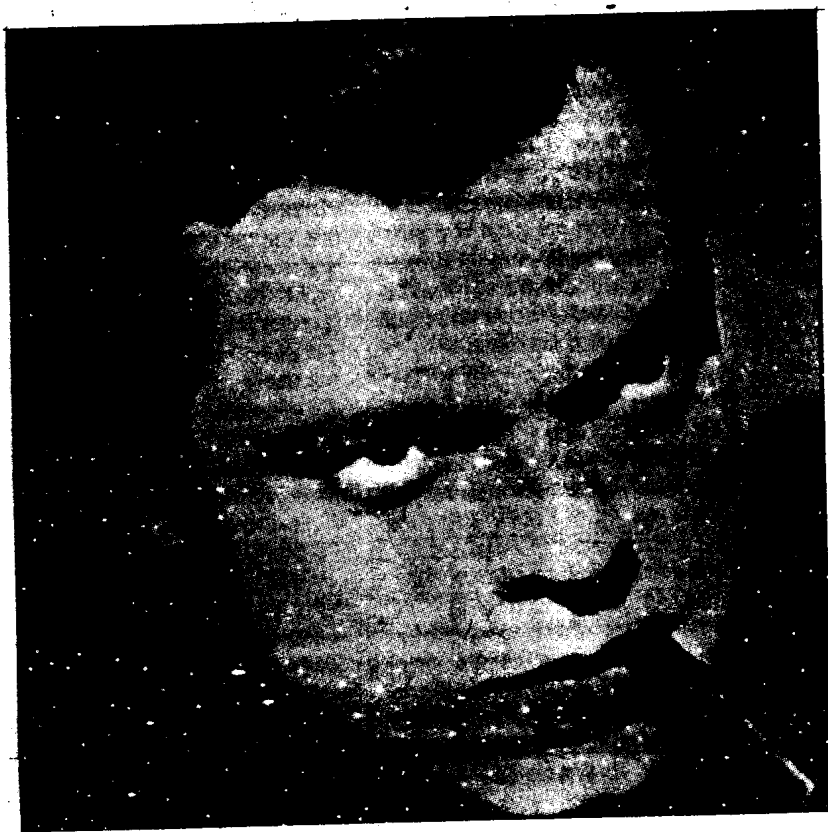
對於本地年輕的一代，連名酒的廣告也緣慳一面，奧遜威爾斯發訃聞，翻開報紙一看，也許他會道：又死一個好萊塢藝員，都不知道是啥藝員，都不知道是啥名堂，本月歸西的明星可真多，光頭影帝尤伯連納這麼有名，沒看過他電影也聽過他大名啦；而洛赫遜，竟是「快樂兄弟」，搞到得了「愛滋病」死去，他影片我倒聽老哥老姐提過些，多怕人，如此英俊瀟灑的一個人，死前祇不過剩下一把骨頭。

不認得奧遜威爾斯的年輕小

毛頭，有一天當他們就真的愛上了電影，而且又有幸看到《大國民》，他們則該當會瞭解，在電影歷史裏，假如少掉了尤伯連納或是洛赫遜，事實上也變動不了什麼，可是一旦欠缺了威爾斯，以及他對後世無遠弗屆的影響，那電影歷史就可能得因此而改寫了。

對於我，就算威爾斯一生祇拍一部《大國民》，他在我心目中地位的重要性，亦接近是一世祇寫一部傑作《紅樓夢》的曹雪芹。他們都是世間難得一見的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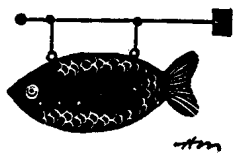
何況，《大國民》之後，威爾斯還拍了《偉大的安伯遜家族》、《上海小姐》、《歷劫佳人》、《奧賽羅》，和《馬克白》等精品。



威爾斯自編自導自演《大國民》這部處女作時，也才僅有二十六歲。可是，他去世的前三十年，都找不到甚至一個人來投資他拍電影……怪不得好萊塢的另一名老牌名導約翰赫斯頓在接到他的惡訊時說：「多可恥的好萊塢，竟然不曾善用威爾斯的才華。」

末了，我祇能說，要是「玫瑰蓓蕾」(Rosebud) 對你僅止於字面的意義，而不是像整座迷宮一樣的炫奇瑰麗的珍寶，那樣，我們之間就實在是沒有什麼好再繼續談下去的了。

七十歲的威爾斯，躺在家裏的睡床上，心臟病突發逝去前，有沒把嘴邊的那抹嘲弄微笑遺留人間呢？



蕉風

蕉風月刊

請訂閱
請推介

每本定價一元五角
優待長期訂戶
半年六期特價八元
全年十二期特價十五元

| | | |
|---------|------|------|
| 姓 名 | (中文) | (英文) |
| 地 址 | | |
| 訂 閱 期 數 | 期起至 | 期止 |
| 訂 費 | \$ | |
| 備 註 | | |

你還可以訂一份做爲禮物送給喜歡文藝的朋友

| | | |
|---------|------|------|
| 姓 名 | (中文) | (英文) |
| 地 址 | | |
| 訂 閱 期 數 | 期起至 | 期止 |
| 訂 費 | \$ | |
| 備 註 | | |

請將訂費到郵局購買 **Money Order** 或 **Postal Order** ,

連同上列表格 (可以自己畫) 寄至 :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外地訂戶如寄支票：請附加銀行手續費五角)

鋼筆水彩畫家——許少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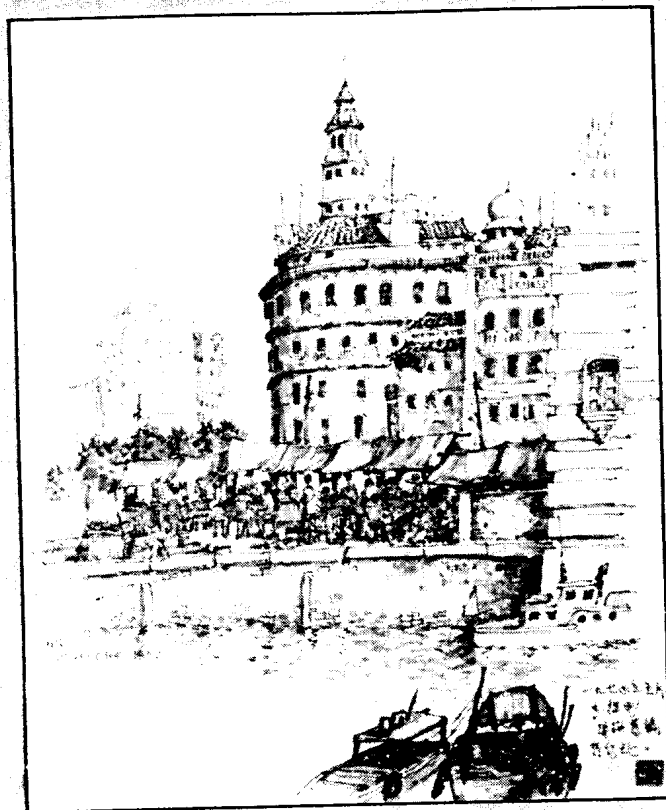
●陳惜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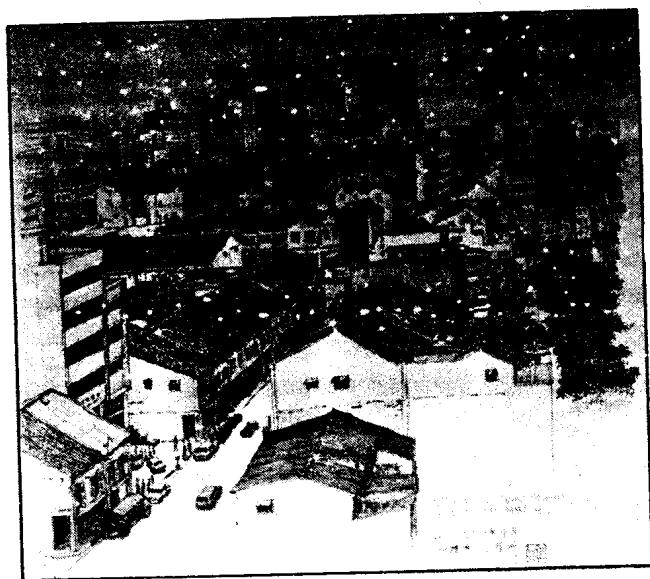
許少輝一九四六年出生，一九六七年畢業於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以後他轉赴台灣深造紡織設計，並畢業於台灣東方工藝學院。

早在檳城鍾靈中學時，他已被選為美術學會的副主席，那時他常參加檳城、威省、吉打州的學生美術比賽，常獲優異獎，令人注意。早年也曾在沙瑪畫廊舉行過水彩個展，甚獲佳評。

少輝是一位嚴謹而能堅守藝術崗位的畫家，他一直以特出精練的鋼筆水彩畫，從不間斷地寫生，終能馳聘於畫壇，他所描寫的題材也是一般市民所熟悉的，如街場中的熱鬧景象、陋巷、小販、郊區的陋屋等，他直接而忠實地憑着所見所感，用熟練的棧條，坦誠地描下日常生活之所見。他的鋼筆水彩畫不僅是生活上的記錄而已，他的作品，一如他的本性，表現出一種純樸敦厚的面貌，他是一位淡泊名利，而不斷默默耕耘的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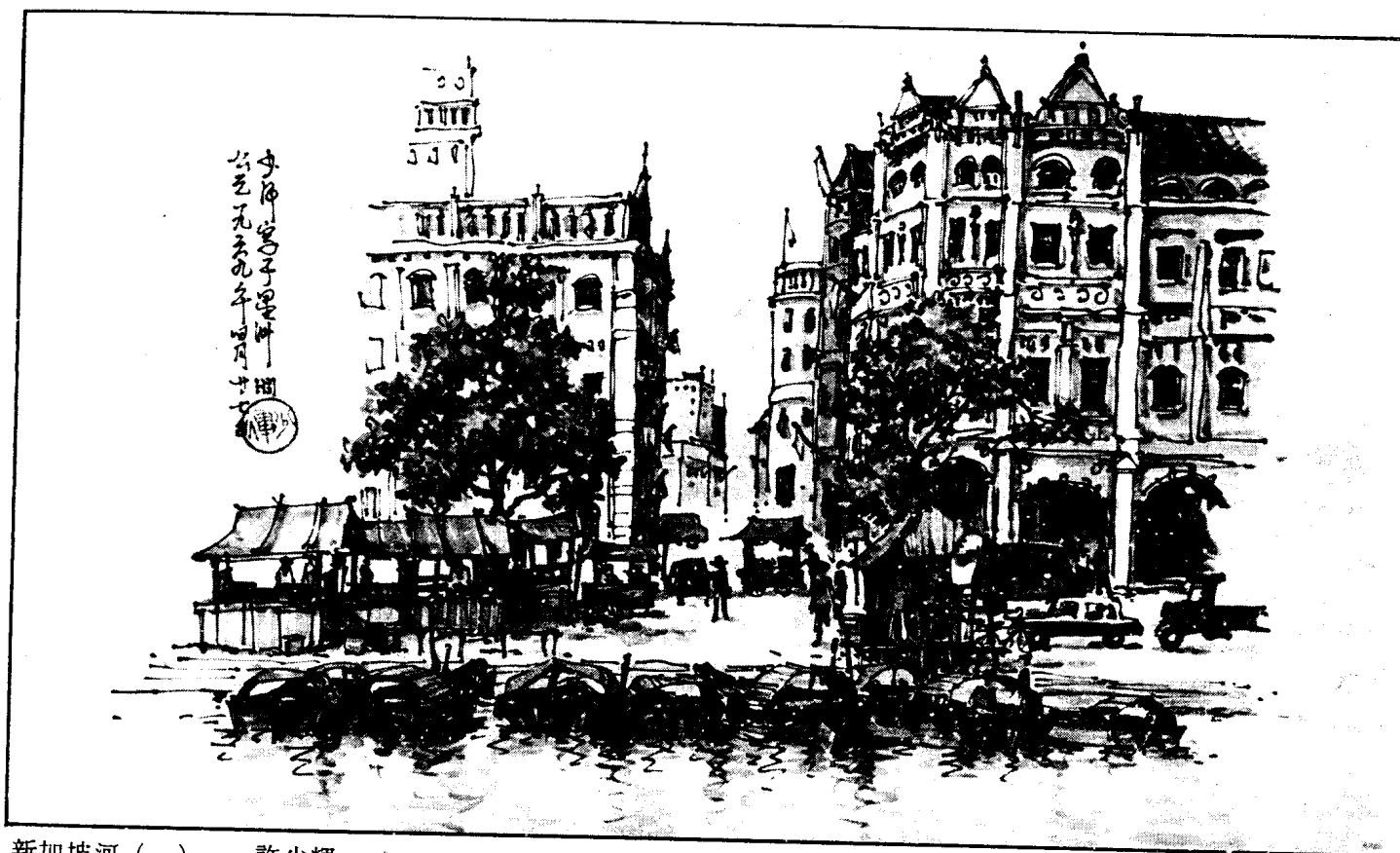
紅燈碼頭舊景（星洲） 許少輝



星洲舊景 許少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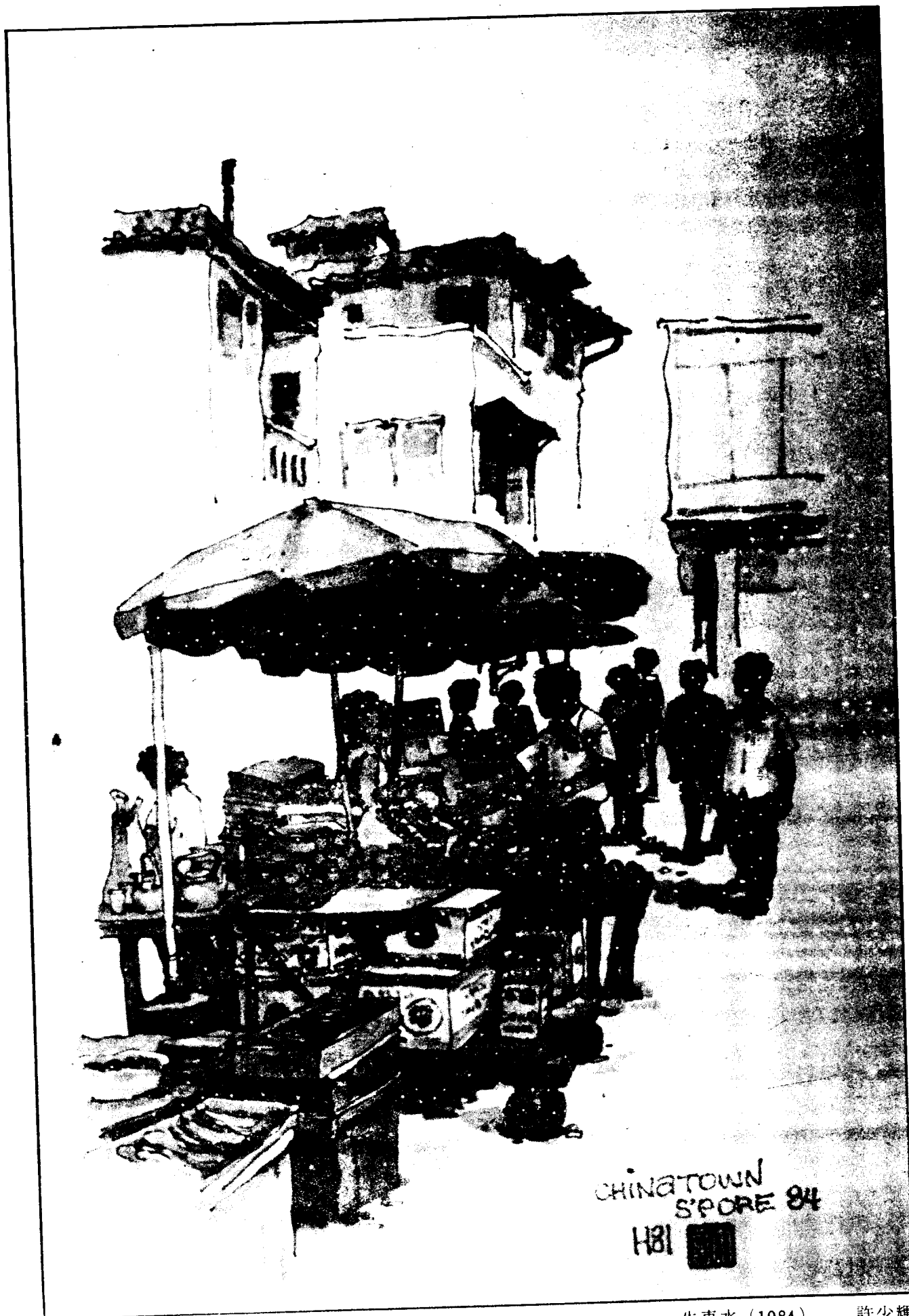
食物攤（星洲） 許少輝



新加坡河 (一) 許少輝



新加坡河 (二) 許少輝



CHINATOWN
S'PORE 84
H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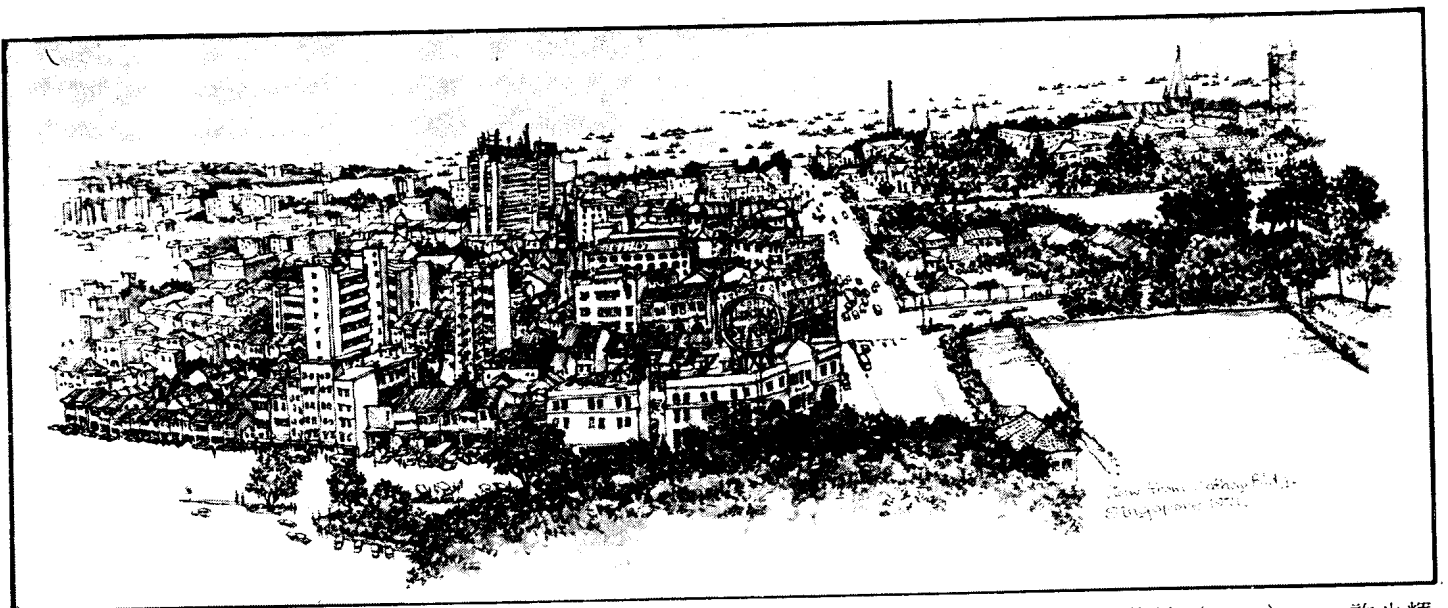
牛車水 (1984) 許少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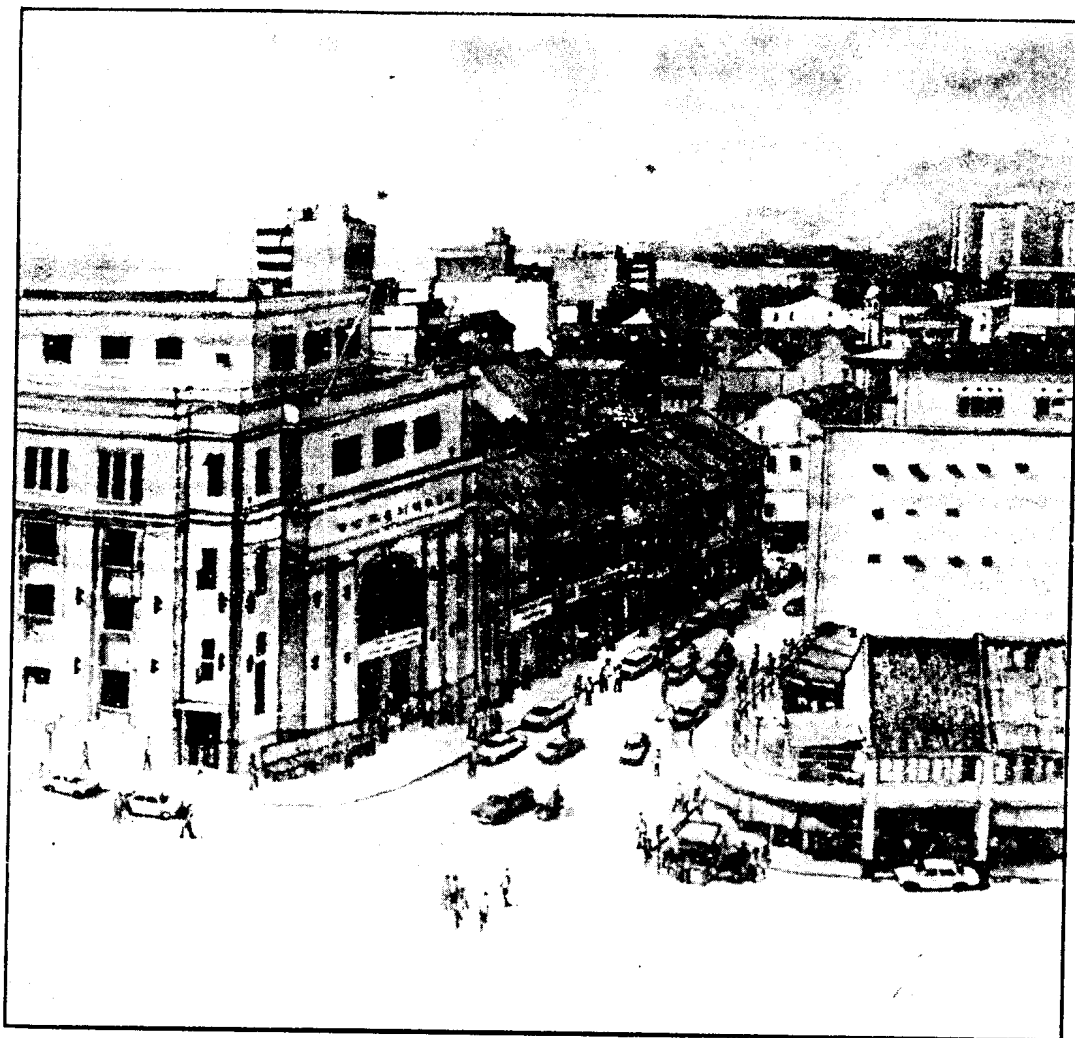
牛車水 (1983) 許少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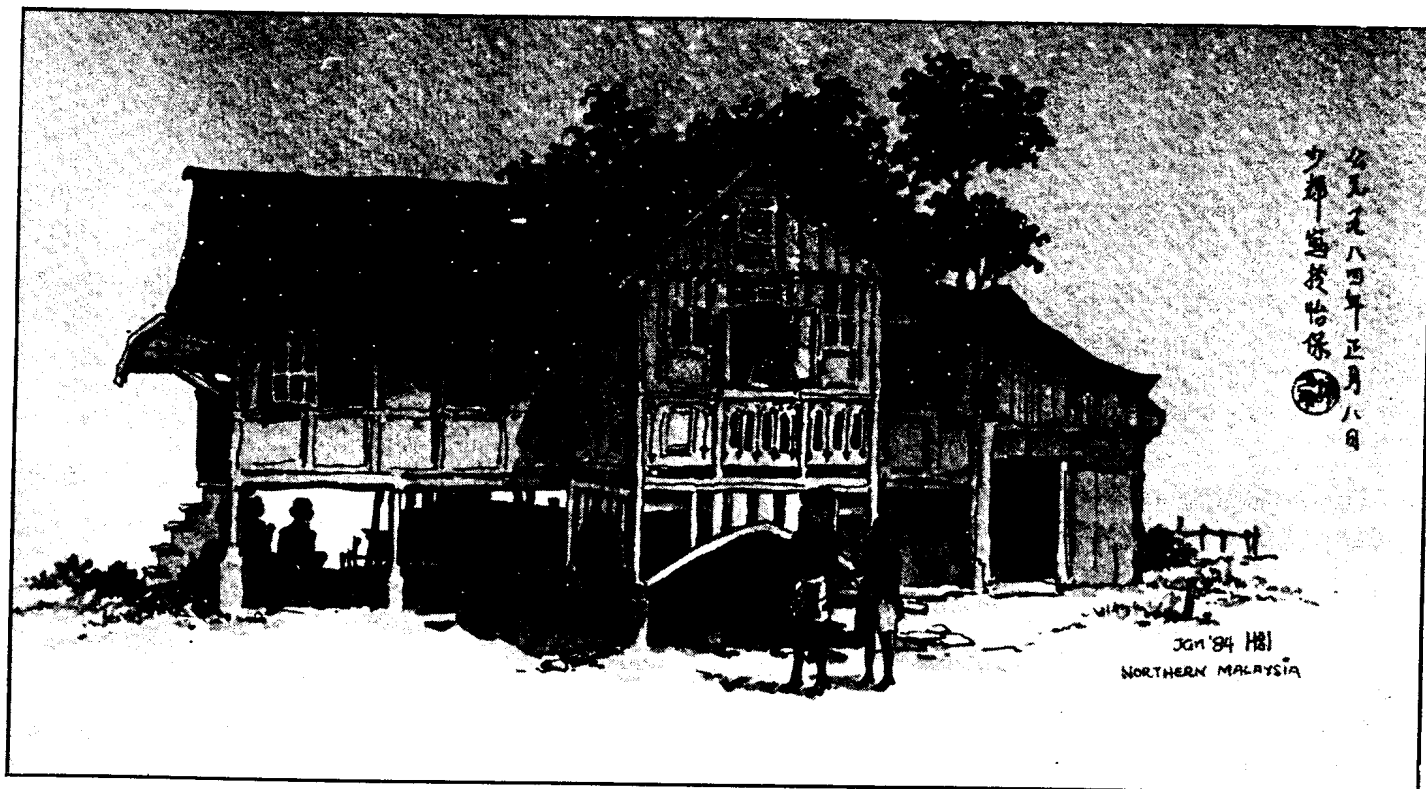
牛車水 (1983) 許少輝



星洲舊景 (1971) 許少輝



檳城街景 (1983) 許少輝



馬來屋 (1984) 許少輝

畫家作品介紹



峇厘島舞者 戴懋龍



騎象迎親 周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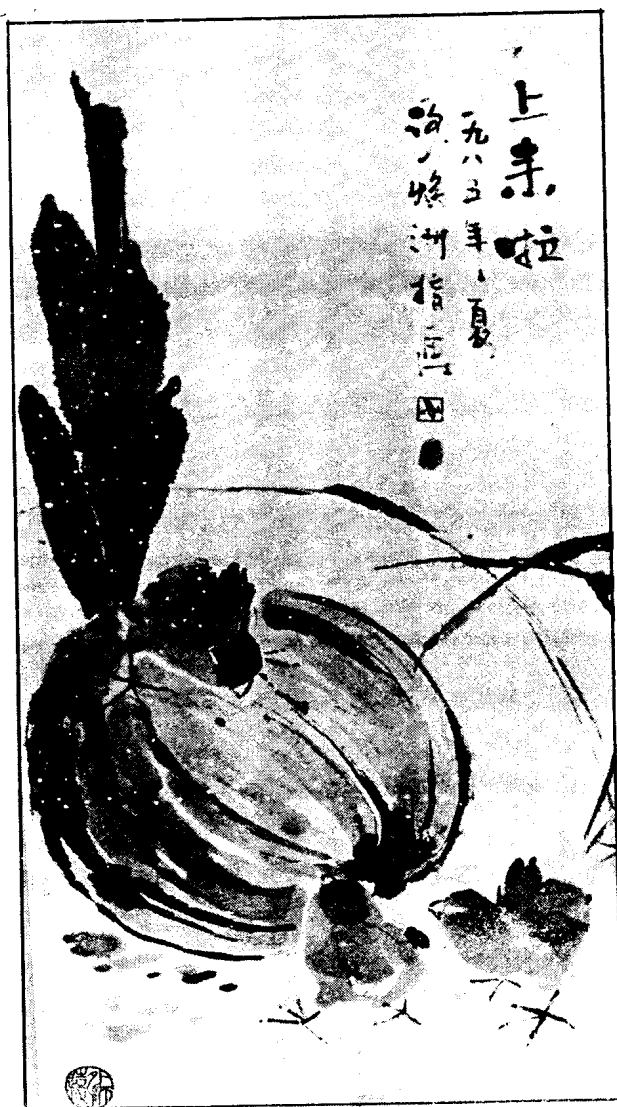
舊屋 林子平



鴨 (指畫) 謝靄瑛



話望生南下鐵路遠眺（指畫） 謝煥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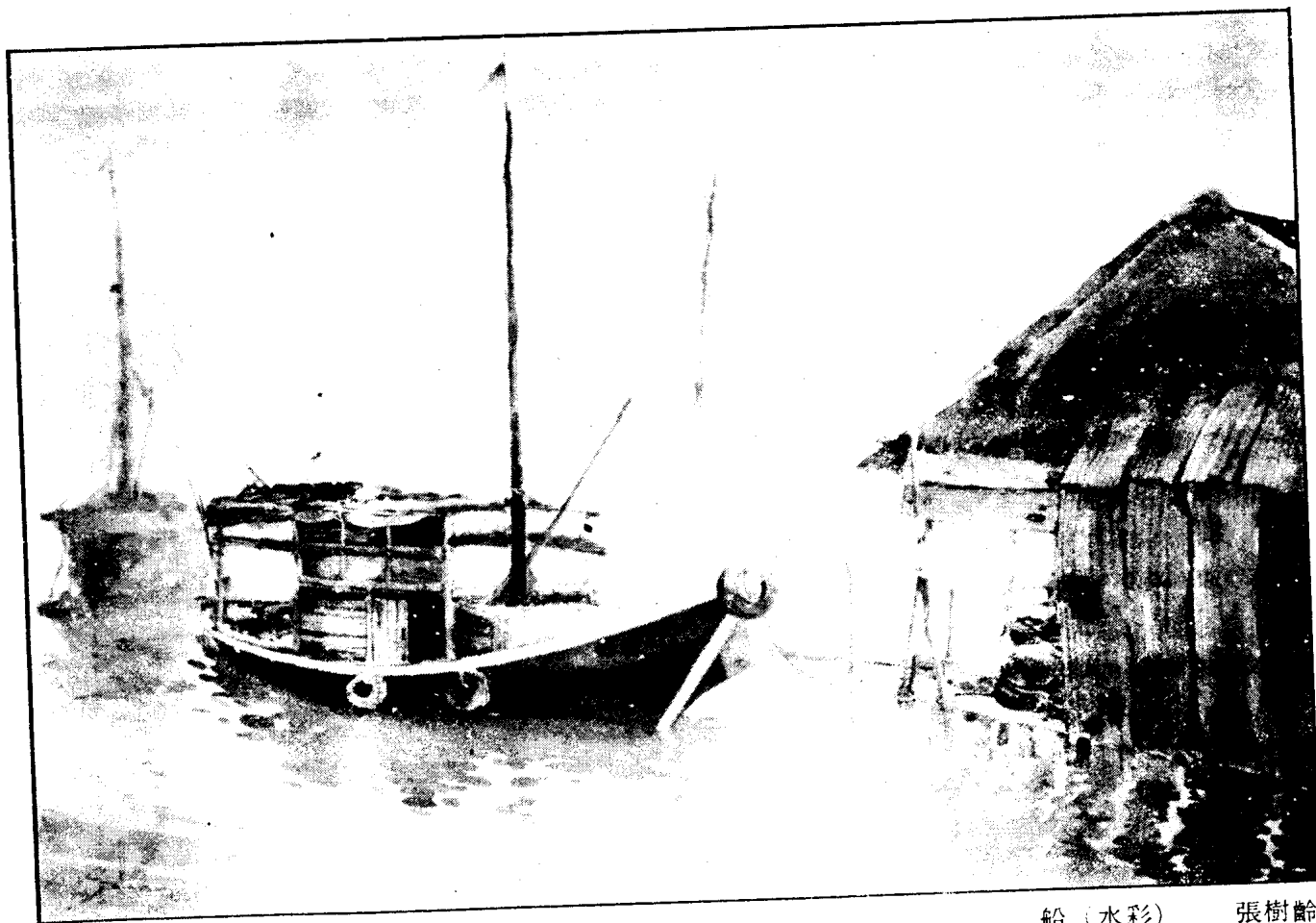
園外樂（指畫） 謝煥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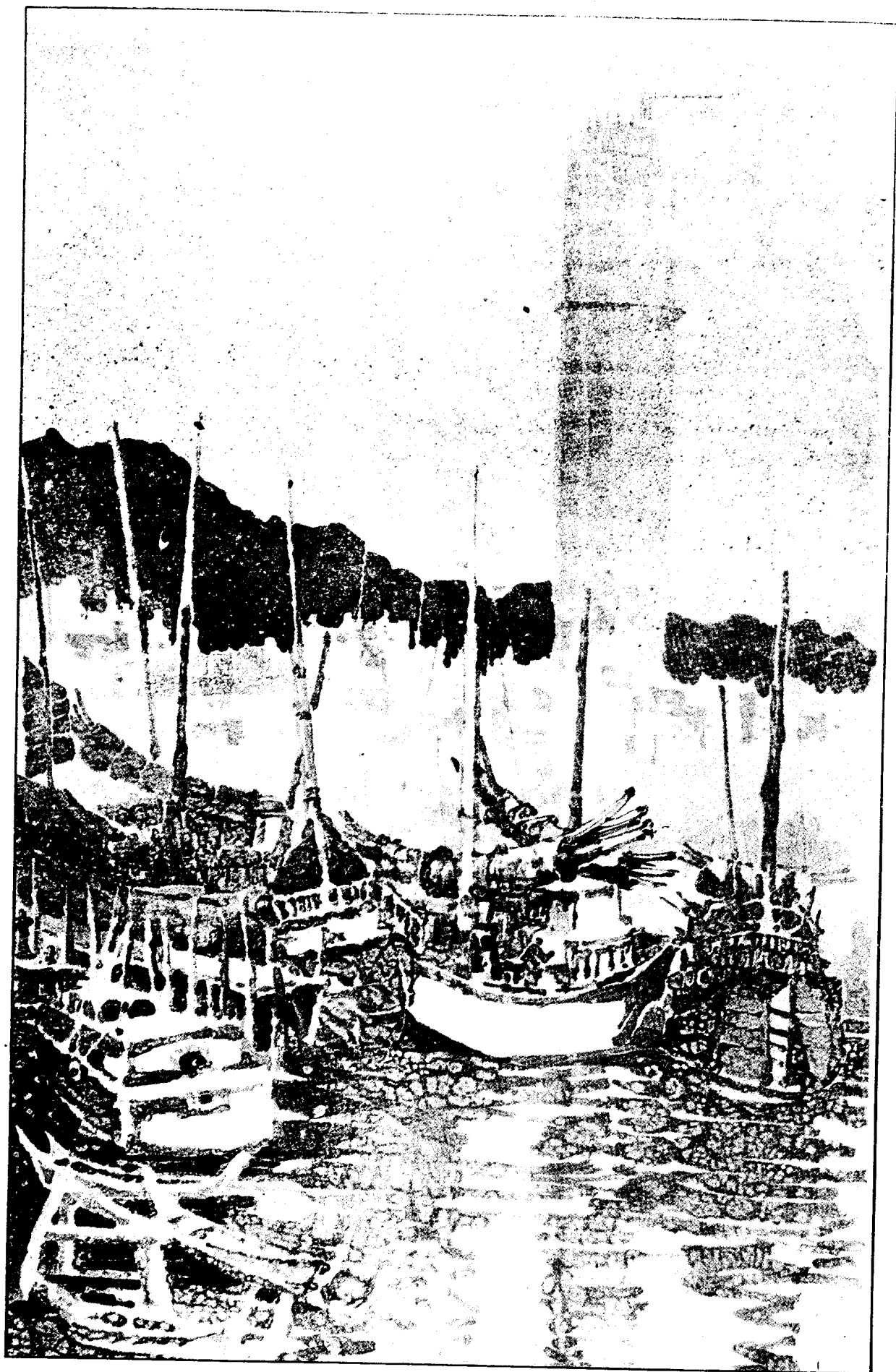
空山靈雨（彩墨畫） 錢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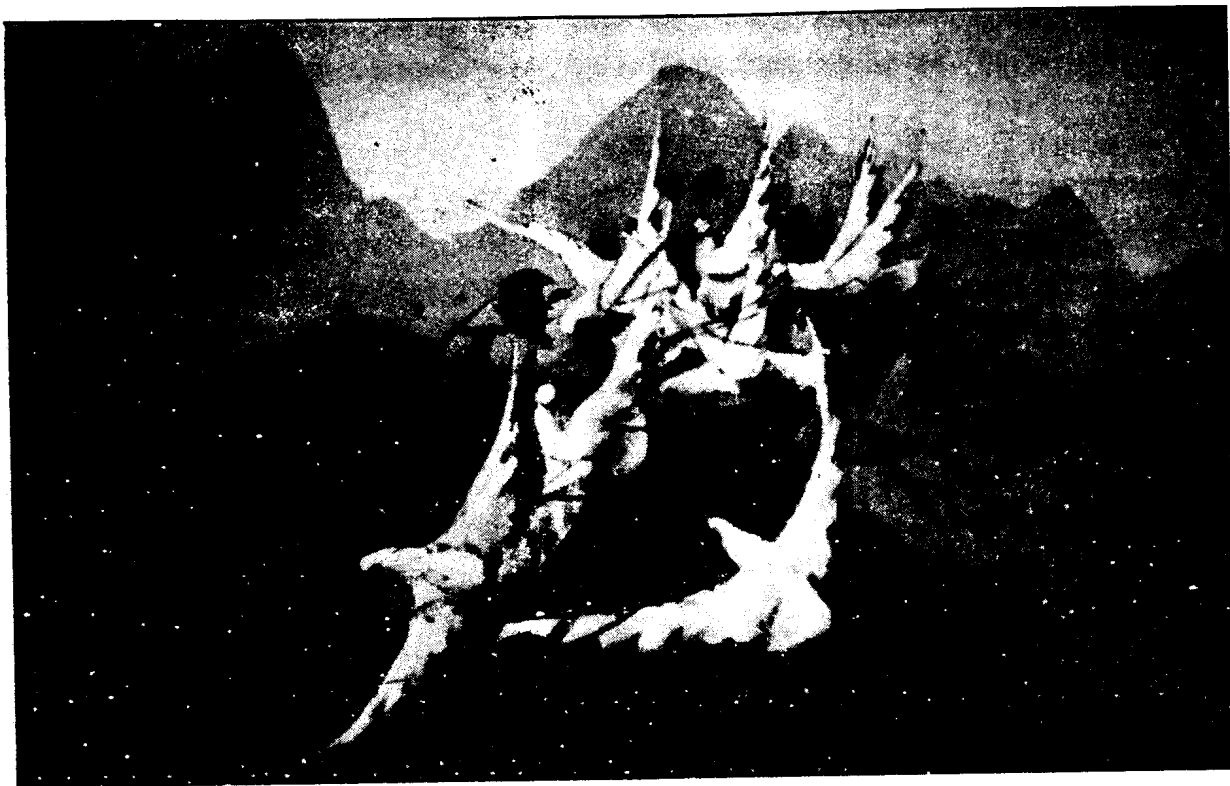
甘榜 (水彩) 鄭金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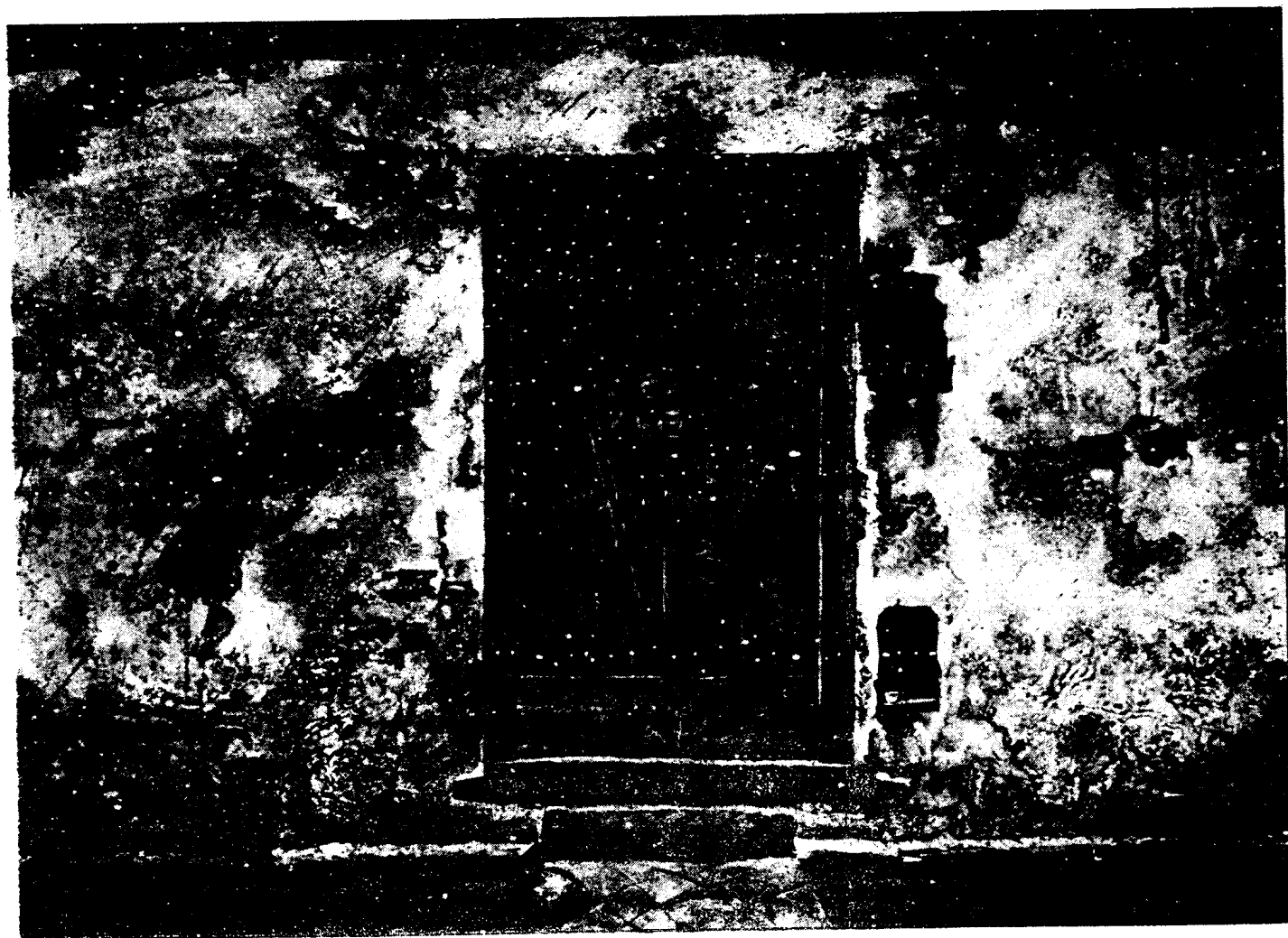
船 (水彩) 張樹齡



船 崔耀成



鴿群 龔明金



福到家門（乾筆水彩） 賴耀發



樹與雀（彩墨） 曾紀策



荷香陣陣（彩墨） 吳世桂



胡姬（彩墨） 陳惠仙

泰山橫北部，水繞東城此地一
 為別，如蓬萊，至征浮雲，遊子意落
 日故人情。一九五五年三月，廣州，廣緯。

行書條幅 曾廣緯

丁巳年
 甲子年
 田

草書（指書） 王瑞璧

南
 神
 馬
 時
 象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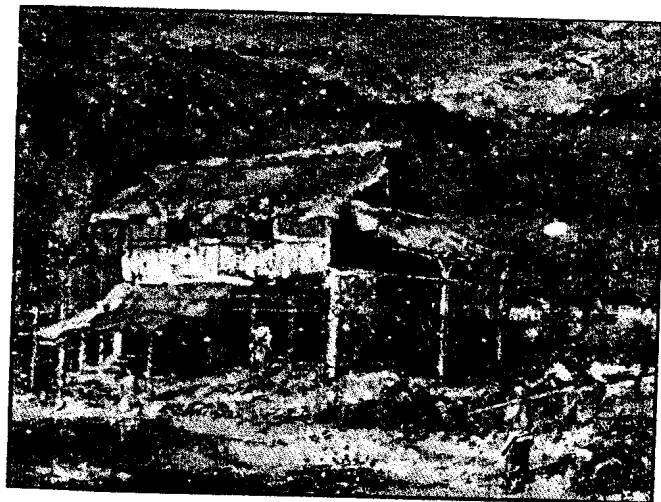
篆書楹聯 楊慶盛

君
 子
 新
 吏
 希
 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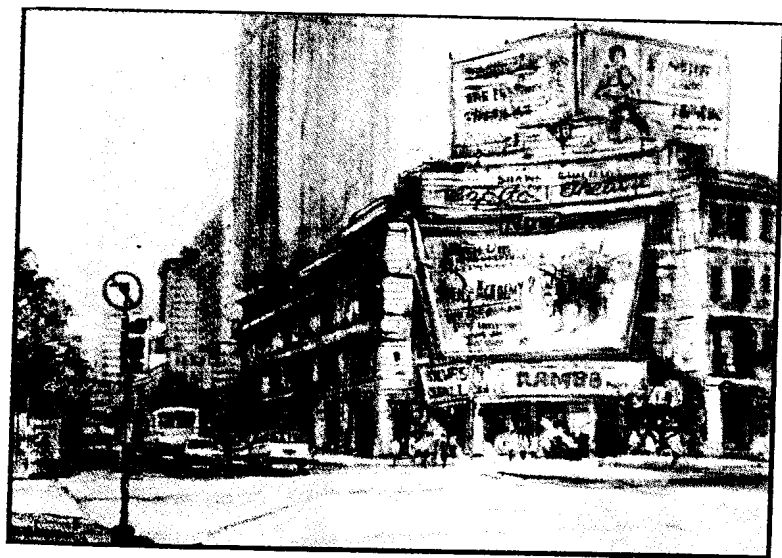
楊慶盛



小販 (油畫) 布少華



歸 (油畫) 鄒聯有



街景 (水彩) 吳財氣



舊屋 (水彩) 易其文

馬來西亞柔佛州

院



花香何處 (彩墨畫)

李福花



CHAS. L. B. & SONS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500 N. 5TH ST. NEW YORK, N. Y.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500 N. 5TH ST. NEW YORK, N. Y. This is a reproduction of a photograph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of the book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by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The photograph was taken in 1911 and is a black and white reproduction. The text is printed in a serif font and is arranged in a block. The text is as follows: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500 N. 5TH ST. NEW YORK, N. Y. This is a reproduction of a photograph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of the book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by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The photograph was taken in 1911 and is a black and white reproduction. The text is printed in a serif font and is arranged in a block. The text is as follows: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500 N. 5TH ST. NEW YORK, N. Y.